

說小擊技篇長

武林俠蹤

冊三第

著因證鄭



鄭證因著

武林俠踪

第三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版 不
權 准
所 翻
有 印

著 作 人 鄭 證 因

發 行 人 劉 彙 臣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
電報掛號 三一〇九九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鄭 證 因 著

武 林 俠 蹤

又 名 鐵 傘 先 生

卷 三 目 次

第一章	憤憤入津沽雲中雁過鼓殺案……………	一
第二章	公門多惡役江捕頭代抱不平……………	三三
第三章	毒虐獄中囚運神功炸鏽斷鎖……………	五七
第四章	鏢師齊仗義冒風霜千里赴援……………	七五
第五章	縣令動淫刑程緝志誣服定讞……………	九七
第六章	親朋皆扼腕鐵傘翁盡英救徒……………	一二五
附	續集記略……………	一四一

技擊長
篇小說

武林俠蹤 卷三

鄭益因著
白羽校

第一章 懷憤入津沽雲中雁搥鼓投案

程夫人與愛女寶霞姑娘遭遇天外飛來橫禍，從密雲縣起解赴天津縣歸案，捕頭汪雄率領八名捕快，各牽着繩繩圍隨轎車子走出縣衙，本縣捕頭趙勇等全送出來，趙勇還要親送出城，老捕頭汪雄等竭力攔着，這才拱手作別。義僕孫癩子遵着汪雄的囑咐，頭裏走下去，到吳家鎮去等候。寶霞姑娘只是痛哭，程夫人雖是滿懷冤憤，可是心疼愛女，反倒強忍着悲痛，低聲的安慰寶霞姑娘。

走到午時才到了吳家鎮，才一進鎮口，只見孫守中站在道旁迎着捕快們招呼道：「衆位多辛苦了！雙合店打尖吧，兄弟已經估好房間了。」汪雄跟楞張在車後邊，楞張一見孫癩子在這裏等着，遂從鼻孔中吭了一聲道：「癩小子跑這等着來，反正我得教訓教訓他。」汪雄道：「兄弟你這就差着了，咱們在外頭跑腿的得開面，人家這一來，暗含着就是把面子問回來，兄弟你看看他怎麼對待咱再說。」說話間前面的捕快們紛紛下馬，孫守中絕不往車裏看，癩着腿搶行了兩步，到了楞張汪雄面前，向汪雄道了聲勞，隨陪着笑臉向楞張

道：「張頭，你多辛苦了！你賞兄弟的臉，到雙合店打尖吧。」

楞張剛要答話，老捕頭汪雄隨搶着說道：「孫爺既是給我好了打尖的地方，我們別不領情，好在那兒打尖也是一樣，咱們就在雙合店打尖吧。」楞張見汪雄已經答應了，自己不好再說甚麼，遂說道：「好吧！既是汪大哥說好，我是沒有甚麼說的。」孫守中一見楞張答應在雙合店打尖，遂轉身趕到頭裏招呼着前面的衆捕快進雙合店，店門口有店夥在那邊迎接着大家進店，佔了三間上房，程夫人和寶霞姑娘在上房暗間裏歇息，孫癩子看出楞張跟自己還是餘憤未消，自己不敢碰他的釘子，忙着招待衆人先淨面吃茶，索性先不請衆去見主母，這裏衆人略歇了一會，教店夥把桌椅調開，吩咐店夥跟着擺上酒菜來，請大家入座，大圓桌面，大家團團圍坐，孫守中拿着酒壺先給上座的捕頭汪雄和楞張滿上一杯，跟着挨位的全給斟上，陪着笑臉向楞張道：「張頭，我孫守中昨天一時莽壯，在張爺你面前撒野，當時實在是對於主人的事，關心太切，才那麼無理，事後聽汪大哥一說你的為人，我實在是肉眼不識真人，張爺是慷慨熱腸的朋友，我們這場事，還得仰仗着張爺維持，小弟一切事不週之處，還得請張爺担待吧。」說到這又給楞張滿上一杯，這一來楞張算是心平氣和，本來這種在公門中當捕快的，一來眼力真，二來在乎浮面，楞張已看出這個孫癩子實是個江湖朋友，十分扎手，不過自己的性情過直，歷來是怕軟不怕硬，有個豁的出去

的毛病，本想跟孫癩子鏢出個樣兒來，這時見孫癩子居然向自己賠禮，遂向孫守中道：「孫爺，你既是拿我姓張的當朋友，咱過去的事全算完，我們往後交着看，常言說的好一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」往後咱們共上事，你就知姓張的地道不地道。話又說回來，這還當着我們同事的，我可不應當扒自己人，我們那位頭兒臭于，准教人沾上膈袋疼，就是擺上金山教我楞張那慶幹也幹不上來。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。孫爺，往後有甚麼事你就招呼，只要姓張的辦得到的決不含糊。」孫守中忙把腰中預備好的銀包拿出來，往楞張面前一放道：「張頭，咱們是交情說交情，公事說公事，這點銀子，實不成敬意，這趟差事算是教大家自當罷了，不過給大家買雙鞋穿，反正我們這場事，一時也不易摘落完了，我們緩開手必有個心意。」當下楞張一見孫守中拿出銀子來，立刻面色一沉道：「孫爺，你這可不對，你這是當面罵人，怎麼我剛說完了交情過的多，你這就拿錢堵我的嘴麼？」

這時汪雄却含笑向楞張說道：「兄弟你別胡挑眼，你淨說你心眼直正不行，事情也得有個分寸，你若真不教孫爺拿一個錢，人家於心不安，咱們本堆就落了包涵了，咱們幹這差事，不洋錢也不能從家裏帶出錢來，真個的跑破了鞋還得自己買去。咱們哥們不在乎，難道還教他們哥幾個賠錢麼？我的張爺，你我要真跟孫爺有交情，我們該着教他花的，也得教他花，不過既跟他有交情，不教他花眼子錢，咱們是有交情別辦沒交情的事，

兄弟你就別胡挑眼了。」這幾句話把楞張也說笑了，遂把孫守中這六十兩的銀包，推到汪雄面前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就依實了，汪大哥你看着辦吧。」汪雄一笑道：「好，分賊有分，犯法無名，你交給我吧。孫守中乘機又向楞張要求女監裏的事，也竭力給維持，反正水過地皮濕的該着擋的擋，別教她們娘倆受折磨。」

楞張把大拇指一挑道：「孫爺，你真成，真好眼力，你怎麼就知道老張有這條門路，你要多題別事還許辦不到，要題女監的事，這可不是跟孫爺你說大話，你點甚麼唱甚麼，這件事你就不用惦着了，准給你辦到。」楞張說這話時，他們同來的弟兄，全衝着他笑，楞張瞪眼說道：「你們笑甚麼？你們要是洩我的底，可等着我的！」同手的弟兄嘆喲全笑出來向楞張道：「張爺，你這叫船不翻往河裏跳，誰說你甚麼來。」楞張道：「小子們別跟我動陰損，屋裏的差事是堂客，別擠的我罵你們。」大家一笑，孫守中又一路讓酒，算是把這個碰壁揭過去，這時大家已酒足飯飽，全站起來，大家這才淨面洗手，孫守中乘間向汪雄楞張說了聲：「跟二位頭商量，我有幾句話跟我們主母說一聲，二位頭給担個肩吧。」汪雄楞張立刻點頭道：「孫爺請便吧。」孫守中遂到了屋中，見屋裏桌上擺着兩盤菜，一碗湯，兩碗飯，一碗只吃了少半碗，一碗連動也沒動，孫守中知道這母女全吃不下飯去，自己遂竭力安慰了一番，並低聲告訴程夫人，已經全託好了，並且遇上兩位有熱腸

的捕頭，很體量我們，到了天津，一定暫押女監，進了女監，他們對新押進的犯人，必要敲詐錢財，主母千萬記住了，如若遇上這種情形，可以跟他們說，外頭已經託付班上的張頭進來，必有心意，這麼跟他們說了就可以不致吃他們當時的虧了。程夫人一一答應着，孫守中這才告辭，告訴程夫人自己路上得單走，雖全賄買好了，可也不能過事的隨使了，惹他們不悅，自己頭裏下去，到衙門裏再看望去時商量辦法，隨又勸了寶霞姑娘一番，這才出來，外面也忙合着起身，孫守中又向楞張託咐了一番，該用多少錢，說個數目，定然照辦。楞張道：「好吧，孫爺，這點事不用擺在心上，小事一段，到了天津再說吧。」孫守中欣然答應，自己付清了店飯錢，自己得頭裏走，剛到槽上教夥計給自己備牲口，老捕頭汪雄趕了來向孫守中道：「孫爺，你到天津可有朋友麼？打算住在那兒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天津衛人地生疎，無親無友，只好是落店了。」汪雄道：「那麼孫爺你到了天津就投南關外的公茂棧，那裏掌櫃的張五爺，是我的朋友，你到了天津就在那落店必有個關照，我把公事交待了，只要騰出工夫來，必去託付他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汪爺你這麼熱心關照我們難中人，程家生死感恩不盡。我不謝您了。」

老捕頭汪雄道：「孫爺，咱不過說這個，彼此誰全敬服誰，一見如故，我有幫忙的地方要是不盡力，就算不得朋友了，可是我跟孫爺你這種情形，教器最窄的人還疑心我內裏

有多大好處了，反正你知道我知道就是啦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反正天知道就是啦。」兩人跟着分手，孫守中頭裏出了雙合店，離開吳家鎮，趕奔天津，孫守中到第三天前就到了天津，自己想着解差怎麼也沒有自己快，這時巡投縣衙，汪雄等沒到，自己去了有許多不便，遂奔南關公茂棧店房，到了店門前下馬，有店夥接進進去，孫守中教夥計給開了間寬大的房間，自己歇息了歇息，這才向店夥問道：「你們掌櫃的在櫃上了麼？」夥計道：「沒有，掌櫃的這兩天忙極啦，西頭老店爭市口鬧事，一場打架出了好幾條人命，西街上要人的約我們掌櫃的去了事，大約總得天黑了回來，孫爺你跟我們掌櫃的認識麼？」

孫守中道：「有朋友託我帶個口信來，掌櫃的那時回來給我個話。」夥計一聽跟掌櫃的有牽連，立刻格外的殷勤。孫守中在店裏吃過飯，自己起坐不安，遂煩店夥到縣衙門口打聽打聽從密雲解來的兩位女犯到了沒到，店夥雖不願管這種事，又不知這個客人跟掌櫃的有甚麼交情，遂給去了一趟，好在離着不遠，一會兒回來，說是打聽了，並沒有收這案。孫守中途悶悶的躺在鋪上睡着，一路勞乏，這一覺直睡到日來才醒，自己方才坐起，只聽店夥在院中招呼道：「孫爺，汪老爺來了。」一邊招呼着已把風門拉開，汪雄走進屋來。孫守中忙迎接着道：「汪爺，這倒反教你辛苦了，我方才教人探問還沒到了。我心裏一膩睡着了，真就誤事。」

汪雄落座後說道：「沒有甚麼，你就是去了，甚麼事也不能辦，我們是申牌時候到的，縣太爺那兒只把她娘兒倆個提上堂去對對公事，審問了一遍，這是頭一堂，還沒怎麼擠磨，兄弟你就是當時趕到了也沒工夫插嘴，再說剛收進去，也不許接見，獄裏的事兄弟你不明白，新收，沒撥好歸那監，沒編號數，去了是白碰釘子，我是惦着看看你在這沒有，晚上跟我去一趟，煩楞張把監內打點一下子，黑心狼那傢伙太惡，別饒花錢找了苦子。」孫守中道：「老哥多分心吧，這裏的事我簡直是一點不明白。」正說到這院中一個聲若洪鐘的嚷道：「汪大哥，我怎麼得罪你了，多少日子見不着面啦，今天別是走錯了門吧。」汪雄站起來向孫守中道：「掌櫃的來了。」跟着風門一開，走進來這人生得赤紅臉，連鬚鬍子，濃眉闊目，穿着件灰布大棉袍，手裏嘩楞嘩楞的響個不住。汪雄忙招呼道：「五弟，你這就叫一面官詞，你怎麼也不到我家裏去呢？得便宜別賣乖，我不來少吃你幾頓，來吧，我給你們引見引見。」遂給孫守中引見了，彼此落坐，火蝎子張五這才笑說道：「我也是才回來，這兩天窮忙，孫爺來了我也沒得照應，我挑你的禮爲是遮羞臉。」汪雄遂把孫守中的事說與了火蝎子張五，託張五務必多多關照，火蝎子張五向孫守中道：「孫爺往後有甚麼事儘管言語，我只要有十分力，要使九分力我張五就算不夠朋友，可是有言在先，咱們既全是朋友，不過動嘴皮子，拘俗禮。咱們說實在的，孫爺，有甚麼事你

就招呼吧，我要含糊了就對不過我們汪大哥了。」說到這店夥進來，問道：「掌櫃的是在橫房是在這屋哩？」火蝎子張五道：「大哥，咱就這屋吧，隨便吃點甚麼，你們二位有事好辦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五爺，你這可太客氣了。」火蝎子張五道：「孫爺，咱剛說甚麼了，我要是客氣就請你下館子了。」孫守中忙陪笑道：「好，我不客氣。」跟着夥計擺上酒飯，汪雄是理門，烟酒不動，張五給孫守中滿了一杯，自己陪着吃着飯，汪雄把衙門裏誰好惹誰難纏，全告訴了孫守中，並給出主意明天找人先寫個狀子給摘掉摘掉，火蝎子張五道：「我可是租人，依我看這種案情只要一牽連上就夠受的，也別一把死拿的認定了我們是好人打到那兒也得說理，有錯拿的，沒錯別的，有對頭的人，還是打裏邊摸摸底，這件案子太凶啦，沾上就不得了。」汪雄沉吟了半晌，才想到煩人辦辦看，火蝎子張五，忽的想起一事道：「我瞥着好幾天想找大哥，見了面差點給忘了，我這兒有兩個客人，全是二三十歲，大概身上全有功夫，可是這兩人，天一亮就走，不到晚上不回來，前天夜間剛交五更，夥計杜成起來上廁所，剛從夾道回來，房上下來兩人，進了他們那間客房，杜成掩到他窗下察看，竟是那兩個客人，匆匆的和衣躺下睡了，這一來我們真犯了嘍咕，別再是作案的賊人跑我這兒躲風避雨來，我怯着找大哥你摸摸這兩人，倒是怎麼個路道，別再把我這個小買賣估了價。」汪雄聽了，也是狐疑，就在這時，門兒一開，有人招呼道：「孫

爺在屋裏麼？」跟着走進兩人，火蠅子張五霍的站起，低低向汪雄說了聲：「就是這兩個。」汪雄恐有意外，猛的把坐的椅子往後一擡亮開了勢子說了聲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」這兩人一個相貌俊秀，一個體魄魁梧，孫守中也是一怔，驀的想起，忙指着那俊秀的少年道：「這位可是姓雍麼？」那少年點點頭，孫守中忙向張汪兩人道：「二位別誤會，全是自己人。」說着趕緊離席相迎道：「雍師傅，恕我眼拙，這位是誰？」原來這俊秀少年正是鐵傘先生的大弟子雍和，在五年前到過青雲嶺一次，還是夜間，孫守中乍一看那還認得，這時雍和答道：「這是我師弟傅源，我們方才才看見孫頭你，頗爲驚異，故此趕過來探問。」孫守中忙給汪張二人引見了，張五讓兩人一同入座，兩位少俠，說是已經吃過飯，這一來汪雄等也草草終席，孫守中途問二位少俠，是否已領程家遇禍，是隨鐵傘先生來的麼？雍和傅源大驚失色，忙道：「我們那知道家中已然遭禍，我弟兄因事赴京都，路經此地，忽聽這裏傳出奸殺命案，細查之後，方知是綠林強盜，栽贓嫁禍，陷害我師傅師弟，我們只想我恩師尚在青雲嶺，我們想查明是那路賊人，或是捉拿住正凶，再報與我師傅，那知禍事已起呢？」孫守中把經過情形，細說與二人，兩人恨得咬牙切齒，遂向孫守中道：「明日我們到縣衙看望了程伯母，我們暗中訪查正凶，拿住賊人好救我程伯母母女。」汪雄道：「我攔二位一句，衙門裏千萬不要去了，現在官家要這案很緊，你們跟雲中雁是師兄弟，一露

面沒有甚麼益處，二位連查訪賊人也要嚴秘點，以免驚走賊人，二位明白我的意思麼？」

雍和愕然了半晌，點頭道：「汪爺的指教極是。」孫守中又把汪雄和張五的熱腸竭力說了一番，雍傅兩人殷殷致謝道：「那麼我們上緊訪查賊人吧。」汪雄站起道：「我還得到府衙去一趟，恕我不陪了。」孫守中拿了二十兩銀子，請汪雄替找楞張，女監裏給打點打點，汪雄很不願意陷手辦這種事，教孫守中當面自己交錢，孫守中道：「要那麼說咱們倒沒有交情了。」一經張五說着，汪雄才把銀子帶起，訂規好明早孫守中在店裏等着，汪雄來了一同到縣衙接見程太太，張五也告辭，孫守中把汪雄送走，回來又跟雍和傅源商量了會子，只有由孫守中露頭，這師兄弟暗中訪查賊人。三更過後各自安歇，第二日一早汪雄來了，說是楞張全給說好了，黑心狼一日程大姑娘投緣，錢花的不多，娘倆一點屈也受不着。孫守中稍覺安心，遂隨汪雄來到縣衙，到班房裏見着楞張，孫守中謝了謝，汪雄又拿給引見了引見，特別是捕頭于得水，汪雄竭力託付他關照，孫守中早聽汪雄說過，全管他叫吳于，頂不是東西，遂向他請求到女監接見，于得水立刻慢答音，楞張却直眉瞪眼的說道：「于頭，現成的人情，教你送，你就去吧，準保有個面。」于得水却向汪雄道：「這種事跟人家說不知道，汪大哥一定明白，黑心狼名聲在外，倘若有個不開面，教孫爺看着咱不夠朋友了。」

楞張道：「沒有那麼八宗事，要是不閃面，回來你就啐我。」于得水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那麼孫爺咱走吧。」于得水趕緊走出班房，跟孫守中上了一套閑話，轉過了西來道，來到女監門首，于得水一叫女監的門，跟着黑門上的一個六寸高，四寸寬的小孔活板拉開，一個濃眉大眼的婦人跟于得水說了兩句話，轉身走去，不一時于得水回身說道：「來啦，孫爺你說話吧。」孫守中往小孔前一湊，只見太太和寶霞姑娘全湊到小孔前，程太太眼圈一紅淚下來，寶霞姑娘却掩着臉哭起來，孫守中強忍着淚問道：「太太別難過，不要緊，堂上問甚麼了？」程太太哽咽說道：「只是追問那冤家，我是實話實說的，你住在那了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我住在南關公茂棧，店中竟遇見了少爺的兩位師兄，只是不知咱家遭事，也沒見着翁老先生，這哥倆個要盡全力暗中訪查賊人下落，正凶一獲案，自然沒有我們的干連了。」程夫人聽了亦添了幾分安慰，孫守中問道：「您用甚麼東西言語一聲，我回頭買好送來，因為方才出來的荒疎，又是跟着汪捕頭一塊兒來的，任甚麼沒買。」程夫人道：「也不用甚麼，這裏邊買甚麼也不費事。只是我們娘倆沒有鋪蓋，你回頭買兩床被褥來，不用買甚麼好的，只要乾淨就行，官司完了，咱也就不要了，你帶着錢啦嗎？給我留幾兩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錢是有。」回頭看了看，于頭站的很遠的，又向程夫人身後看了看，那個女禁子也在後邊柵欄門那站着，遂低聲說道：「那裏邊花錢無盡無休，別聽他

們嘴甜心苦，太太別多心我管您老。」程夫人點頭說：「我明白，給我留五兩碎銀子吧，反正全點點眼。」孫守中遂從懷中掏出銀包，把銀子拿出五六兩碎的來，遞與程夫人。自己已揀了一塊二兩來重的，扣在手中，仍把銀包帶起。又問程夫人還有甚麼話沒有？程夫人道：「你沒來時，本想着好些個話向你說，這時一點也想不起來了，你去吧。」

孫守中又把頭偏了偏，向寶霞姑娘問道：「小姐用甚麼言語一聲，回頭我給你送來。」寶霞姑娘答道：「不用甚麼，有一件要緊的事，孫頭你必須辦好了，我想我哥哥要是來了，跟你不易遇上。他若來到冒然投案，話一說錯了，官司就不易反了，總是預備預備供辭才好。我想來到天津不必就來投案，萬一要是先落店，那不就更好嗎。你就着這兩天在離城附近各家店棧中全留下話，或是寫幾個條子，貼在各店的門口，說明了你的姓名客店的地方，我哥哥若是知道你在那兒必去找你，那不就行啦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小姐這法子很好，就這麼辦吧，太太沒甚麼事啦？我走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你去吧。」孫守中剛要走，又想起一事道：「回頭送鋪蓋來，我不便進來了，過一半天再來看你來。」程夫人點點頭，孫守中回身向于頭道：「四爺，讓你站這麼半天。」于頭道：「不要緊，咱們全是朋友，咱到前邊坐。」孫守中見左右無人，一拉于頭袖子，把二兩銀子往于頭手中一塞道：「這是兄弟一點心意，四爺留着買包茶葉喝吧。」于頭把右手往後一撤，左手一推孫守中遞銀

子這隻手道：「不，這麼點小事，你就放在心上嗎？我們跟張頭是同事，跟汪爺全是朋友，從那面論，全有交情，咱們用不着這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于四爺，你要是不賞臉，讓兄弟有甚麼事怎麼找你，我是不會客氣，咱們是實打實的。」說着又把銀子塞在于頭手內，遂說你別謙讓了，讓別位聽見多不合式，于頭只得接過去說道：「這顯着我愛財啦！」孫守中道：「四爺咱不過客氣，只要我們官司順順當當完了，必然請客。」于頭道：「好吧！淨犖喝你們喜酒啦。」兩人說笑着已回到班房。

汪雄楞張見孫守中回來，全讓坐，孫守中見屋中多了好幾位，也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，彼此客氣了一番。楞張向于頭道：「老子我倒不改姓不改姓？」于頭把拇指一伸道：「兄弟有你的，你一夜的力才知道這面子十足，我算服你了。」楞張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這總對的起你了，這也不是小，別看小娘們心黑，那是跟別人，跟咱是一片血心。」大夥聽楞張這麼說，全要笑不肯笑出來，恐怕把他笑翻了，交起手來他是真打。楞張自己說完了沉了一沉，忽然又醒過味來，瞪起兩個大眼向于頭道：「我問你，你才說甚麼，我一夜沒白費力氣，這事是有你在場呀，還是在底下啦？」于頭笑着說道：「後老婆打孩子倒扯起來啦，請我看去全不去，吾怕害眼。」楞張道：「要不然你怎麼知道的呢，你不說出個理由來，你看這個。」楞張却把拳頭一攢，向于頭道：「準保有你的樂子。」于頭

忙站起來說道：「張爺，咱是有話說話，別動手，行嗎？」楞張道：「別費話，我是不聽那一套。」于頭道：「我方才看見你直打盹，琢磨你們黑下沒睡好覺，你說有理沒理。」楞張站了起來就要奔于頭，于頭還是真怕，一撒身跑到院裏去啦。大夥作好作歹把楞張按下。說好了，讓于頭拿錢請楞張吃撈麵，這才算完，于頭見說好了，才敢進來，向楞張說道：「兄弟你才傻，要打算教哥哥請你，咱悄不聲的外邊小館裏一吃多好，這可好，肉到千人口，其罪一人當，教大夥冒然投竊，落了兄弟你一個人害我。」楞張道：「少弄這一套，大家吃，我看着痛快，尸來投養我的錢。」于頭向例是一毛不拔，這回是暗氣暗弩，大家說說笑笑，汪雄站了起來道：「衆位坐着，我們還有點事。」楞張道：「忙甚麼，多坐一會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實在有要緊事，咱們改日再談吧。四爺，回頭我給我們主人買點東西來，還得麻煩你給送進去。」于頭道：「有甚麼自管拿來，那費了甚麼事。」孫守中隨汪雄出來，于頭跟楞張全送出跨院。汪雄回身道：「二位請回，我們還到科裏看望朋友。」于張二人這才回去。

汪雄回孫守中來到大堂院中，進了東邊田房稅契科，孫守中一看是裏外間的屋子，靠後山牆一列的木架子，上面一概是檔案。木架子把原來的木色全沒有了，全成了黝黑色，櫃子上標記白紙條號數，滿是黃黑的顏色，不知是經過若干的年代了。靠窗戶有兩個長案

子，上面凌亂無秩序的，堆了些紙張卷宗，案前坐着一人正在低頭工作，看年歲也就是三十來歲，面色蒼白，沒有一點血色，戴着頂舊緞帽，已經把緞子的本來光澤戴沒了，却多添了一層油漬的烏光。紅綠線的帽結，形同黑球，緞帽以下，鬢邊耳上的頭髮差不多有一寸長，腦後垂着的一條髮辮，亂蓬蓬的有多日未梳。身上是一件古銅色摹本緞棉袍，油汪汪的賊亮，緞子上的花有好幾處全要成雕花過梗，孫守中一看這人的情形，就知是癮君子一流，汪雄遂招手道：「小丹你忙甚麼嘞？」這人聽見有人招呼自己，這才擡住筆回頭一看，見是表舅汪雄，遂欠着身忙把筆插在筆帽上，這才讓道：「表舅你從那來？」汪雄點頭答道：「剛從班房出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是孫守中孫爺，這是舍親王小丹。」兩人互相客氣了一番，孫守中才知道這位王小丹跟汪雄還是沾親，汪雄向裏開屋門帘一指，低聲問道：「在這啦嗎？」王小丹答道：「早飯前，別想見着他。不到大天夕不起炕，衙門要有緊事得上公館請他去，人家這份科長算混對啦，說真的，比不了人家，真有說人的地方。可着本縣的官地，民地，學產，廟產，滿在他肚子裏裝着，頂一本賬還清楚，不信換了別人準弄不清楚。」孫守中心中有事，那聽的下去，他們這些閒話，遂向汪雄道：「你跟令親提過咱那件事了嗎？」汪雄這時才道答：「昨天說過了。」遂向王小丹道：「咱昨天談的那件事怎麼樣？」王小丹答道：「昨天你跟我說完，吾跟着就找了他去，要是靠

不住的人他可不願管，這不是咱自己人嗎，回頭教孫爺跟我去一趟見見他，細說說內中的情節。」汪雄道：「韓師爺現在在衙門是在家裏？」王小丹道：「今天沒出來。」汪雄道：「總是上他公館去好說話，你現在還有甚麼事麼？」王小丹回頭向桌上看了看道：「沒甚麼要緊事啦！」汪雄道：「那麼咱一塊上萬昇樓吃頓便飯。」王小丹連說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表舅咱不過客氣。」汪雄道：「你不知道我的脾氣，不會虛虛假假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天也夠時候啦，那兒去也得吃飯啊。」王小丹遂不再客氣，伸手從板牆釘子上摘下一件馬褂來，往身上一披，一邊繫着紐扣，一邊隨着汪孫二人走出來。出了縣衙門，由衙門西箭道穿小巷奔了鼓樓東。這萬昇樓飯館子就在北門內，三人由鼓樓東轉奔鼓樓北，到了萬昇樓，跑堂的認的汪雄，趕緊垂着手站在一旁，陪着笑臉說道：「汪老爺，樓上雅座吧。」汪雄道：「沒有外人，吃便飯樓下也一樣。」跑堂的道：「雅座也是一樣，汪老爺放心，不說你酒錢。」汪雄笑道：「你這小子竟學貧嘴。」扭頭向孫守中王小丹道：「咱們樓上吧。」孫守中心說：跑堂的暗含着跟我過不去，吾這腿腳越怕登梯上高的，他越死乞白賴的往樓上讓，若說不吃雅座，顯着自已拿不出手去，遂一癩一拐的上了樓，到了樓上，一看樓上也不淨是雅座，靠窗戶也有四張方桌，一樣的賣散座，飯館子正在府衙門大街的口上，門面是坐西，北牆轉角就是府衙門街，樓上前簷滿是格扇，北轉角因為也臨街，也攔了六扇格

扇，跑堂的把三人讓到北邊雅座內，孫守中一看雅座裏陳設的非常潔淨，跑堂的打了手巾把，擦完了臉，跟着斟了三盃茶，把瓜子碟放到茶几上，陪着笑臉問道：「還候別位，是就是三位？」汪雄道：「就是我們三位，沒別人。」跑堂的答了聲是，汪雄見桌底已擺上，向孫守中道：「咱們坐下相茶。」這一讓坐倒費事了，明明是請王小丹，可是汪雄是他老長親，怎麼着王小丹也不敢上坐。吃飯來可是汪雄出的主意，孫守中豈肯讓汪雄掏腰包，這一謙讓，汪雄可急了，紅脖子紅臉的說道：「我求求二位，咱別謙讓行嗎？孫爺你就裏邊坐，小丹你那邊，我這兒，吃完咱們該着麼辦麼去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好好，我來個實準的，我可得先告個便。」回頭向跑堂的道：「小便在那兒。」跑堂的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

孫守中跟着跑堂的出了雅座。其實孫守中那是小解，跑堂的道：「一下樓，樓梯後邊。」孫守中站住，向跑堂的道：「你替我辦吧。」跑堂的笑了，遂道說：「孫老爺你這是取笑，我替不了你老，這是自身自了的事。」孫守中也覺着話說連了，遂說道：「不是跟你取笑，飯賬我候了。」遂取出銀包，拿出十吊錢帖，遞給跑堂的道：「存在櫃上，吃完了上下找。」跑堂的道：「你忙甚麼，汪老爺這兒有賬頭，就是你候了也是一樣寫帳，再說你吃便飯也用不了這麼些錢，（彼時每一兩銀子合錢兩吊）燕菜席才九吊錢。」孫守中道：「管他多少，多了回頭再算。」跑堂的笑嘻嘻拿着十吊錢帖，下樓去交帳。孫守中

沒到天津衛來過，實在是外行。因為看見擺上一桌乾鮮碟子，疑惑天津衛的館子，定是較比別處闊，一定價錢也夠瞧的。其實稍講究一點的館子全是這個規矩，只要吃雅座你就是兩個人去吃，要兩個菜，也是一樣上乾鮮碟子，不知道的全以為白饒，那有那麼回事。一桌的桌底有定價，明着不算錢，暗含着在飯菜裏就加上了，孫守中並不是沒開過眼，各處的買賣作法不同，誰也不能說到處全行家，孫守中打發跑堂的去櫃上存錢，自己回到雅座，見汪雄王小丹二人連筷子全沒動，自己不再謙讓，遂坐了上座，笑着說道：「二位太客氣，怎麼還等着，咱們隨便吃着吧。」跑堂的又進來，提了兩壺酒來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位喝白干，喝紹興？汪老爺有門坎。」（即理門不動烟酒者）孫守中向王小丹道：「你是喝白的喝黃的？」王小丹道：「我也喝不多，弄一盃老白干吧！」孫守中給王小丹滿了一盃，自己也斟了半盃陪着，孫守中是極愛喝酒，在連山莊時每飯不離酒，如今因為主母在獄，少主人還不知能找的來找不來，自己豈能飲酒取樂，跑堂的照例是問吃甚麼酒菜，三人互相點了兩個酒菜，四個飯菜，這位王小丹又是酒囊又是飯袋，直喝了四壺酒，汪雄直拿眼瞪他。他是滿不理會，酒飯中間孫守中竭力的託他向韓師爺那兒打聽打聽縣官的意旨，是否可以辦，請他多維力。王小丹一口應承，他自己去給說一下子，準保有個面兒，這時孫守中才吃了半碗飯，覺着頭暈心裏翻騰，遂向王小丹汪雄道：「二位慢吃着，我心裏翻

騰，外面過過風。」汪雄道：「你這兩天是急火攻心，格扇外過過風就好了。」孫守中遂推開雅座的格扇，外面正臨街的欄杆，站了一會覺得好些了，忽的從北邊行人一陣閃避，跟着衝過來四五名捕快押解一股差事，孫守中一驚，及至走近了，才放下心，見這囚犯看那意思是新辦來的，因為臉上很乾淨，頭髮也不長，可是三大件全帶着。（頸鎖，手銬，腳鐐）孫守中心說：這是怎麼回事，方才沒聽他們提呢，這時已到了飯館子樓下，見那囚犯走的慢了一點，內中一個捕快抡起刀背來，照着囚犯的屁股就是一下子，那囚犯哎呦一聲，險些摔在地上。那捕快饒打完了還是一個勁的罵。孫守中不禁暗恨國法雖是森嚴，可是若是犯了死罪，不過是一刀之苦，惟有這種私刑實較國法難受。孫守中正看得出神，耳中聽得車聲憐憐，一回頭見由北邊來了一輛轎車，車輪子上以及車頂子上盡是黃沙土，趕車的把式斜跨在車邊上，車帘未掛，見車中坐着的正是少主人程繼志。孫守中急忙喊：少爺……少爺……提高着嗓子喊叫，奈街上聲音極雜亂，更兼車走的太快，孫守中看清了時，車已過了十字路口，那裏會聽的見，街上的人聽見萬昇樓上這麼喊叫，全駐足往樓上看。

雅座裏的王小丹，汪雄剛站起來漱口擦臉，跑堂的一收拾碗盞，王小丹低頭向汪雄道：「表哥，你看姓孫的多不夠朋友，吃完了躲到外邊去，這種人咱不能交他。」汪雄道：「小丹，你別這麼量小，我看人家的的確確夠朋友，人家不會假門假事，你好好給人家辦

事，人家白不了你。」跑堂的把賬已算來，吃了四吊五百錢。汪雄剛要掏錢，王小丹手拿着根牙籤剔着牙縫說道：「表舅我這有錢，讓你老花錢還對嗎？」汪雄道：「咱們爺倆不過弄虛套子。」跑堂的道：「汪老爺你不用費事了，那位孫爺候啦！賬上還富裕着錢，我就拿來。」汪雄還沒答言，王小丹一挑大拇指頭道：「罷了，還是人家夠朋友，走南闖北的，甚麼事沒有走了人後邊的。」汪雄見王小丹這種卑鄙齷齪的情形，實在不愛看，忽然聽見孫守中大聲喊叫，急往外看來，一開格扇門，跟孫守中撞了滿懷，汪雄急忙退回來，孫守中向汪雄道：「壞了，咱們趕緊追去。」汪雄道：「倒是怎麼回事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們少主人來了，剛過去，我這麼喊他沒聽見，他這一來好倒是好，只是也沒給他順順供詞，倘若把話回錯了，豈不吃虧。」汪雄道：「他不能來這麼快呀，你別看錯了人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是他，一點也錯不了。」汪雄道：「他即來到，也未必那麼冒然去投案，咱們也趕緊回縣衙門，看一看去就明白啦。」汪雄向王小丹道：「你辦你的去，孫爺這有急事；你把話說開了，求韓師爺多維力，反正有點心意。」王小丹吃足了，笑着答道：「表舅你放心，準給你辦到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你多受累吧，改日一塊奉謝。」王小丹道：「不客氣。」汪雄道：「咱走吧。」跑堂的拿來五吊錢帖和五百錢。孫守中把錢帖帶起，把五百錢一推道：「酒錢。」跑堂的連聲道謝。孫守中顧不得答他這些閒事，頭一個往外走。三人下了

樓，跑堂的喊了聲：「五百喝酒。」下面竈上齊喊聲：「謝謝！」掌櫃的在門旁躬身相送，三人出了萬昇樓，王小丹奔了府衙街去找韓師爺。孫守中隨汪雄奔了鼓樓。孫守中腿上又有毛病，走不快，恨不得一步邁到縣衙門，沒走到鼓樓，已經披身是汗，恰巧對面來了一輛轎車，孫守中忙向車把式招呼：「把式別走，送我們幾步，多加酒錢。」汪雄也到了面前，跟着說道：「不遠的道，不出城。」趕車的把式一打量汪雄，就知道是官面。俗語說：車船店脚衝，無罪都可殺，他一想得不着外快，還得賠半天工夫，眼珠一轉，立時就是主意。陪着笑臉向二人說道：「二位爺，我可不是拿着財神爺往外推，這是宅門上的車，不敢攪散坐，讓我們主家知道，飯碗就砸了，你再找別人吧。」說完了一抖繮繩，手中的鞭子一晃，叭的一響鞭子，把孫守中吓了一跳，鞭梢險些抽在臉上，汪雄大怒，一把把牲口嘴環抓住，大聲喝道：「混賬！拿老爺們當老趕，宅門上有你這樣破車，裝他媽的混蛋！老爺有緊事，沒有工夫跟你嘔氣，不然定揍扁了你再說，把車駁過來。」趕車的把式見汪雄翻了，自己知道這兩人不吃這一套，今天該着倒霉，怕脫不過。可是絕不肯吃眼前虧，忙陪着笑臉把話風一變道：「爺台，你這可是錯怪小人了，我幹這個行道，眼睛絕不空，像你們二位全是走南闖北的主兒，還會虧負人嗎？我那能拿財神爺往外推嗎？你別看我這輛車不講究，實是有長座兒，二位實在有緊事，我送你一趟，也算不了甚麼，別着急，二

位是往南關外呀？」一邊說着，已把車轉過來。汪雄道：「你這小子，老爺不是有緊事，非揍你一頓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把式，跟我們別耍嘴皮子，把我們送到縣衙門絕不虧負你。」急急的跟汪雄上了車，趕車的把式一搖鞭，車奔鼓樓，也不過一盞茶時，已到了縣衙門，只見衙門前已堆了許多老百姓，交頭接耳的談論，隱約聽見這些看熱鬧的人說是，這可得看看，十二條命案的正兇投案了……。孫守中立刻急得搓掌說道：「汪爺，糟了，準是投案了！」汪雄只把頭點了點，立刻下了車，孫守中給了趕車的一串錢，趕車的一見這個主兒感情更大方，忙問：「爺台閃頭還往別處去不？」他自己忘了說宅門上的車，不能攬座了。汪孫二人沒工夫理他，一同走進衙門。才到儀門口，班房的趙勇正從裏面出來，一見汪孫二人就是一怔，忙道：「二位真有兩下子，信息這麼快，誰給二位送的信？」汪雄道：「趙爺，你琢磨這麼短的時候，誰能送信，我們在北門裏看見了，楞沒把這位爺闖下，這才跟着趕來。」趙勇道：「我們看他到案時一身塵土，必是從遠道來的，就知道沒跟孫爺見着，我們張爺教我趕緊找孫爺，二位全來了很好，可是別題我找你們二位。」汪雄道：「過堂未過？」趙勇道：「這就升堂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他在那裏？」趙勇道：「現在班房，二位趕緊有話去說吧。」汪雄孫守中三脚兩步跑過了大堂，來到跨院，孫守中頭前跑進班房，只見主人程繼志端然正坐在迎面椅子上，孫守中叫了聲少爺，你可來了，兩

人抱頭痛哭，一流淚眼觀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。」汪雄向前勸道：「現在不是哭的時候，一會兒就過堂了。」孫守中拭了拭淚痕才問道：「少爺怎麼來這麼快，見着咱們長工胡二者劉兩人了嗎？」程繼志這才把自己來由說了一遍。

原來程繼志回到連山莊，見家門封鎖，正不知出了甚麼禍事，經長工老王把程繼志領到場院裏，把家中遭禍的情形一說，程繼志竟暈了過去。老王一路撫胸捶背的招呼，程繼志才悠悠醒轉，痛哭了一陣，想起了母親妹妹無故的遭這等牽累，哀痛異常，恨不得腸生雙翼飛到了天津，好把母親妹妹搭救出來。遂問老王幾時遭的事，老王道：「連今天算上才四天，前天才把太太小姐解走的。依我看少爺你有那麼大能耐，不須到天津縣把太太小姐救出來，先在旁處躲避躲避。」程繼志道：「那麼着雖能躲一時之禍，可是把這些案子滿扣實了，一輩子再難翻身。我還是趕緊到天津投案，好把老太太小姐救出來。」老王道：「既是那麼着，你就趕緊走，這裏衙門裏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要抓你歸案，自落一個被他們捉了去的，更不好說話了。」程繼志點點頭道：「你說的極是，我走後你們好好照管家裏的事，但盼早早完案，咱們一家早早團圓。若是一時完不了，我義父翁老先生幾時來了，你就告訴他老人家，請我義父趕奔天津，搭救我們母子。論起來，莫說是天津縣小小衙門攔不住我，就讓他皇宮內院，我也沒把他放在眼內。不過我們程家沒做過犯法的事，

不能從我這落了不法之名。」老王道：「你有錢嗎？」程繼志道：「我從鏢局子帶了錢來，是夠用的。」把包裹打開，取了六七件珠寶首飾，把幾件金貴包好帶起來，指着首飾向老王說道：「你把牠收起來，這是鏢局子裏大家買的，送給小姐做裝奩，你把牠收齊好了。」老王道：「今天已不早了，要不少爺你住一夜，明天再走吧。」程繼志心急如焚，那這裏等的了明天，揩上包袱，離開遼山莊。白天是雇脚程或是跟趟子車，夜間休息一會，還是連夜趕，夜間倒比白天走的路多。因為夜間路靜人稀，可以施展輕功陸地飛騰之術，第三天就到了天津，在北門裏義記銀樓把金貨滿兌換了銀票，坐在轎車上把銀票全塞在衣縫裏，孫守中在萬昇樓樓上喊自己，絲毫沒有聽見，這才來到縣衙，在衙門外下了車，把車錢付清，彈彈灰塵，抬頭看了看縣衙門，氣象很是威嚴，自己暗想我不說明來意，他們未必教我進去，說出了姓名，他們也是不肯教我母子兄妹先見個面，我索性投案投出個樣來。一進轅門，守衛喝問找誰？程繼志說了個謊言道：「這裏劉頭等着我有事。」其實縣衙門的守衛任甚麼事也管不了，程繼志奔了儀門，儀門旁正擱着一面鼓，上面土蔽塵封，程繼志見鼓架上有一對鼓捶，走到鼓架前猛然把鼓捶抄起，用力向鼓上咚，咚，咚，一陣亂敲，把鼓捶往地上一扔，口喊：「冤枉啊！……」頭門上板凳上有一個看門的，坐在那曬太陽，年紀總有七十來歲，他的職務，就是早晨打掃院子，拭大堂二堂的公案，除此以外，就是

在大堂門口一坐，跟這面鼓終年的伴。舊例差役看守堂鼓，最懼人民抓鼓鳴冤，因縣官負治理地方之責，必須政簡刑輕，縱有冤抑，必秉公判斷，毋得故意羈押，爲防書吏弄權朦蔽，故設立堂鼓鳴冤，使含冤莫白，受書吏之刁難者，無法伸訴。故一遇搗鼓鳴冤，值日差役先得受縣官杖責，其意，搗鼓人既有非常冤枉，來縣衙求伸訴，一定是差役勒索刁難，才迫得含冤人用此鼓驚動縣官得以立時告訴。可是衙門口的事，日久玩生，誰還把這種事放在心上。今日程繼志這一搗鼓把差人們嚇着了，那看門人是聾子，就是大炮在他面前響了他也聽不見。衙門中出入的人很多，那裏理會到有人搗鼓。衆差人趕到程繼志面前，一看是一個外鄉人的情形，差人們立時橫眉豎目，過來一個，冷不防的向程繼志臉上就想打，程繼志已提防這一手，見巴掌將要沾到臉上，把臉微微一偏，用兩指捏住這差人袖子往旁一掄，說聲：「你這是幹麼？」這一下那差人，踉蹌的搶出好幾步去，險些摔了個嘴按地。那差人立時喊叫：「好個老趕，你敢跟老爺動手，反了你了，先揍他。」程繼志道：「爺們甚麼全見過，別來這一套，惹惱了爺們官司不打了，咱們回頭見。」說着扭頭就要往外走，這時後面衆班頭，聽見有人搗鼓，也趕了出來，他們雖到過密雲縣可不認識，可是久在外辦案，甚麼人擔不過他們眼去，一看程繼志雖不是天津衛穿章打扮，也帶着一份不俗的氣度，趕緊趕到近前說道：「喂！朋友別走，咱們是爲甚麼來的，別這麼一點不

担。程繼志本不是成心走，一看從後面走出這幾個人，就知是馬快班子。遂回身站住，笑說道：「我是成心打官司來的，這位想替我打，我想讓給他。」說話的正是捕快頭于得水，于頭道：「朋友你貴姓。」程繼志答道：「在下姓程名繼志，匪號雲中雁，住密雲縣連山莊。諒諸位知道我的來意吧？」又向動手的差人說道：「我的官司你打的了嗎？」

衆人一聽，正是十二條命案江洋大盜正點到了，不由全是一驚。還是于頭久辦案的話口實在麻人，把拇指一挑，向程繼志道：「罷啦！朋友你算露臉足啦，別說你這場官司還是被屈合冤，就讓是真賊實犯，我們也得交你這個朋友，一會兒快過堂啦，兄弟你先班房坐坐。」跟程繼志動手的那個差人，這時已聽清楚，心說：我的媽呀！好容易他自己投案，要打我身上把他擠擄跑了，我吃不了抖着走。嚇的這差人趕緊溜到旁邊去。這時後邊縣太爺聽得有人搗鼓鳴冤，打發差人到前邊來看看，就勢吩咐衙役三班伺候升堂。一衆捕快們正擁簇着程繼志奔班房，剛走過大堂與內差相遇，于頭不待這內差問，先趕過去向這內差使了個眼色，把手一揮，意思是讓他先別問。于頭把這內差拉到一旁低聲說道：「十二條命案的正點來了，自行投案。」這內差聞聽也是一驚，遂問道：「搗鼓的就是他嗎？」于頭道：「是他，這小夥子真夠味。」這內差道：「他好大膽子！老爺傳話升堂。」于頭道：「先別忙，我先把他穩住了，請老爺略沉一會，就提我有事面稟。」那內差自去回

復，于頭趕到班房，見程繼志已坐在那裏，楞張左一句右一句問個不住，夾雜着送自己人情。程繼志見楞張說話，語言爽直，不會繞脖子，倒相信母親妹妹沒受罪，心中倒也安慰了一半。于頭却暗恨楞張太以實心眼，心說：你怎麼就知他是被屈含冤，好歹的跟他說，姓程的心裏有了譜，更咬定了不到案了。自己跟程繼志恭維了兩句，遂趕到簽押房回話。這時正是汪雄孫守中趕回來，主僕二人抱頭痛哭，汪雄把兩人勸住，程繼志才把來到這裏的緣由說明，又問了問孫守中老太太和小姐身體如何？孫守中答道：「娘倆全平平安安的，少爺你放心吧！」孫守中又附到程繼志耳朶上說道：「少爺這案情重大，你可別當兒戲，堂上無論如何吓唬，可別認一點，有一點扣在身上，就不好打啦。」程繼志點頭答應，孫守中又把府衙捕頭汪雄給託的人情，這裏滿花了錢啦，要不然那能這樣隨便。

程繼志又把自己身上帶着的四百多兩銀票，告訴了孫守中。孫守中道：「少爺你這錢是那來的？咱家裏存銀摺我帶出來了，少爺你說實話。」程繼志見孫守中臉上顏色變了，明白是怕自己果真做了不法之事。遂說道：「孫頭你不用多心，天津這些案子與我絲毫無關，我和你不能說一句假話，我這錢是得的不義之財，現時也不便細說，跟你說一句到底的話，我別說還怕辱沒了我程氏家聲，就是我不顧一切，試問我義父是何等樣人，我有幾顆腦袋敢任意胡爲。」孫守中一聽，少主人這話說的倒是入情入理，遂說道：「但盼別忘

了老僕客八年教誨，老太太十載冰霜就是了。「程繼志聽孫守中說的話，雖然有些過份，但是他一番血心，希望自己別走入歧途，故此倒恭恭敬敬答應，守孫中又說道：「少爺你今天過堂，未必能完的了案，這麼些銀票帶在身上不合式，收押的時候，他們把身上全洗了，（就是搜查）倘若教他們洗出來，自便宜他們，你交給我吧！我天天來，用什麼外邊辦，托人情用錢的事你全不用管。」程繼志道：「我久知獄內無法無天，我本不怕他們有什麼虐待我的舉動，不過是有我母親及妹妹已被牽連，我只可低頭忍受；若是我一人，我非把這羣狗頭懲治過來不可。」孫守中用胳膊碰了一下，低聲說道：「咱不能隨便出口傷人。」程繼志把衣縫內藏的銀票拿出來，遞給孫守中道：「這是四百兩，還有幾十兩銀票，我留着吧。」孫守中心說：「少爺你這不是胡鬧嗎？那有帶着這麼些銀票打官司的。」其實程繼志也不是不明白，爲救胡立堂夜入密雲縣監獄，那種暗無天日的情形，已滿看的明白，不過自己有一身絕頂的功夫，那把他們放在眼內，正在這時于頭已回來，進了屋子，見孫守中和程繼志在一旁低聲悄語，這于頭把面色一沉，向孫守中道：「孫頭我有兩句話說出來，你可多包涵點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四爺你有甚麼話請說，咱們還要客氣嗎？」汪雄見于得水一招呼孫守中，臉上的神情很冷，不由的一怔。跟着就聽于得水道：「孫爺你也是跑腿的朋友，不能不給好朋友留點路，我這份頭兒富的，在本堆裏是尿泥，教外場

朋友看的我也不值一文了。可是話說回來，我好歹也是個頭兒，我還能管點事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們打的是甚麼官司，你們這麼串供，教上邊一眼打上，我不止飯碗砸了，我還得一塊兒獄裏呆呆，誰出來家裏孩子大人全得吃飯，孫爺你這麼來，這是誠心砸我飯碗子，往後你有事言語一聲吧。」

孫守中也正在急怒的當兒，見于得水翻臉不認的人，立刻說道：「于頭你這可不對，姓孫的不是不開眼的主兒，我們官司大，有人釘着，又沒拉誰墊背，用不着說這些閑話，我們說兩句話就犯法，于頭你難道還給定個罪辜嗎？」

于得水冷笑道：「甚麼，那可走着瞧，我這是公事，你是幹甚麼的，你要是隨便想在衙門口出入還差點，想這麼隨便，這不是自己家裏，你這明目無國法，就許教你進得來出不去。」

孫守中道：「我看不透，我一不欠官糧，二不欠私債，我倒看看誰敢留姓孫的。」于頭見孫守中居然敢翻臉，不覺火上澆油，把兩手一指，一揚臉道：「就憑于得水這三字，你就走不了。」孫守中索性往凳子上一坐道：「姓孫的打刀尖子上滾過來的，從十年頭裏說，算活一天賺一天的，不是四爺你不叫走嗎？正好，再拿八抬大轎，抬姓孫的也不行，孫癩子和四爺玩一場。」說到這，站了起來，向着衆人作了個羅圈揖道：「我把諸位好朋

友供的高高的，姓孫的走南闖北淨指着朋友照管，可是姓孫的沒有不開面的地方。這回和于四爺弄上事，短不了帶累好朋友跟着踰混水，這是事情所擠，我們兩人的事，固然是堂上說去，可是先告訴大家，大家評評理，于四爺說是給我們辦這場官司，一千兩銀子管完案。昨天晚上我交給他六百銀子，我和于四爺當面過的把，今天我又湊了這四百銀子，不想于四爺變了卦，說是昨天那六百銀子班上分了三百，那三百給幾位師爺送禮啦。今天教吾辦一千銀子，少一兩辦不到。姓孫的也是給主家辦事，打算拿誰當秧子那是不行。」說着從腰中掏出一捲銀票，往桌上一摔，氣狠狠的說道：「這不是四百兩銀子嗎，四爺您也帶起來，案子的正點也到啦，案子完得了完不了不吃勁，咱們一塊算吧。」這一下把于得水可氣得瘋啦，跳着腳說道：「好姓孫的你敢血口噴人，姓于的這份差事不幹也跟你鏢了。劉二拿上下手來，先給他拷上。」小跑劉二是真怕他，平常張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，這時見他讓拿上下手，明知道不能給人家帶，可不敢不拿，從靠門口牆上摘了一付拷子，遞給于頭。于得水像凶神附體似的，瞪着眼睛把拷子接在手中，一抬腿照着劉二膀骨上就是一腳，嘴裏罵道：「王八畜的，鐐子呢？」一蹶的劉二一溜歪斜撞在門上，還是一點怨聲不敢帶，和緩的聲音說：「全在櫃裏啦。」說完趕緊推門出去，到旁邊屋裏去拿鐐子。跟班房挨着的兩間屋子，是專為臨時拘留人的地方，遇有案情輕的，或者沒有多少日子的官司，

就不往大獄裏送啦。兩間明着的屋子，在當中有一溜木柵欄，就如同裏外間的屋子，當中板牆子斷間似的，進了柵欄門就是炕，被押的犯人全在這土炕上。且說于得水拿着銬子，鐵青着臉就奔孫守中。汪雄扭着臉聽他們兩人拚口，末了孫守中翻臉，一口咬上了于得水，心中暗暗佩服，孫守中別看是外鄉人，較比天津衛（混混）不在以下。于得水這小子，今天明是朝着我，癩子既跟他揭了鍋，我就先忍着，實不行再一鍋熬，這時見于得水真要給孫癩子帶上手，氣可就按不住啦，趕過去把身一橫，自于得水道：「四爺你先等等。」

于得水原是吃汪雄的醋，他疑惑汪雄暗含着不定得多少錢哩。今天是故意抓碴，爲是把汪雄得罪了，往後好跟孫守中敲竹槓，那知孫癩子冰涼棒硬，一摸扎手，一下就叫僵啦。營中要是有人一勸呢，也就不致於到這種地步，無奈于得水素日財心太黑，自己以爲當了一份頭，就目空一切，是人瞧不起，大夥沒有不恨他的。頭一個楞張就想打他，可是這小子就不惹楞張，今天跟孫守中一拚口，論起來就應該大夥一勸就完啦。若是往義氣上說，孫守中在衙門口叫字號，當頭的再分有點人緣，大夥早上手一路大打，給當頭的轉面子，挨完打的是白吃虧。就讓你喊冤去，必是白搭，所以說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孫守中今天佔了三樣好處，頭一樣：程繼志官司太大，担着個江洋大盜之名，是真是假誰也不敢說，倘或擠走了，誰也担不起。第二樣：大夥多少全花過人家的，俗語說：吃人家的嘴短，花

人家的手短，再說又跟汪雄走的很近，誰也不好意思的翻臉不認得人。第三樣：就是于得水傷人太衆，不得人，大夥恨不得有人打他一頓，大夥出出氣。有這三樣的原故，所以孫守中才搶了上風。汪雄又一攔于得水，于得水把眼一翻道：「汪大哥，你這是怎麼着？有交情你少管；你要是攔我，別說兄弟我可性緊，看傷了哥們的交情。」汪雄哈哈一笑道：「四弟我先問你一句話，姓孫的是縣太爺簽票傳來的嗎？」于得水那會不懂這種話，索性先寒着臉不拾，遂答道：「沒傳。」汪雄又問道：「那麼姓孫的跟誰來的？」于得水道：「是跟汪大哥你來的。不過是事由所擠，兄弟現在不能顧，改日再給汪大哥磕頭認罪。」汪雄道：「四弟，我攔你的清談，既知道姓孫的是跟老哥哥來的，你吃萬分委屈，也得閃這個面。四弟你要把他留下，老哥我能不能走。」于得水道：「汪大哥，甩開這件事，你說什麼我依甚麼，要教他站着出去，兄弟我躺着出去。」汪雄一聽于得水話口很緊，不由得動了真氣，厲聲說道：「四弟，姓孫的可沒犯了國法，你要是真跟他過不去，你們哥兩出了衙門口，誰把誰弄死那算漢子，要手底下沒有傢伙，四弟你看，這現成。」說到這，把灰布襟褲大棉袍一撩，兩腿肚子高腰襠筒裏，一邊一把鑊子。道：「要這麼留人那算衙官仗勢，有點說不下去吧！」于得水道：「我管他說的去說不下去，說甚麼我得先摘他眼罩，我這份差事不打算幹了。」汪雄沒等他說完，一抬腿，就把鑊子抽出一把來，用

手指捏着尖子，把鑊子把往于得水面前一遞，笑說道：「四弟，你既是非摘哥哥我的眼罩不可，沒別的，你先把我的擱了，你是不肯下手，我可不領情，你不擱我可擱你啦！」說着把鑊子尖子一顛，把鑊子往上甩起，撲的抄住了把，把眼一瞪，就緊向于得水肚子上扎。

第二章 公門多惡役 汪捕頭代抱不平

大家這時再不能袖手旁觀了，楞張跳過來，一把把汪雄腕子抓住，遂說道：「汪大哥別這麼着，奈何咱們怎好來着；這時要這麼鬧起來，教外人笑話。」說着把鑊子給奪過來。趙勇等把于得水拉走，到旁邊屋裏解勸，楞張見于得水出去，遂向汪雄道：「汪大哥你教訓他可別跟他動傢伙，不會揍他一頓嗎？這一來倒便宜他啦！」

孫守中這時，見汪雄爲自己真要跟于頭玩命，自己只得把氣壓下去，也過來勸解汪雄。汪雄道：「你們別管，這小子不懂交情，現在完了，過兩天我也得找他，倒底看看誰行誰不行。」楞張道：「得啦！老大哥跟他犯不上，新鞋不踩臭狗屎，回頭教他給老大哥賠不是，咱還能不開面嗎？」正說着外面傳話，老爺升堂啦，趙勇等把于得水架過來。于得水一進屋子，向汪雄作了個大揖，老腆面目的說：「老大哥別生氣啦！方才在外頭多喝

了幾盅，又不是盛酒的傢伙，以致支使的胡說八道，老兄老弟的，誰還不能掂量誰嗎？」汪雄剛要說話，趙勇道：「老大哥，任甚麼也別說了，晚上我請客，孫老哥過來，你們哥倆也是照舊如初，全是走南闖北的好朋友，誰也別記恨誰，話全是誤會了，哥倆作個揖吧！」孫守中見于得水已經在汪頭面前栽了，自己就無須乎再跟他幹了。怎麼着現在也是在人勢力下，樂得的弄個整臉就收；遂也陪着笑臉道：「沒說的，我們往後還不定交到那兒啦，四爺，這事還得你多關照，反正有心照的地方。」于得水道：「孫頭，咱們是凍地，別鎬啦，你那六百銀子先寫賬吧。」大家全樂了，他們這一吵架，這程繼志躲在一旁一言不發，自己是另有心意，自己想身措十二條命案的嫌疑，案情太重，星夜趕奔天津，不顧生死來投案，實因為母親已是年紀的人，倘因此有個三長兩短，自己何以爲人！況且妹妹還是閨中少女，跟着拋頭露面，自己雖是對這案問心無愧，不論如何也是被自己所累。故此只盼過了堂，把母親妹妹放出去，自己一身是毫無所懼，就不怕事了。所以于得水倚官仗勢，故意與孫守中爲難，自己只可堵着耳朵裝聾，閉着眼睛裝瞎，由他們去鬧，不敢干預。因爲自己一答碴，非把于得水打出個樣來，那一來豈不坐實自己不是安善良民了；有這種原因在內，所以程繼志才這麼裝老實，于得水白討了一場沒趣，也是奸滑的不到家。頂到汪雄一亮傢伙，他真有點膽怯，別說叫他手硬，連嘴都不敢硬了。因爲汪雄雖是

府衙門的差事，他們全是熟人。素日就知道汪雄是說得了做得了。這回要是一咬硬，汪雄准把自己料理了，所以趙勇過來一拉自己，自己連敢假囁囁全不敢，跟着就跑到隔壁籠裏，趙勇連喘怨帶勸，連挖苦帶損，向于得水道：「頭，你這手我可不服氣你了；素日你總說別人帶着木頭眼鏡，這回自己也鬧一副帶帶。真正看左啦。要淨是癩子一個人，你就是把他得罪怎麼苦，也不吃勁，他也溺不出一丈二尺尿去。可是別忘了他跟正點是一個人，神佛保佑的自己來投案，咱們不得燒高香？這時咱要是把人家擠走了，再想往回下撈，恐怕費點事吧？別管正點是他不是他，你難道不知道這個碴扎手嗎？人家綽號雲中雁，惹惱了蹀脚上房一走，像你我也會蹀脚，可是蹀脚乾着急，現搬梯子人家不等着，那時後悔也晚啦。還有汪老頭子也不是好惹的，誰不知道他一根脖子定骨，一條道跑到黑的手，他可是真玩命，何苦多得罪一個朋友呢？」于得水被趙勇說的啞口無言，沉了會子才說：「我真是倒霉，全教我趕上啦。」趙勇又勸了幾句，這才把于頭陪過來，彼此一作揖，算是把這場事揭過去。這時外面傳話帶案，于得水跟趙勇兩人站起來，向程繼志道：「兄弟你先過一堂吧。」程繼志答道：「好吧，二位頭，我不得帶上點嗎？」于得水道：「不用，兄弟你這是自己投案，就是真有罪名的，要是自首，罪辜都能減輕。」說着三人推門出去，孫守中真是把心提到嗓子眼。這次過堂就在二堂，班房小院就是二堂的跨院，這一

升堂，衙役三班一喊堂威，這裏酒醉的見。孫守中放心不下，跟汪雄說：「我看看可以嗎？」楞張不待汪雄答言，遂說道：「這種案子不准聽審，要打算看，站在角門裏影着點身子。」孫守中點頭，遂出了屋子來到角門前，這就不敢往外探身看。只影着身子探頭望了望，堂口正有差人們擋着，只聽程繼志道：「罪民世居五龍山下，連山莊，安分守己有家有業。就是罪民真個失身爲匪，也不敢到處留名。求老爺念罪民無辜被累，將罪民母女釋放，罪民祝老爺公侯萬代。」縣官聽了程繼志這一片供辭，微微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好一個狡展的淫徒，就憑你這三言兩語，教本縣就放了你，也未免太以容易，你家中業鏢局，有家財，本縣全相信。你說你到瀋陽鏢局，那只憑你空言，誰看見了？你不過年青好色純袴一流，見了美貌婦女，立起淫心，才做下這神人共憤，天地不容的事。這時見你生身之母，同胞妹妹，身陷囹圄，才來投案。還敢堅不承認，你太以藐視本縣沒有法子取你供了，來呀！」衙役三班齊聲答了一聲：「噫！」縣官把驚堂木一拍，厲聲喝道：「大刑伺候。」只聽嘩啦一聲，一付夾棍，扔在了程繼志面前，縣官喝叱道：「你可知人心是鐵，官法如爐，趁早從實招來，免得肉皮受苦。」程繼志一看這位縣官，不究情問理，就要妄動非刑，遂把心一橫向上說道：「老爺要用嚴刑取供，別說教罪民認採花殺命，就是教罪民認謀反，罪民也得認，罪民身體是筋骨血肉，不是鐵做的，可是就這麼糊裏糊塗的教罪

民認爲淫賊，死不甘心。老爺若給罪民拿出證據來，也落個情屈命不屈，死亦瞑目。」縣官一聲斷喝道：「唵！姦殺十二條人命，你自己已在事主家牆上題名，還用甚麼證據？」程繼志向上說道：「牆上題名，更足以證明罪民是被仇家賈禍，老爺若能設身處地想想，自己若是有家有業的人能否做了殺人越貨的案子，反示人以家鄉住處？」縣官一聽，拿自己比仿起採花淫賊來，越發大怒，伸手抄起五根簽來，往堂上一扔，喝了聲「打。」衙役們如狼似虎過來三人，將程繼志往地上一按，程繼志有心打退衙役等自己一走，又想到母親妹妹尚在囹圄，就是刳牢反獄也就是能救一人，並且也落個強盜之名無法翻身。想到這裏，只可低頭忍受，三個掌刑的一人搬着面門，（這是恐怕被打的一掙扎，或者擦破五官，或者想自殺有撞頭等情。）一個把中衣給褪下來，露出臀部，伸手把程繼志的襠裏掖好。（怕被打疼痛，把腎囊傷了。）把兩腿按住。一個掌刑的單腿點地，把大板子擎着。縣官又問了一句：「你若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程繼志把牙一咬，索性大聲說道：「罪民沒做過犯法的事，縱然打死也沒有招的。」縣官把驚堂木一拍，喝了聲「打！」掌刑的立時一嘍……二嘍……三嘍，一二十的打起來。掌刑的打到三十板子就知道要糟，心說你這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嗎？就是你挺的住，也得假裝受不了嚷兩聲，只顧你賣味，老爺一定疑心我們得了你的好處啦。（按舊時刑訊，掌刑者，俱擅施刑手法，如果受被刑者之

賄，或是情託，於施刑時，第一是打折扣，如責四十板實際不過三十，打時板子落在肉上聲音極大，可是全在他腕子上，板子一顫，也就是把肉皮一沾，有時恐怕堂上看出來，臨到末了幾板子，完全在掌刑的手法。講究在左右兩板子當中一板子，肉皮准破，教堂上看着，就像皮開肉綻似的，其實一點不重。若掌刑的被對頭買通，這樣板子下去，一下頂十下，也沒有皮破血流，不怕二三十板子，下堂就走不了啦。不過三天，被打處肉裏邊就套着爛啦，兩三個月全不易好。並且被打的無論疼與不疼，也得哀求，那種哀求的話，全是一樣，三五板子先要嘍喲出來，緊跟着嚷老爺多恩點啊！這種哀求的話，在有刑訊的時候，幾如一種成語。五十板打完，程繼志一聲也未哎喲，兩人往起一架，把中衣給掖上，按規矩應當衙役揸着，在堂下溜幾趟，爲是把血散開，怕是毒火歸心。程繼志把兩手一分道：「我不勞駕。」那兩名衙役被這一推，險些倒坐在地上。縣官張壁和看得清清楚楚，五十大板打完了，如無其事，越發大怒，一聲斷喝：「好大胆淫賊，竟敢在本縣面前挺刑。你就是銅筋鐵骨，本縣也要把你煉化了！大刑伺候。」那夾棍早在程繼志面前放着，程繼志這時向上說道：「老爺若打算嚴刑教罪民招認，縱然把罪民打死，也不能落淫賊之名，我情願死在堂口，老爺頭上還有青天啦。」縣官被程繼志說得氣衝肺腑，把公案桌子一拍，把一枝硃筆震的全跳了起來，厲聲叱道：「本縣作官，上對得起萬歲，下對得

起黎民，打死了你這淫賊給死者伸冤，有甚麼虧心的地方，你竟敢侮辱本縣，我這七品縣令不作了，也要懲辦你這淫賊！」向掌刑的把袖子一拂，掌刑的立刻把夾棍給夾上，剛一夾上，也就是一個勁，若是猛力一收，兩腿迎面骨就許折了，程繼志這時兩眼一閉，由着他們擺治，運用七八年來所得內功，氣血貫於下盤，兩腿堅如鐵石，縣官一拍公案，喝聲有招無招。程繼志雖聽見假作不聞，縣官喝了聲：「收。」掌刑的把夾棍一緊，只聽得夾棍嘎吱嘎吱直響，縣官見程繼志如無其事，遂也豁出去了，拍着驚堂木飭掌刑的把夾棍收足了勁，這麼用刑，攔在平常人身上，腿非折不可。程繼志連丹田之氣，把一身精力滿運到兩腿上，奮力一挺，只聽咣吧一聲，一副夾棍折爲六段，縣官張壁和把眉頭一皺，連說好好，本縣要沒法擺佈你，枉食國家俸祿。喝令差人把鐵煉燒紅，讓這淫賊嘗嘗火龍的滋味，程繼志偷眼一看，四名差人弄來許多劈材架起，上面盤這一大掛鐵練，心中暗想我總然有幾年真實功夫，吃不了這種燒紅的鐵練，難道我就死在這非刑之下嗎？真要拿非刑拷問我，我可不能顧母親妹妹了，只可先行逃走，然後再設法搭救母親妹妹。正在這時，忽見從公案閃屏後走出一差人，低聲向縣官說了幾句話，見縣官點點頭，差人走去，縣官厲聲說道：「本待用嚴刑取你這淫賊的口供，無奈有緊急公事到來，暫時便宜了你這淫賊。」喝令差人把刑具給他帶上，趙勇上去單腿打扞，口尊老爺賞發押票，下役們到下邊給他加

錄。縣官一拍公案，喝了聲胡說：「你們打算得財賈放嗎！」趙勇把那條腿也跪下磕頭說：「下役天胆也不敢！」縣官這才說了聲：「當堂加錄。」趙勇忙答了個「是」字。趙勇的確是想把程繼志先帶到班房，有甚麼話也可以和孫守中說說；再說也可給程繼志挑付縛錄帶，腿上少吃好些個虧。那想到縣官不讓過門，白碰了一鼻子灰下來，垂頭喪氣走下堂來。于得水趕忙令差人去取刑具。程繼志這時想着是只要你不要我的命，怎麼着我全忍受，這時差人把刑具取來，程繼志刑具是三大件俱全，不由的暗暗嘆息，想不到禍從天降，竟受這種牢獄之苦。于得水令程繼志坐在堂口，差人把鐵砧子放在腿下，把錄合在程繼志腿腕子上，在鎖的拐子上插上帽釘，墊在鐵砧子上，掄起鐵榔頭噹噹幾下，把釘帽砸上。那一隻也是如法砸上，這才叫程繼志站了起來，把銬子帶上。銬子可是活的，有鎖頭鎖着，可以隨時挑了來。脖子上掛一掛大鎖練，刑具帶完，于得水手握着手鎖，又把程繼志領上堂去，于頭說了聲：「跪下。」程繼志心說，這種混蛋的官，我還跪他作甚。遂不聽于頭的招呼，昂然直立，眼看着縣官。于得水手拉着刑具，口稱老爺驗錄。縣官這時見程繼志瞪着自己，目露凶光，不由的有些胆忱。押票早已標好，把押票向下一擲，說了聲：「退堂。」衙役三班又喊了聲堂威，縣官張璧初已轉入閃屏後去了。你道縣官張璧和剛要用跪火龍這種非刑，來拷問程繼志的口供，爲何不問了呢？原來師爺韓養齋，打發差人向縣官低聲私

語，說是請老爺千萬別動刑，老爺若不聽師爺的話，前程丟了可莫怨師爺。請老爺趕緊退堂，韓師爺有要緊的話跟老爺談，這廳着所以縣官才退的堂，到了簽押房換了便服，吩咐差人把韓師爺請過來。不一時韓養齋來到簽押房落坐後，縣官張璧和問道：「方才老夫子不教兄弟嚴刑拷問這淫賊，是甚麼原故？請老夫子指示。」韓養齋道：「此事關係甚重，因為這程繼志爲本案之主犯，可是現在投案的若斷定就是做案的正兇，也有些靠不住。我們所得的證據，只有淫賊做案後自己留名，據密雲縣的回文說：程姓世居該縣連山莊，確爲安分良民；以保鏢爲業，並無不法行爲；並附來該縣十四村兩千八百戶保狀，這種情形雖不足爲據，可是也要以慎重處之。無論是他不是他，姑且不論，聞得他有一種軟硬功夫，能夠高來高去，倘若被嚴刑所迫，當堂脫逃，就憑本縣捕快未必是他對手，那時再想拿他，就費了事啦。若是大人認定了他就是正點，必須想一萬全的法子，教他認供。」縣官張璧和道：「老夫子，識謀深遠，兄弟佩服得很，如何誘供，老夫子還得賞一兩全之策，因爲再延宕下去，恐怕前程不易保了。」韓養齋道：「大人先不用忙，只要不把這雲中雁的母親放了，決出不了意外。等我竭力計劃一下，必把這案辦圓了。」縣官張璧和說道：「捕頭于得水方才也暗着稟報兄弟，說是淫賊頗有孝心；此番投案完全爲他母親來的，若把他母親妹妹放走，淫賊必設法脫逃，諄囑本縣別放他母親妹妹，所以兄弟這一堂

並沒有提他母女。老夫子多分神吧。」韓養齋道：「大人不必客氣。」遂告辭出來，不提這裏計議誘供的法子。且說程繼志三大件的刑具帶着，下得堂來，于得水見已退堂，這時從班房小門跑出兩人，頭裏是孫守中，後頭是汪雄，孫守中也顧不的腿癩了，搶到程繼志面前，一手把程繼志的銬子抓住，聲音發着顫，眼含着痛淚，只是當着衆人不肯哭出來，顫聲問道：「少爺打傷了那了；我說甚麼，咱們先商量商量再投案，這一來滿填在裏頭怎麼了呢！」說到這句，想到一點辦法沒有，兩行熱淚無法再忍，竟奪眶而出。孫守中也是走南闖北的漢子，並非不能担当大事，只因在慘死仇家鐵掌李兆豐之手的，老鏢頭程志潛手下，已經得老鏢頭多年恩惠，頂到走鏢被傷腿成殘廢，換在別的鏢局子，不過多給個錢打發他一走，誰還管他將來。惟獨老鏢頭程志潛，顧念到他既成殘廢，又無他項技能，他又無後輩可以養老送終，所以才教孫守中到自己家中，託他替自己照管家中一切事，程夫人又是一位賢慧的婦人，御下極嚴，可是也御下有恩。惟獨對於孫守中來到家中，自己品評他一年的光景，見孫守中忠誠儉樸，純厚老成，這才一切事交給他照管，待孫守中如自己家人。衣食容用總怕他自己刻苦，這麼一來孫守中對於程夫人這種恩義，刻骨銘心，總恨自己沒有法子報人家恩。老鏢頭一死，孫守中更振起精神來，內外一切不用程夫人分心。孫守中想着，人家只有孤兒寡母，若沒有我在這，日子過到怎麼樣沒有說的，既有我

孫守中在這，我要是給人家敗了家，鬼神容我不容我在那啦，讓鏢局子衆鏢師們先得罵我孫癩子喪盡天良，恩將仇報，我還有甚麼臉見人。孫守中存了這種心，所以起早睡晚，經理得井井有條。對於少主人程繼志，時刻關心，就是自生兒女也沒有那麼着意的，如今主人家遭了這樣橫禍，眼見得一家人身入囹圄，自己現在也束手無策，若不傷心到極點，那會落下淚來。所以孫守中的淚，是天理，是人心，不能不有這一哭。程繼志見孫守中痛極落淚，自己強自忍抑，向孫守中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哭會子怎麼樣，我尚未認定了就這樣容易，替他們交待公事，不過因為老太太在內，忍而又忍，走着瞧吧。」那程繼志一心一念，口口聲聲以老太太爲重，這是少不更事，最失着的地方。縣官深明程繼志之心理，亦藉程夫人得以誣陷程繼志。孫守中當時瞪了程繼志一眼。于得水手拉着練子說道：「兄弟有甚麼話趕緊說，這裏不能久站，看上邊人下來看見全不好。」

汪雄答道：「于四爺說的不錯，看公事不好交待，四爺這半天真夠辛苦的。」向繼志又說道：「兄弟你得承情，掛這麼輕的『線』可是特別的面子。」說完了，衝着于頭握練子的手死盯。于得水見汪雄死力的向自己看，不知汪雄看甚麼，自己一低頭，才想起盡力的鎖練不撒手，算怎麼個朋友，不由的臉一紅，笑訕着把練子向程繼志手中一遞道：「兄弟你自己提着點吧。」孫守中也不想向少主人說甚麼，汪雄道：「沒有甚麼事，于頭你

就多辛苦吧，沒別的，你跟裏頭那位熟，先把話擋過去，回頭反正有人到。」程繼志面含着苦笑，向汪雄點點頭道：「汪老爺叫你多受累，我暫不謝！請吧，衆位回頭見。」說完倒先走于得水頭一個的。孫守中木然癡立在那，好似把魂飛去一樣，眼見得少主人已走進了西邊小門，自己心如刀攪，還是汪雄拉了孫守中一把，才一同回班房，到了班房裏，汪雄看出孫守中是被事擠的走頭無路，遂勸道：「孫老弟！這事往開處想一點，急死也是無益，沒有過不去的河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也知道急死無益，不過這事真有些棘手，我實在沒絲毫辦法。」正說着，于得水趙勇從大獄回來，汪雄問道：「于頭托了朋友嗎？」于頭皺了皺眉說道：「我們相好的沒在那，他同手的我也托了，晚半天我再看看去。」汪雄一聽就靠不住，趕緊把孫守中扯了一把道：「孫頭咱們院裏商量點事。」孫守中跟着來到院中，孫守中道：「你有甚麼事？」汪雄低聲說道：「你聽見這小子說啦，他們相好的沒在那，那教成心玩輪子。我想你們少主人年輕性暴，萬一獄裏牢頭捕頭一擠擄他，就許鬧出別的事來。可是打上這種人命盜案的官司，就不能怕事，不是咱們還想打好處完嗎！這小子跟咱有這過節，就不必指着他顧面子，依我看趕緊拿錢擋過去，他好順情順理去托人。」

孫守中道：「你說的極是，得怎麼個數呢？」

汪雄想了想遂說道：「四十兩吧！這裏我算着有他十兩好處？」孫守中就要掏錢，汪

雄用手按住道：「別，你和他當面辦，你跟不出來他多心我嗎？你們是當面銀子對面錢。」孫守中一想也對，遂一同來到屋中，向于得水一點手道：「四爺，你過來，我和你商量點事。」于得水立刻湊了過來說道：「孫爺有甚麼事請說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方才汪爺把我叫到外邊，埋怨我不諒事，他說是教四爺你托朋友倒不要緊，不過大獄裏不是一個人的事，總得點點眼。我一聽很對，兄弟對於衙門口的事很隔膜，四爺你甚麼事也不肯說，豈不叫朋友作難。」于得水一聽，立刻臉上帶了笑容，遂說道：「這倒沒有說的，我那相好的實是沒在那，這不算回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四爺，咱攔下遠的說近的，裏邊得拿多少錢？」于得水道：「這裏邊咱說句靠近的話，是無盡無休，孫爺既有這種心意，多少拿一點，甚麼事全在吾身上了。」孫守中遂拿出四十兩銀子來，遞給于得水道：「四爺這是四十兩銀子，你看着辦去，這算給裏邊賀權，等以後必教他們衆位換換季，四爺你這先不謝，反正咱哥們臨完事，准能彼此一笑。」于得水一看，這裏多少有自己油水，這才算順了氣。遂說道：「孫頭，你交給我啦，別說還讓他們見錢；就是一文錢沒有，也不至於教那位兄弟吃了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好吧，全仗四爺你照管啦！」于得水教夥計們泡了壺茶，坐在那大碗喝起來，夥計給孫守中汪雄全樹上茶。汪雄道：「孫頭你還有事嗎？咱們一同走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打算再看望看望我們主母，告訴她少主人來了，也好放心。只是主母要的

鋪蓋，這時還是沒工夫買去。」汪雄道：「那倒不要緊，臨回去教店夥買去就勢教他送到這，不論那位全可給帶進去；只是話必須揀點着說。」汪雄向趙勇道：「趙爺你辛苦一趟，陪孫老弟去一趟。」趙勇道：「不客氣，這就去嗎？」孫守中剛站起來，楞張也站起來，向趙勇說道：「老趙，我替你去吧；你也跑了半天了。」趙勇看了看笑向楞張說道：「別是定約會去吧，這一程子你們是緊趕碌，留神點小命。」楞張把眼一瞪，粗脖子紅臉的道：「那有那麼八宗事，你們心眼裏沒有一點正經的，你想挨揍哇。」說着就把拳頭揚起，趙勇趕緊躲得旁邊去，連說：「得啦張爺，我說錯啦，你請啊！」汪雄見楞張領孫守中去，遂說：「老弟你辛苦一趟更好啦！」汪雄又向孫守中道：「那麼我先走啦，咱們晚上店裏見，我是有話等不住。」扭頭向于得水說道：「于四爺，我又多管閒事，你喝足了辛苦一趟啦；那位程爺我聽說脾氣也很暴，你那位相好的又沒在那，倘或舖頭們跟他一叫差賬，准得弄翻毗了，那一來不更不好辦了嗎？四爺你就是再辦也差事了；我這可不是多嘴，其實有我的甚麼，就是這種脾氣，等死也改不了。」孫守中剛要出屋，一聽汪雄說話站住了，等汪雄說完插嘴道：「真是，于四爺多辛苦，趕緊去吧！看鬧出別的也是給四爺添麻煩。汪頭多說話，完全是交朋友一片血心，是外面朋友自有敬服的，那能多心呢！」孫守中這是拿話拴着于得水，怕是兩人再說磕了。于得水一聽也對，本來自己把程繼志送獄裏

時，心中不忿氣汪雄等，連句場面話全沒給託付，自己再耽誤，就許弄出別的來。忙向孫守中道：「你們二位頭裏走一步，我馬上就去。」汪雄也站起來道：「于四爺多偏勞吧！我還有點事，明天見。」于得水趙勇齊說：「忙甚麼，再喝碗。」汪雄道：「請吧，明天見。」說着也走出屋來，出了小門，見楞張孫守中還沒穿過兩路，汪雄一咳嗽，楞張回頭看見，用大拇指往斑房東門一挑，向汪雄道：「那小子真正不是人做的，那時犯在我老張手底下，我準把他腿給敲折了。」汪雄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：「我們兩人走着瞧，今天算便宜這小子，東西攔的餓，場面過節還攔的嗎？兄弟你竟等看熱鬧吧。」說到這兒，向二人道：「你二位請吧，回頭見。」說罷向外走去，這裏楞張跟孫守中說道：「臭于這小子是有點倒霉，單惹這爛老頭子，若在十年頭裏，像今天臭于這手，早把臭于料理啦，這時歲數大啦，再說教衙門口裏這股壞氣薰的，也有點隨和啦，遇上事也能往下壓，就這麼着還夠瞧的；你看跟臭于有完嗎。這是因為你們先忍着啦，你們這場事一完，他們兩人准有一場事，臭于那小子你別看他像那麼回事似的，淨是嘴，一點尿也沒有，早晚他是自裁。」說着已到了女監，一拍門，裏邊有人答應，把門上插板拉開，楞張一看是鋪頭韓子氏，韓子氏趕緊招呼了聲乾老，你有甚麼事，我招呼乾娘去。楞張道：「沒有甚麼事，這位孫爺看那娘倆來。」韓子氏知道是看望程李氏母女，遂答道：「你候一會，我拿挑子

去。」韓于氏進了屋，拿挑子出來，把南一間監門挑開，程氏母女出來，楞張閃在一旁，孫守中見太太和小姐來到近前，程夫人問道：「你怎麼又來一趟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少主人來了。」母女一聽喜形於色，忙問：「在那啦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已經投案了。」母女一聽，涼了半截。程夫人道：「這孩子怎麼這般胡鬧，你怎麼也不攔他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若是看見，也不致於教他這麼莽壯，可是也不要緊，早到一天也可以早完一天。」程夫人道：「那麼滿堂沒過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過了堂啦！縣太爺也看出少爺是安善良民，不過因為案情太重，必須傳事主當堂質對質對，因為有看見過行凶強盜的，所以暫時收押，大約三兩天就完案啦。」程夫人心中倒也安慰了許多，忽又想起一事問道：「他怎麼會來的這麼快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也問過少爺，據說是並沒等家裏人去，自己回來的，到了家中，才出了禍事，故而星夜來到天津投案，胡二老劉兩人，這時還未必到了了鏢局子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我看你到外邊打個訴呈，訴訴咱的冤枉，遞上去不好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那倒可以辦，今天忙合少爺過堂，也沒得工夫把鋪蓋買來，回頭要是買好了，必給你送來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沒有工夫明天再說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你沒事我回去啦，千萬別着急，也沒有多少天的呆頭啦。」又對寶霞姑娘道：「小姐，你解勸着太太點。」寶霞姑娘道：「你不用惦着了，外邊事竭力辦吧！我哥哥那邊得托人辦，別教他受了罪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小姐自管放心，

一點罪受不着，隨便極啦。」寶霞姑娘點頭道好，程夫人道：「你回去吧，別儘自教人家伺候着。」孫守中答應，程夫人母女回轉監房，孫守中離開插板小門，對楞張說道：「張爺咱回去吧！」楞張道：「別忙，你完了事該着我的啦把。」臉往小門上一湊，對黑心狼一打招呼，黑心狼也湊了過來，孫守中在旁邊看着好笑，兩人低聲說話，臉往一塊湊，兩人的鼻尖幾乎挨上，是喊喊喳喳不知說些甚麼，說着說着，楞張似乎急了，說話的聲音，似乎大了一點，只聽了一句是：「愛回去不回去！」說完這句，立時就把臉離開，像要走似的。只聽黑心狼趕緊說了聲：「是啦，活爺爺。」這個爺字來得很長，底下又跟了句：「全依着你還不行嗎？」楞張聽了這幾句話，立刻笑着對孫守中道：「咱走吧！」孫守中聽二人的話口，明知是那麼回事，只是跟楞張不過玩笑，忍着笑往回下走，還沒出箭道，見于得水從對面走來，遠遠對二人招呼道：「二位回來啦？孫爺在班房等一會，你聽我個回信再走。」孫守中答道：「好吧！我等你。」孫守中和楞張回到班房，等了足有一個時辰，也不見于得水回來。眼看着就要掌燈了，急的孫守中來回在屋裏溜，又是求人的事，還不能帶出着急的樣子來，夥計們剛把燈點上來，于得水才匆匆打外面進來，孫守中真如久旱逢雨似的，孫守中剛要說話，于得水却氣急敗性說道：「孫爺，你們這位少爺看看像少爺似的，趕情頂混星子還厲害，他這麼叫字號可沒有便宜。」孫守中聽了于得水說的沒

頭沒腦，遂說道：「四爺你先坐下歇歇，倒是怎麼回事？你慢慢說明白了。」于得水坐下，這才從頭至尾的一說，原來程繼志被子得水趙勇送到獄中，于得水走後，牢頭把程繼志帶到一間監房內，程繼志一看，跟密雲縣監牢形勢相仿。管監員錄了程繼志姓名，年歲，籍貫，案由，吩咐了聲押在十六監，加意看管，牢頭將程繼志帶了出來，到一個監房門口，程繼志一看，第十六監已經走過來，並沒把自己送進去。心中狐疑，到了一個門首，看門上並沒有號數，院中雖有獄丁看守，是任甚麼事不管，由着這牢頭調動，這時候屋中走出一人，程繼志一看，這人真是囚首垢面，趕緊把門推開，讓牢頭領着程繼志進去，程繼志一看，這屋中收拾的倒很乾淨，滿是白粉紙糊得雪白，屋子不大，迎面上一鋪大炕，桌椅俱全，炕上鋪陳得異常潔淨。牆上却掛着兩條蟒鞭，許多的鐐子鐵鍊。

這牢頭進了屋，却往迎面炕上一坐，把鞋脫下，把腿盤上。只聽那牢頭道：「張五，你把凳子搬過來，教他坐下歇歇，我們談談。」程繼志才知那囚首垢面的犯人叫張五。那張五果然搬了一個凳子放在炕旁，回身向程繼志道：「朋友，謝四爺讓你坐啦！你也是外面朋友，有話自管說。」程繼志心說：「我有甚麼話和你說，可是明明他是好意，不能不答理。」程繼志道：「多謝四爺啦！」遂坐在凳子上，那囚徒給牢頭倒了盃茶，放在炕桌上，又給程繼志倒了一碗，遞在程繼志手中，那牢頭謝四向程繼志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才二

十來歲的小夥子，敢在這地方作這麼些案子，真夠個漢子，就是出了西門，這一世也算沒白來。再說只要有骨頭，還可以滾出去啦！」程繼志心說：「怎麼這樣爽氣，這小子來個硬拍，自己心想跟他們也不便分辯。」又聽牢頭謝四道：「像哥哥我，當初若非有苦主釘着，怎麼也滾出去了；我記得淨是熱堂，過了四十一一次，保府打過朝審，在分案情輕一點，也就滾出來啦。總算沒白掙爲，把這條命保住，弄了個永遠監禁，最是教我死心塌地的是，在永遠監禁底下，又加了四個字是，遇赦不赦；故此這大獄中算把我謝四養老送終了。我這飯碗倒比縣太爺們牢固，總算落個世襲罔替的官銜哩！」程繼志見牢頭說這話，並不是牢騷，却很帶着得意的神氣。心想：這真是把人性全沒了，形同獸類。程繼志把茶喝下半盃去，因限於帶着鐐子，端盤全有些費事。牢頭謝四也是手攜着盤邊呷了一口茶，將茶盤往桌上一放，手依然沒離開，仍是按着盤邊。向程繼志問道：「兄弟你這一犯上事，聽說你有家有業，這兒一定有人辦吧？」程繼志還疑惑是甚麼好意，遂答道：「一家人全進來啦，那有甚麼正式人，只有一個家人跟了來，又癩着腿，辦不了甚麼。」牢頭謝四將面色一沉，瞪着程繼志說道：「那廝兄弟你這進來聽說是投案自首，到獄裏來也有個打算吧？」程繼志雖然見過獄中的黑暗的情形，可是還是一竅不通。若是在這時將話透過去，就是現時沒錢也不致於不答應，怎奈程繼志一概不懂，並且心裏早存了收拾這羣

牢頭鋪頭的心，好給打官司的出氣，所以二人走到兩下去了。程繼志道：「事到這時，還打算甚麼，遇上甚麼算甚麼。」那牢頭謝四將眼一瞪，喝一聲：「好小子，給你面子不要面子。」話未落聲，將手底下按着的茶盃，突的向程繼志頭上砍來，程繼志早防備到這手了，見盃到了面前，往後一偏身子，那盃砍在牆上，嘩啦一聲，摔了個粉碎。程繼志兩臂一抬，手中的盃也丟出去，一直奔了牢頭謝四的面門，牢頭也是一偏頭，躲的慢了一點，撲的一聲，竟砍在了偏左邊頭上，幸虧這碗落在頭髮上一大半，只將鬚角磕破了一塊，血立刻下來。這牢頭謝四將肺都要氣炸了。罵聲：「好小子，你真有胆子！」程繼志將右手的銬子圈用力往上擡了擡，將脖鎖大練子抓在手中，一邊從下往上倒着說道：「胆子小還

不往這來啦！」牢頭已跳下地來，那鋪頭張五也湊過來，伸手就要抓程繼志鐵練子，程繼志早將鐵練子倒的只垂着二尺多長，這鋪頭一伸手，程繼志將練子一掄，從右邊甩起往左邊落，只聽嘩楞的一聲，正抽在那鋪頭手上，疼的那鋪頭甩搭着手轉圓圈，那牢頭也是一拳向程繼志打來，程繼志往左一轉身，鐵練子往回下一翻，正纏在牢頭謝四胳膊上。順手牽羊往左一帶，把牢頭摔在地下。謝四爬了起來，程繼志仍然站在那未動，竟看他兩人怎麼樣。那牢頭忽的哈哈一笑，這一笑把程繼志鬧糊塗啦！心說這小子八成賤骨肉。只聽謝四說道：「兄弟你這官司算打對啦，我這脾氣就服氣有種的，我還真得交你這個朋友，兄

弟你既是在江湖上闖的漢子，甚麼事就別教朋友作難，衙門口裏大概你是頭次進來，一切規矩不大懂的吧？這裏新收進來的，上邊查的緊點，兄弟你避點委屈，避諱一半天，上邊不注意了，那就隨咱的便了，咱們打官司人物字號，講究往堂上去要，在獄裏叫字號不露臉。兄弟你聽明白了沒有？」程繼志一聽牢頭謝四說的話滿在情在理，心說把他打怕了就完啦。說甚麼自己也是身受國法，太闊大發了，於自己官司上也沒有大便宜。想到這遂向牢頭謝四道：「你既這麼說好的，咱倒甚事有商量，姓程的最怕說理，你該着怎麼交待公事，不用礙口。」牢頭見程繼志順了把，遂說道：「兄弟你跟我來吧！」隨又向鋪頭張五說了句，挑十八號監房。張五頭裏拿着挑子走出去，牢頭謝四領着程繼志出了這屋往北走，程繼志一看不對，始終不將自己送到十六監，遂站住問道：「謝四爺，倒是將我押到那一監？」牢頭謝四說道：「兄弟你不用疑心，方才我已說過，咱們既是朋友，我力量辦得到的事，不能不照管兄弟你，那十六監跟死囚牢差不多，連土炕全沒有，我能讓你呆嗎？先到十八監管東室呆一會，等酉時收封查過去，上邊見對你看守的沒有疎忽的地方，放了心不注意了，我必要給兄弟你安置一個舒服地方。」程繼志一聽牢頭這份意思很夠瞧的，就讓真正朋友也不過如此。遂跟着往裏走着說道：「謝四爺，你對兄弟這份意思，兄弟滿領情，以後必有補付你的地方。」牢頭謝四隨後答着：「咱們不過那些個。」這時走到一個監

房門口，鋪頭張五在那站着，手拉着黑板門等着啦！程繼志一看獄裏的房子，就頂這啦，再往北去就是一道大牆，牆上按着倒鬚鈎的鐵叉子，大牆往西去，靠牆根一溜的糞坑子，一陣陣穢氣撲鼻，往東去，牆上有一個小門，高僅三尺餘，門雖小拴大鎖，關得很牢固。程繼志扭頭向牢頭謝四道：「就是這間吧？」謝四點頭答道：「正是。」程繼志在欄道走了幾步，覺得腿腕子上十分的不合式，可是見別的犯人也是帶着錄，走的極其自如，大約自己帶的不得法，一邊想着，往屋中一邁腿，就是一怔。見這屋子雖是白天，也是非常黑暗，挺大的屋子，就是靠門一個小窗戶，氣味潮濕腥臭，屋中是兩間長一間寬，在當中一道木柵欄，一根七四楞子木柱，非常堅固，裏邊也沒有炕，就在濕土地上鋪了些稻草，幾個囚首垢面的犯人在稻草上，有躺着的，有坐着的，柵欄門外營地上埋着兩根六尺高的木椿，木椿的上頭有大鐵環子，牆犄角有一個大水桶，在裏面那棵木椿上鎖着一名囚犯，時令雖是正月底，可是天氣依然寒冷，棉衣裳還沒離身，那鎖在木椿上的囚犯，下身只一條單褲，凍的渾身戰抖，程繼志看着心裏老大不自在，向牢頭謝四說道：「我是裏邊外邊。」謝四臉上一團和氣答道：「兄弟你外邊多避點風，也就是一個時辰，敷衍完了，舒舒坦坦的再歇着。」謝四招呼張五過來，拿挑子把銬子挑開，等程爺背着木椿站好了，你再給帶上。鋪頭張五過來，給程繼志挑了銬子。程繼志被牢頭謝四拿話僵住了，明擺着不願意，

也只好避着委屈，逡走到木樁前一轉身，脊背貼着木樁上，鋪頭張五趕緊把銬子又給帶上，牢頭謝四，教張五把程繼志的脖鎖練子，也給穿在木樁鐵環子上，張五剛一伸手，程繼志一瞪眼道：「等着。」跟着問謝四道：「謝四爺，是了是了，就在這一站夠瞧的了；就是縣太爺自己調查，也交待的下去啦。」牢頭謝四格格一笑，聲如怪鳥，向程繼志呆斜着眼說道：「兄弟你沉不住氣，這就有你的樂子。」向張五道：「行啦，咱先緩緩氣去。」程繼志道：「謝四爺，你歇着去吧！兄弟這不用你照管，小小不嚴的還挺的住。」謝四從鼻孔裏哼了一聲，也沒答理，走出屋去。張五也跟着出去，把門鎖上。程繼志心說：「牢頭這小子喜怒無常，剛說着一會兒好話，就要反性，要不人說牢獄裏，不是交朋友的地方，槌髮幾個囚犯，因為謝四張五進來，全吓的連大氣都不敢喘，這時又全復活了，噓噓喳喳說個不休。」只有靠牆一個囚犯，還是紋絲不動，這時有一個二十多歲的，溜到木柵欄前，隔着木柵欄向程繼志問道：「喂，朋友你貴姓，不是本地人吧？」程繼志道：「豈敢，賤姓程，是密雲縣的。」那人又問道：「打的甚麼官司？」程繼志道：「盜案牽連。」那人說道：「盜案還好，俗語說，能打賊情盜案，不打人命牽連。別看官司大，像你這樣大小夥子，只要挺的了刑，就能將官司打好了，像我弄了個假命案，那有日子完，再遇上這位審不清的縣太爺，你不論找出甚麼證據，他是鬻子玩鳥，滿沒聽啼。」程繼志問道：「你

賈姓，是此地人吧？」那人答道：「賤姓袁，就是本地人。」隨又問道：「看你這種情形，怎麼犯上這種官司？」程繼志嘆了一聲道：「事到臨頭，說冤枉也是白搭，滾着看吧！」程繼志這地方可留了點心眼，沒肯說出實在的案情，因為這場官司裏頭，有採花殺命的事，誰聽見誰也得罵兩句，誰又能原諒，你是實在的冤枉呢！姓袁的囚犯又問道：「大約你進來也沒託人，也沒自己跟牢頭將話透過去吧？」程繼志道：「你怎麼猜的這麼對。」那姓袁的說道：「這不是明擺着嗎，你要是把錢擋過去，他豈能讓你受這個罪，你看那不有樣子嗎？那位淨廣蟒鞭鬧了三頓啦，回頭他必照樣犒勞你，咱們全是難友，我可是好意，要是你有錢，或者外邊有人，趁早跟他說開了，那小子心又黑，手又毒，咱們打了官司，傷財不惹氣。」程繼志搖了搖頭道：「不能，一進來我們兩人就說擰啦，他一動手，我是一茶碗，又摔了他一下子，把他打怕啦，他因為兄弟有骨頭，跟我交朋友，教我上木椿，爲是等點名收封的，因爲我案情重，怕上邊說話。」那姓袁的聽程繼志一說，嘆息笑了，隨着說：「得啦程爺，我可不當說，拿你當傻小子啦，他要是真拿你當朋友，不能把你攔椿子上，點名收封，鎖在椿上的，全得放下來，這是私刑，不是奉官的，有時候也許誣報人家越獄脫逃，倒可以鎖在椿上不放下來。」程繼志一聽，氣往上撞，遂罵道：「好狼崽子，想擺治爺們，咱走着瞧。」正說到這，外邊有腳步的聲音，嚇的那姓袁的急滾到稻草上裝

睡覺，跟着門上鎖響，門開了，正是牢頭謝四，鋪頭張五，一前一後的進來，一人手裏提着一根蟒鞭，繼志也不言，看他兩人倒是爲誰來的，這牢頭謝四來到程繼志面前，一面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兄弟，你這一茶碗砍的倒是不錯，給四爺鬧點太陽膏，我這半天越琢磨越不對勁，咱們既是朋友，吾要不管教管教你，往後你還得惹大禍，四爺不是白與你相好啦嗎？」程繼志一聽，牢頭謝四對着臉罵自己，不由氣往上撞，厲聲喝道：「謝四住口，你把爺們誣上木椿，你打算怎麼着？」牢頭謝四將腦袋一恍道：「打算揍你！」話未落聲，將蟒鞭一掄，照着程繼志斜肩帶胸口抽來。這一來才要擠得雲中雁怒懲鋪頭，毒打獄吏，以致種下無窮隱患。

第三章 毒虐獄中囚運神功炸銬斷鎖

程繼志見這鞭子來的太凶，恐怕傷了五官，一轉身，胳膊圍着木椿了，怎麼躲，反正離不開，這一鞭着重的抽在木椿上，鞭梢却掃着胳膊，將棉襖帶飛了，程繼志此時實忍無可忍，因爲身上當初義父鐵傘先生已經給自已上過操，按鐵布衫的功夫練了三年，雖然是刀槍不入，像這種私刑尙能擋的了，可是也得護住五官，現在手上帶着銬子不能動轉，豈不要遭謝四的毒手。將心一橫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不等他第二鞭到，喝了聲：

「謝四，我有兩句話說完了，你再照着爺們致命處下手。」謝四當真住了手，向程繼志冷笑道：「你少用花言巧語，打哭了哄笑了，那算別想着，說出大天來，謝四爺今天也得揍你！」程繼志道：「你忙甚麼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何必說那些廢話。」這廢拿話一搪，暗含着把腕子的銬子退到腕子上邊，教銬子圈緊緊跟胳膊貼着，聚精會神，氣提丹田，勁於肩，注於兩臂，猛力喝了聲：「開。」只聽「嘎吧」一聲，把腕子的穿樑撐斷，舊式手銬如「中」字形，兩半圈合在一處，當中一根無名指粗，穿條銜接，雖堅固，而鐵非煉過者，質極脆，若以今之洋銬子，縱有千斤之力，亦難撐斷，一抖手，噹，噹，兩銬子圈滿甩出去，撞在柵欄上。那牢頭謝四嚇的一怔的當兒，程繼志雙足一躍，到了他面前。牢頭謝四急揮蟒鞭又打，程繼志已經騰出手來，豈容他再打上，一把便將蟒鞭抄住，喝了聲：「撒手。」用右掌向謝四肋下一揮，這謝四那禁得住，身體騰起，飛出五六尺，撞在柵欄門上，摔在地上。那鋪頭張五回身要往外跑，程繼志依然雙足一躍，將張五抓住，用力往裏一帶，將張五也摔到柵欄門前。程繼志將蟒鞭掄起，照着兩人身上拍拍的一路亂抽。

牢頭謝四把蟒鞭蘸了水了，本想把程繼志飽打一頓，那知自己到先嘗嘗這蘸水蟒鞭的味兒，真是鞭鞭見血。謝四張五疼的滿地亂滾，混身衣服全飛了花，滿教血染過來了，儘裏的囚犯看着這個痛快，暗含着一個勁的念佛，全認爲現世現報，那孽魔裏這麼偷，難道

獄丁們就聽不見嗎？那會聽不見呢，因為平常聽慣了毒打，囚犯敲詐錢財呼嚎慘叫，聽在耳中，看在眼內，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，所以這時還以為是謝四毒打囚犯呢，到了後來，有一名獄丁走到這十八監門口，聽出聲音不對，這才一拉門，見謝四跟張五被新收的囚犯，打的滿地亂滾，獄丁大喝一聲：「好大胆的囚徒，你不守監規，逞凶打人，你要反吧？」說完這兩句，跟着一扭頭向外大聲嚷道：「你們快來，有越獄的啦！」程繼志打的正高興，被這獄丁一嚷，立刻住了手，反身一躍，到了門口，那獄丁駁頭要跑，程繼志掄鞭鞭照着獄丁就是一下，獄丁哎喲一聲，倒在地上，他這一嚷，獄門口屋中的三個獄丁滿喊出來了，兩個拿鈎連槍一個拿鐵尺，程繼志一想，要是一動手，自己可不行了，腿上帶着錄，獄丁雖是無用之輩，腿底下比自己靈便，想到這裏，抬頭往監房上一看，也就是一丈多高，遂一轉身，臉衝着東邊監房，被打倒在地，那個獄丁爬起往外跑，拿傢伙這三個獄丁往裏跑，看看來到程繼志面前，剛一伸鈎連槍，程繼志一矮身，提丹田之氣，一長身，施展一鶴冲天的輕功，嗖的飛上監房，獄丁們一看傻了，帶着錄能上房，別說沒看見過，也沒聽說過，獄丁們乾着急上不去，就有機靈的說：「咱們趕緊報告大班上，大清白天走到那也有影子，跑不了。」程繼志在房上大喝一聲：「狗頭們站住，太爺要想逃走遠不來了，只問你們這般狗頭，還敢欺負太爺不敢？」獄丁剛要答話，外面有人叫門，那挨捧的

獄丁，隔門上小孔一看，正是于得水，一邊開着門就嚷：「于爺，了不得啦！新收監犯要越獄。」說着把門開了，于得水也是一驚，怕沒聽清楚，又問了一句怎麼着？獄丁用手一指道：「你看上了房啦！」于得水一看，程繼志站在屋上，也不走也不下來，遂趕忙跑到裏邊，向上招呼道：「兄弟你想怎麼着？夠瞧的了，你下來有怎麼事滿朝着我說。」程繼志本沒打算跑，見于得水一招呼，遂答道：「謝四那小子人面獸心，兄弟是被他逼的，四爺你來了，兄弟還是照樣打官司。」說罷湧身一縱，輕飄飄落在平地，于得水見程繼志有這麼好的輕功，心裏越發提心吊胆，遂手拉着程繼志的手說道：「兄弟咱屋裏坐。」應着官人不準進監房，這是歷來的規矩，再說各人也有忌諱，遂奔了靠獄門旁的屋來。進了這屋，程繼志一看，正是方才管獄員記錄收押的所狂，于得水讓程繼志坐下，遂說道：「兄弟你怎麼這麼胡來，你總然能走了，還有你們老太太和姑娘，就不用打算出去啦。再說還未必走的開，就讓真個走脫了，永遠是黑人一個，甚麼時候也不能露頭啦！再說你這官司也未落實，還有個掙爲頭啦，這個情形倘或教縣太爺知道了，你再怎麼說是好人也不行啦！再說這付銬子在私下不算甚麼，要是一動字眼你犯着律條啦。」程繼志道：「于四爺我攔你清談，讓你那麼一說，祇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兄弟就是不服氣這個，兄弟明知是火坑，拚命的趕到往裏跳，是目無國法嗎？謝四這個小子要用私利敲詐，兄弟也就

不管甚麼叫王法啦！我先教他替我打這場官司吧。」于得水道：「兄弟千萬別存這種心，吃虧的常在，咱這是抱着官司打，早將官司澄清了是真的。兄弟你是保鏢的後代，並且還立着鏢局子，要落個越獄脫逃的名聲，也不好聽啊！我反正教兄弟你在這裏氣順，看這意思你跟謝四許動了手啦，我將謝四找來，關着我的面子，跟他將這個碴揭過去就完啦，准教他往後好好照管兄弟你。」程繼志道：「我倒無需乎了，諒他也曉得我姓程的厲害了；」于得水向一個獄丁道：「勞駕，把謝四爺張五爺請過來吧！」那獄丁說：「恐怕已經打的動不了啦！」于得水一聽，站起來向程繼志道：「兄弟你坐着，我去看看去。」隨即出來，一問門外站着的獄丁道：「謝四爺在那啦？」獄丁道：「架到他自己屋裏去啦；傷勢不輕。」于得水點點頭，遂奔了後邊謝四屋來，進屋一看，謝四在迎面炕上躺着啦。見于得水進來，欠身坐起，氣急壞的說道：「完啦，咱們哥們算栽到家了。」于得水道：「謝四爺別生氣，我把這個話一說開了，你就明白啦。這小子（指程繼志）真正不摻假的亡命徒，要不是他媽媽和他妹子全進來，他還不來投案啦。他不是這麼橫嗎，反正讓他逃不出咱手去，出西門算准啦！暫時咱先敷衍他一時。這小子家裏挺趁錢，咱們多少先弄他幾個，可別動硬的，順着辦。今天一露白，現的就是好幾百，實在是怨我晚來一步。四哥你也性急點。」謝四道：「不對，他就是金山擺那，這氣怎麼喘啊！我回頭給他報告，就是濟羅跑

了，我替他打，我這裏也呆膩啦。」于得水道：「四哥，你別想不開，我有法子擺治他，怎麼也得先把他穩住了。」說到這，從腰中拿出三十兩銀票來向謝四道：「你看這是錢向他家裏人敲來的，這種錢不吃有罪，四哥，你看着分分吧！」跟着連捧帶勸，把謝四勸好了。（說到這，著者要補敘一下，這謝四從他自己口中，說出他也是囚犯，怎麼會連管他的獄丁，全教他管着，未免不近情理。這種事若是教熟悉專制時代監獄情形的看着，就不以為異了。舊時監獄中，捕頭之無法無天，前文已論及，不過像甚麼典獄吏，管獄員一類的，他們不能永久的世襲罔替，隨着縣官一換就是一堂，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這種永遠監獄的囚犯，可是沒個開除被革，對於獄中的積弊，防範囚徒的法子，滿養一本賬似的。所以典獄吏一半怕他們，一半用他們，怕他們是這種永遠監獄的囚犯，視死如歸。用他們是，管束囚犯出不了差錯，因此把這種囚犯養成了驕狂凶狠，對安善的囚犯，任情敲詐，典獄吏毫不禁止，反有跟牢頭捕頭狼狽為奸的，此風直至民十五以後，剔除淨盡。）且說于得水把謝四勸好了，教謝四跟着到前邊和程繼志換個話，算是息和。謝四道：「我混身是傷，不能出去啦！你把他弄到這裏來吧。」于得水又到了第二監，看了看張五身上臉上，也是好幾處傷。于得水也竭力安慰了一番，這才把程繼志陪到謝四屋裏，彼此也沒有甚麼話可說，于得水當着謝四向程繼志道：「兄弟，叫字號可就是一回，上手（鈎子）既然自

已下了，也不便給你帶了。可是這麼着，要是收封點名，可得給朋友轉轉面子帶一會，臨時可別彆扭。」程繼志道：「那是國家王法，豈敢抗嗎？這麼辦我領情。」于得水道：「謝四爺，我們這位兄弟撥在那監？」謝四道：「你受累陪到十六監吧！短甚麼東西這屋拿來。」于得水這才將程繼志領到十六監，程繼志一看，是一個極小的屋子，迎面上一個小土炕，炕裏邊後牆上一個小窗戶，可是外邊鐵條排作窗櫺，裏邊木框子糊紙滿破得淨是窟窿，地上任甚麼沒有，牆上掛着一盞菜油瓦燈，壁上被燈的油煙子薰得滿成了一片黑黧。門角裏有一隻小木桶，腥臭撲鼻，程繼志見土炕上只有一層稻草，還遮不過炕上的濕土來。窗戶幫上及炕頭炕梢的牆上，差不多拿臭蟲血全塗遍了。臭蟲血抹得真是有手藝，形如筆頭，千萬個血跡全是一式，就如同寫字出於一人的手筆似的。程繼志進了監房，倒有點爲難的意思道：「因爲連坐的地方全沒有。」于得水似乎看出來，遂說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用爲難，我找謝四爺借床褥子先鋪上，要不我勸兄弟你別那麼鬧呢，就因爲兄弟你到這人地生疎，短把住了，這裏頭有錢你不是買不來嗎。」程繼志出着他說，也不答言，于得水遂到了謝四那兒，借了褥子被給送來，在監門外遞給程繼志，程繼志把被褥接過去，手裏拿着一張銀票，向于得水道：「四爺，這是二兩銀子。」于得水沒等程繼志說下一句，趕緊說道：「兄弟咱不過這個，我有花的。」程繼志道：「不是給你，也不是送給慈叢的。」

四爺，我煩你點事。」于得水兒自己話說緊了，弄了個大紅臉，遂把銀票接過去道：「有甚事自等說？」程繼志道：「就是買兩牀被褥，別的不用，我因為我們孫頭來着不方便，他還得辦別的事去，所以煩你多辛苦吧！」于得水道：「不算回事，趕緊趕晚給你送進來，可是兄弟你真可以，說你打過官司吧，又不大甚麼懂行，說你沒打過官司吧，你又像打官司的油子，就憑你帶着錢，楞沒給你洗出來，真得服氣你。」程繼志道：「我帶着幾個錢，爲的是趕到節骨眼不受制，也不想作甚麼犯規矩的事，所以心裏不虛，搜查時沒有慌張的形跡，他們更不注意了。」于得水道：「你算琢磨對啦，這是一點不假；我得回去了，兄弟你可得說那是那。」程繼志道：「大丈夫說話如自染皂，豈能反復無常。」于得水向門旁的獄丁遞了個眼色，獄丁把監門鐵穿條剗好，把鎖頭插上，于得水隔着門上方孔，向程繼志又說了句：「用甚麼招呼一聲，他們關着我的面子必不含糊。」程繼志道：「你請吧！」于得水轉頭又向獄丁道：「程爺用甚麼關照點，他也是外面朋友，吃過見過，還會難爲你們哥幾個嗎？」獄丁道：「四爺不用託付，別說還有四爺的面子，就是沒有四爺的話，也不能含糊。」這兩個一打一托，有心教程繼志聽，程繼志焉有個不懂呢？心裏想：你們編筐籠騙我的錢，倒不要緊，只要教爺們痛快就行。于得水說完話，這才回轉班房，所以見了孫守中才連出氣帶表功，把獄內事說了一遍，不過于得水所學說的就有不按着實事，

頗有偏着牢頭謝四的地方。孫守中聽了，也深怪少主人太以胡鬧。只好在于得水面前說了無數的知情的話。于得水又落錢又落人，這時才志得意滿，他可不知道汪雄還瞥着他哩。

孫守中約于得水出去吃飯，于得水推托有事，孫守中出了縣衙門，一直的回店，來到公茂棧，店夥看見孫守中回來，遂說道：「孫爺才回來，我們掌櫃的直念叨你，也是惦着你的事。」孫守中答道：「整忙合了一天。」火蠅子張五一推賬房門招呼道：「孫爺回來啦，先這屋坐，教他開門點燈去。」孫守中途進了賬房，管賬的蔣先生也站起來讓坐，孫守中道：「咱們別客氣，越隨便越好。」彼此落坐，火蠅子張五問道：「事情怎麼樣？」孫守中啞了一聲，把縣衙門裏事說了一遍，張五一拍大腿，很着急的說：「你們這位少主人怎麼也不該這樣冒失投案啊！滿糟，那有這麼冤屈活拿自己填餚，我可不是給兄弟你添堵，這一下子先不易出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五爺，你說的一點不假，真正不好辦。」火蠅子張五道：「這件事非得把真正的正點拿住，不易洗出來，可是兄弟你暗含着問你們少主人，他倒是往那去啦？兄弟你實說，咱們還能有個走言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問過了，他的確確是上瀋陽了，這個事別說是五爺你疑心，就是兄弟我，也不敢說定了怎麼樣，好在我們鏢局子必來人。那時就知道了。」孫守中說完了火蠅子張五的話，心中暗想：「少主人被這種不白之冤，自己是看着他長起來的，知道他的心地品格，決定他不能作這種傷天害

理辱沒家聲的事，可是旁人就許疑惑或許是他，血氣方剛，意志不堅，見色起淫心，任意胡爲。就以火蝎子張五而論，就是一個榜樣。」不覺暗暗嘆息。火蝎子張五見孫守中沉吟不語，遂說道：「兄弟你淨膩回子怎麼樣，還是得想法子盡着力的辦，明天找人寫張稟帖，訴冤冤枉，求汪頭找幾個當眼綫的，四下踫探賊人下落，這種賊人踫探着，還不好下手；就瞧在各處所作的案，定是江洋大盜一流，像縣衙門那堆屎泥的捕快，只能欺侮老百姓，辦個打悶棍的路劫，端雞籠的小偷，要指着他們辦這種案子，簡直是餡餅抹油，（白搭）也就是汪頭一個人還有兩下子，可是他私下跟我也說過，連他算上也是不行，兄弟你不是說你們鏢局子不久來人嗎？保鏢的倒有其格的本是，請他們幫着汪頭辦，還許有幾分把握。再說不是那兩位姓傅的姓雍的也是你們少主人師兄弟嗎？手底下一定明白，一齊請他們幫忙，這麼還許有些希望。要靜等着官面上緝捕正兇，那簡直的別指着，縣官好容易抓住了着落，他管甚麼缺德不缺德，只要把他的頂子保住，他還管你屈不屈呢！」孫守中忙答道：「五爺你這法子實在好，就這麼辦，我們主家太太沒白做好事，臨到這步難上，走頭無路，遇上五爺你這麼肝胆照人，拔刀相助，倘能破你這法子辦出眉目來，真是恩同再造了。」火蝎子張五聽孫守中說出這知恩感德的話來，遂說道：「兄弟你千萬別這麼說，我可担不了，兄弟你也是外面的朋友，我和你不能動虛虛假假，明面全稱呼哥哥張五

爺，背地裏可給哥哥上邊多添個字，下邊去一個，兄弟你新來乍到的，還不知吧？城裏關外全叫我火蝎子張五。」孫守中心說：「早知道啦！」張五接着說：「誰要一聽這個外號，准疑惑張五這小子是塊熱鐵，沾上誰就得燙誰，其實張五這火蝎子比熱鐵厲害的多，可是專揀不夠人格，一臉天官賜福，一肚子狗雜碎的下手，真要是好朋友，別說教我燙，敬還敬不過來啦。你們這場事要真是受了氣，想找誰的場，張五准能腦袋掖在褲帶上，賣命賣頭一個的，要是淨耍空嘴，是大夥的孫子。無奈這種事插不進手去，有心無力，顯着不給朋友出力似的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五爺你說那裏話來，這足領情了。往後用你的地方多啦，五爺你就交兄弟這個朋友吧！」

張五道：「兄弟有甚麼事就言語吧，哥哥是有多大力量使喚多大力量，決不能留後手，兄弟你大約還沒吃飯啦吧？先隨便歇歇，一天也夠累啦！飯後咱再談。」孫守中站起來說道：「飯後再談吧！」遂回到自己屋中，店夥已給泡了一壺茶放着，孫守中連急帶累，倒不覺甚麼餓了，可是店夥已經把飯給開上來，孫守中胡亂吃了些，店夥收拾了碗盞，見孫守中倒在炕上歇着，遂向孫守中說道：「孫爺回來了，雍傳二位客人天夕回來，就問你回來沒有？方才已知道你回來，我問雍傳二位有要緊事沒有？二位客人說等你吃過飯讓你歇一會再談。你是往他那屋去，還是請二位過來？」孫守中道：「等一等我到那屋去吧。你」

忙不忙？我煩點事。」店夥道：「孫爺你有事自管吩咐，怎麼還說煩，這時沒甚麼事啦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時買兩套舖蓋還來的及嗎？」店夥道：「行，估衣街上的買賣上門晚，又不是挑揀衣裳，這時跟着去准能買來，你嫌小店的舖蓋髒嗎？」孫守中搖頭道：「不，是給我們主人買。」說着拿出五兩銀子，交給店夥道：「你給買兩套舖蓋，順便到縣衙門班房找于四爺，交給他就行啦！他要沒在那，別位也行，就提我教送去的。」店夥接銀子自去照辦。

孫守中等店夥走了，又喝了碗茶，遂出了自己屋子，奔對面南屋，到門口先咳嗽了一聲，隔着門問道：「二位沒出去嗎？」屋內雍和傅源正在說話，聽見有人招呼，雍和一聲答應着，一壁推開門，見是孫守中，急往裏相讓，到屋中落坐後，彼此說了兩句浮場話，孫守中這才把程繼志已自行投案的情形，告訴了二人，那傅源猛的把桌子一拍，把一碗茶滿灑在桌上，嘴裏噉了聲糟了，忙不疊的把碗扶起，雍和拿了條手巾，擦着桌子的茶水說道：「師弟你着這麼大急有什麼用，咱反正得想法子。」傅源又唉了一聲道：「咱這個師弟，怎麼這樣糊塗，怎麼也不該這樣冒然投案，遇見這種賊官，全不講追情問理，只顧保他自己前程，師弟再想出來勢必登天。我看咱也不必費事了，訪察賊人也不是易事，索性把師弟母子三人救出來，或奔關外，或回南方，倒省許多麻煩。」雍和正色說道：「師弟

你是吃醉了，這幸虧沒有外人，若被官家聽了去，未救成人，先害了自己！把程師弟的官司也扣實了，程師弟功夫比你勝強百倍，尚且不敢任意妄爲，我們豈可做干犯法紀的事呢！」傅源道：「帥哥說的固然對，祇是我程師弟性命，豈不斷送在賊官之手。」雍和道：「事情雖覺棘手，尙沒到了危險地步，你我盡力辦就是了。」隨又向孫守中說道：「孫頭你想怎麼辦呢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我更是沒有一點法子，總是求二位竭力的訪察賊人下落要緊，明天打算先遞一個訴呈，再託人探聽探聽縣官的心意，或者縣官有一半活動的意思，就好辦了。」雍和道：「如有容緩的地步，我們弟兄再竭力訪查賊人蹤跡。倘程師弟命不該絕，或許脫過這場大難，也未可知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一兩天必還過堂，看過堂的情形，也就知道縣官的意思了。據我看官司這方面，沒有甚麼希望，因爲所有於我們有利益的地方，滿不往上問，是我們漏空的地方，絲毫不讓步，就像汪捕頭說的，我們未來以前，水雲菴出的命案，凶手就是一個江洋大盜，因妬奸殺死本地富商，王祖武之子王蘭心，那菴中尼姑，尙在縣衙中被押，縣官亦疑係與本案出自一人，可是我們少主人過堂，縣官並不提水雲菴尼姑到堂質對，臆測不透他是何居心。」三人談了會子，也是想不出特別的法子來，孫守中一天勞乏，回屋早早安歇，次日一早，汪雄就來了。告訴孫守中還得往縣衙門去一趟，看看過堂不過；我今天有事未必去了。孫守中道：「你昨天走後又出了事啦！」

汪雄道：「怎麼，又出何事？」孫守中道：「這事全怨于四太不相屑，他不是跟咱說送我們少主人入獄時，已經給墊了話啦嗎，敢情是大煽場，把錢打過去這才辦真事，他去了那，已經鬧翻了天啦！」孫守中把于得水所說，程繼志大鬧監牢的事，學說了一遍。

汪雄一聽，把大拇指一挑道：「對，這才痛快啦！也教小子們嘗嘗利害，往後少那麼害人，大獄裏的謝四，女監的黑心狼，這兩個狗男女，手黑心毒算到了家了，連外邊全知道有這麼兩個人。不是你們少主人這麼治他，還真沒有敢碰他的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雖是那慶說，我們少主人也不應當這麼胡來。」汪雄道：「你這話真正的是外行，處在這種地步，你要是老實了，他們不說你是守法，准拿你當秧子。你要是有骨頭硬碰，他倒敬你是好漢子，這種地方，明着是改過遷善的地方，其實好人呆長了也學壞了。」孫守中聽汪雄雖說的是氣忿話，也覺着有理。遂說道：「但盼一個人，一世別犯官司就是福分。」孫守中又竭力託咐汪雄，還是上緊踪訪賊人蹤跡，汪雄道：「孫老弟還不用你託付，我萬不會歇心的。只是我辦了幾十年的案，也沒見過這麼費手的。」孫守中又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令親那裏有回信沒有？」汪雄道：「還沒聽見回信，昨天說的買禮物的話，現在作為罷論，舍親那個人辦事顛預，我看他有點想偏了心啦！我向來不肯管理他的，實因為你們這事別無門路。」孫守中忙答道：「你也別太滯了，聽他個起落再說，真要拿咱當口食呢。咱一樣

的看事作事，不能辦的不教他辦，也別得罪他。我們又不是守家在地，極容易推託。」汪雄道：「一晚半天我往他家裏找他去，問問他。」汪雄見天已過午時，站起要走，孫守中諄諄相留一塊午飯，汪雄也不推辭，孫守中又打發店夥，到南屋請傅雍二位到這屋談談。店夥道：「那二位早走了。」孫守中遂與汪雄一同用過午飯，汪雄道：「孫老弟，你到縣衙看一看，過堂不過，我還有別的事，我先走一步，晚上我必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心裏也是馬不停蹄的，儘在店裏也是坐不住，咱們一塊走吧。」汪雄點頭；二人遂同出了公茂客棧，進了南門，汪雄逕奔府衙門去辦事，孫守中遂由南門東馬道，奔縣衙門，進了儀門，見縣官已陞座大堂審案。

孫守中急忙閃在旁邊一細看，見堂上沒有少主人主母等，這才把心放下，急從大堂穿過去，進了班房小院，楞張正在院中站着，孫守中招呼了聲張爺，今天不該班吧？楞張點頭答道：「孫爺從那來，屋裏坐。」二人來到屋中，孫守中見屋中一個人沒有，落坐後，楞張向孫守中道：「孫爺，我得着點消息，可是我告訴你，你可存在心裏，竭力的想法子辦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張爺是什麼事？」楞張道：「你們主家太太一時半時怕出不來，有壞人在縣太爺前給你們墊磚啦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張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們在此地，一個人不認識，那來的仇人呢？」楞張道：「辦這種事的，還出的了我們本堆嗎，沒有外賣。」孫

守中一想，用手比畫着道：「是他吧？」楞張點頭笑道：「八成是他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敢情他這麼鼠肚雞腸，就論昨天雖然是口角了幾句，可是誰也沒有把誰的孩子扔在井裏，是有殺父之仇，奪妻之恨也可以。就是那麼一點小過節，你就下這種毒手。」楞張道：「要是真爲昨天那個過節，還在情理，他在一見你們少主人到案，他就在縣太爺前把磚墊上了，這小子就是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毛病，其實他也得不着甚麼好處？他也沒巴結出甚麼好來，縣太爺要是給他兩句好話，立刻連他爹全不認的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們與他有何冤何仇，下這種毒手？」楞張道：「現在也不必和他嘔這種窮氣，惦着他的有的是，早晚他碰一個大釘子。」孫守中問道：「我們這案今天過不過？」楞張道：「今天大約不過，今天就是兩堂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那麼咱們明天見，那時要是過堂，我們有個來到來不到的，張爺你打發人給送個信。」楞張道：「好吧！不算回事，要有信過堂，早開下來，等不到提堂，就給孫爺你把信送到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也不客氣，咱們心照吧。」孫守中告辭出來，心中無聊，雖是來到這種繁盛的天津，也無心去到各處散遊，出了縣衙，順着城根下，往西走了不遠，這趟道南面是城牆，北面是一排的民房，孫守中低頭往前走，心中只盤算于得水簡直跟姓程的是冤家，只顧他巴差結事，程氏一家子的命就許送在他手中，只顧心中想事，「嘆」的一下，和人撞個滿懷。孫守中腿上有殘病，往後一栽，竟坐在地上。急抬

頭一看，撞自己那人也後退了兩步，那人嗓音又尖又窄，囁着道：「怎麼走道也不帶着眼睛，這要是孩子，全許教你撞掉了。」孫守中一邊往起爬，一邊細看那人，把自己嚇了一跳，若不是大青白天，真疑惑是活見鬼，這人身高足有六尺外，瘦若一束乾柴，臉是又窄又長，色如白紙，兩道鬪雞眉，一雙吊客眼，尖鼻子薄片嘴，就差着沒穿孝袍子，沒拿哭喪棒，若在夜晚，准得說是碰見吊死鬼了。孫守中站了起來，氣恨恨說道：「怎麼饒撞了人還不說人話，我的眼沒帶出去，你瞎嗎？」那像吊死鬼的嚷道：「好哇，你不說理，我要不把你交個地方，你也不知道爺們的厲害。」孫守中大怒，厲聲叱道：「有勢力自管使，別說還沒碰掉你一根毛，就是把你腦袋撞掉了也不過賠一個。」那像吊死鬼的，尖銳的嗓子，「咦」的一聲，跟着一陣狂笑，這笑聲格外難聽，笑聲住了把袖子一挽，向孫守中道：「癩大子，咱別指着嘴對數，太爺要不敢揍你，你就招呼我小癩子。」孫守中那是甚麼怕事的，大喝一聲：「吊死鬼，誰要含糊誰就改姓。」那像吊死鬼的往前一湊，左拳一幌，右拳就是「黑虎掏心」，孫守中手底下也是很俐落，不過被癩腿所累。這時見拳鋒已到，忙把右腳往後一撤，一斜身，把拳鋒讓過，撲的一把，把吊死鬼的腕子抓住，順勢往外一帶，應當底下用左腿一攔，吊死鬼准得躺下。孫守中這時可就吃了癩腿的虧了，左腿就沒跟上勁，淨指着將腕子的力量，立時把這種巧力散了。吊死鬼嘴也不閉着，被孫守中一鬆

腕子，他就嚷：「癩小子有兩下子，撒手。」吊死鬼一個身子滿歡在孫守中懷中，這種地步就分手快手慢，吊死鬼一灣左膊，用胳膊肘點孫守中胸膛。孫守中那能不撒手，急往後一撤步。吊死鬼一伏身，一個掃堂腿，嘴裏還帶招呼着，說了聲：「勸下！」孫守中竟未躲開，「撲通」一聲，跌在地上。這吊死鬼哈哈一笑道：「就憑你這兩下子也敢動手，說是揍你還是得揍你。」趕奔過來舉拳就要打，猛聽得有人喝了一聲：「住手。」吊死鬼這一聲手，孫守中站了起來，吊死鬼一看來人，不是什麼官面，立時氣又粗啦！厲聲喝道：「你是趕那輛車的，管爺們閑事。」孫守中一看來人正是趙忠，孫守中暗叫慚愧，可是趙忠再晚來一步，自己非吃吊死鬼的眼前虧不可，看熱鬧的已圍了一個大圈子。孫守中故作和趙忠不認識，這趙忠走到那吊死鬼面前，沈着臉問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在縣太爺眼皮底下就敢鬧毆生事，你姓麼，是那裏人，因為甚麼打人？說痛快話，別等老爺費事。」那吊死鬼一聽來人說話的情形，知道一定是衙門裏人了，立刻不像方才那種情形，滿臉陪着笑道：「癩子閉着眼走路，饒撞了人還不講理，動手打人還不要緊，他還罵我是他大舅子，他欺侮我們外鄉人新來乍到。」趙忠道：「我明明看見你把他打勸下，還說他打你，你這東西定不是好人！你姓甚麼，來到天津作甚麼事，現住在那裏？」吊死鬼答道：「老爺你可冤枉好人，吾姓楊，叫楊奮，關外的老家，常在關裏做買賣，來到天津衙門，辦點古玩玉

器，珍珠瑪瑙，往口外賣去。現在就住在北門外，老爺你得重辦癩子，要不然往後鄉下人沒有敢上天津衛的啦。」趙忠上下打量了幾眼，冷然說道：「就瞧你這種長像，就不是好人，走！你們兩人到衙門去說吧！」這形如吊死鬼的把眼一翻道：「我沒有那麼大的工夫。」趙忠大怒，照着這形如吊死鬼的臉上就是一巴掌，這自稱叫楊書的，把腦袋一恍，趙忠這一下打空，伸手又一抓，這形如吊死鬼一閃身，把趙忠的脈門打了一下，只見他一伏身，嗖的蹶上北面的民房。看熱鬧的轟的齊嚷：「敢情是飛賊。」那吊死鬼站在房上，向趙忠道：「小子你不用倚官仗勢，有本事上來跟太爺比畫比畫。」趙忠乾着急上不去。那吊死鬼狂笑了一聲道：「小子，你想現搬梯子太爺不伺候，跟你師媽再練幾年功夫再當馬快吧！小子你要有氣性快死，太爺還許給你買二百錢燒紙啦。太爺走啦，再見啊！」說罷往北一縱，蹤影皆無。

第四章 鏢師齊仗義冒風霜千里赴援

趙忠被這吊死鬼連譏誚帶罵，只氣得肚子幾乎放了炮，孫守中趕忙過來說道：「趙頭咱走吧。」趙忠道：「可惜咱沒練過輕功，當面把機會錯過，這賊人定與你們那案有關，你請吧！我回衙門，跟他們計議計議，雖是現時把他跑了，可是已跟他對了盤，就手下

辦了。孫守中點頭道：「那麼你請吧！咱們明天見。」趙忠自衙門，孫守中彈去了身上灰塵，逕回店中，一連兩天未過堂，到了第三天，一早晨，衙門裏衆人送信，說是趙頭打發來的。孫守中把來人叫進來，來者乃是班裏夥計，見了孫守中說道：「今天過堂，點單從昨天就開下來，趙頭怕你不去，故此打發小的來送信，請你務必去才好。」孫守中賞了夥計一吊錢，把夥計打發走了，吩咐店夥趕緊開上飯來，胡亂吃了些，逕出離店中，看天色尚早，遂奔東門內費宮人故里去找尋汪雄，汪雄正在家中，一見孫守中來了，迎接過去，孫守中道：「你有工夫嗎？要沒有甚麼事，請你辛苦一趟，咱一塊到衙門去，今天過堂，倘有甚麼事，你的人傑地靈，辦着還順手。」汪雄道：「好吧！我沒甚麼事，咱一塊走。」隨換了衣服一同上來，一行走着，孫守中問道：「令親王小丹有甚麼信嗎？」汪雄聽孫守中一問，咳了一聲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是一點不假。韓養齋素日是一派的仁義道德，敢情一辦上真事，張開大嘴頂誰全惡，前天晚上，我就找着王小丹，他說已經跟韓師爺說過了，不過韓師爺的意思，以這樁案子不比平常，從一收案，韓師爺就知姓程的負屈含冤，在程繼志到案，挺撞了縣太爺，縣太爺要用跪火龍取供時，若非韓師爺從中給設法緩了勁，恐怕那一堂，就得把十二條命案扣實了，這時要想辦非五千銀子不可，可是只能保現時停審不問，容開時候，好捕捉正凶，要想當時完

案可辦不到，我一聽這話，明擺着拿姓程的當秧子，我當時告訴舍親請韓師爺不必費心，姓程的家裏，沒開鑄錢爐，我們那位舍親，還是老大的不痛快，本來煮熟了的鴨子，楞飛了，那會好受，我們另想別的法子吧！」孫守中暗暗着急，這一來滿槽，韓養齋既已說出口來，明明的拿這案當口食，這一硬攔下，他必要弄手眼，汪雄這麼些年的老衙門差事，會連這個不懂，真是被我們倒霉字催趕的，看起來好人別教他辦壞事，他是完全一片血心，那知道這場官司倒被他的一片好心給毀了！孫守中心裏雖是着急，可是面上不敢帶出一點，恐怕汪雄寒心，孫守中又問道：「汪大哥，你知道那天我遇見飛賊了嗎？」汪雄道：「豈止知道還有點可喜的消息，你不提我倒忘了，那天晚間我到衙門去，就聽趙頭說啦，趙頭見解跟我一樣，要能拿着這個飛賊，就讓採花殺命的案子，不是他作的，可是也能在他身上追究出正犯來。這飛賊相貌各別，極容易訪查，所以我派了幾個當眼綫的，各處訪查這飛賊蹤跡，那知這賊人胆子真夠瞧的，居然沒離開天津，昨天眼綫在城北把他緝上了，眼綫打算緝到他「窩」裏去，若有餘黨，釘好了再多去人，抄他的窩子，那知這賊人甚是狡猾，眼綫跟蹤沒有半里路，已被他察覺，竟走入一家澡塘子裏越牆逃走，吾想雖然沒把他拾來，也沒摸着他的底，雖覺可惜，不過可喜的是賊人沒把官家放在眼內，不離天津這就行啦，早晚教他逃不出手去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汪大哥，咱們是自己人，你也是爲我

們的事，諒不至怪罪兄弟，這次賊人逃走，還是萬幸，這賊人手底下可夠膽的，高來高去的功夫還是真快，眼綫墜下去，要是走到僻靜的地方，就許教他害了。總還得諄諄囑咐眼綫們，那時再遇上賊人，一個人可別伸手拾他。」汪雄道：「這倒是實情。」汪雄忽的又想起一事，笑向孫守中道：「孫老弟，你聽見說鼓樓鬧仙噫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倒沒聽人說。」汪雄道：「甚麼新鮮事全有，鼓樓上鐘樓有大鐘，每日有司鐘者上去，用木槌敲一百單八下，這是天津衛的古蹟，並且還算甚麼津門八景之一，我也沒念過多少書，那懂得這些個，我們近鄰吳老先生，給我講的很有意思，並且上邊有付對聯，把天津的七十二沽，跟這每天一百單八下的鐘聲，滿嵌在對子文內，那真是大才學人的手筆，我就聽吳老先生一說也記不住，（著者按鼓樓上之對聯爲：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，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杵早晚鐘聲。）那司鐘的原在二層上住着，由前天晚上忽然聞聽見上邊有人走動，趕忙他上去一看，任甚麼沒有，頂下來，上邊依然又有響聲，司鐘的膽子挺大，索性上了樓鐘不下來，那知睡到半夜，一睜眼，自己又躺在鼓樓底下，雖是醒了可動不了啦，混身麻木，就像受了慢急似的，直到五更時，打更的來了，看見他躺在鼓樓底下，這才把他搭到更房去灌了些薑水，到天亮後才好了。問他怎麼回事，他把鐘樓上有人聲，自己上去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所以就在上邊睡着了，也不知怎麼會到了鼓樓底下。打更

的一聽，說這還有別的呢，一定是你沖撞大仙爺，這是你心眼好，要不然早把你撞死了。這個信一傳出來，立刻全城全哄嚷動啦，昨天晚上，附近的人家，有看見的說是一個白鬍子老頭，白鬍子足有一尺多長，全認定了是狐仙爺，現在白天也沒有人敢上去了。據我看他們是混造謠言，怕是甚麼綠林人在此潛蹤隱跡，也未可知，我一半天非親自去看，倒是怎麼回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種事不可大意，看鐘樓的不就是榜樣嗎？若說不是鬧鬼，只好一個活人，怎麼會飛到下邊，自己一點不知道。」汪雄道：「我倒不是一定不信，不過像這些傷天害理的人們，一點報應沒有，還敬甚麼神佛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種年月，別找那種真理，只可裝聾裝瞎，要處處找真理，簡直就得一天別活着。」汪雄道：「我這種脾氣，自己也知道不好，無奈怎麼也是改變不了，我把你們這案弄完了，我是趕緊回我的滄州老家，別在這裏嘔了，可是凡事不由人算，再說你們事完了，我跟臭子那小子還得比畫比畫，就許這把老骨頭扔在這。」孫守中知道汪雄一條道跑到黑的手，索性也不勸了，這就往縣衙門去，若盡力讓他提于得水，回頭見了面，兩人一言不和，再鬧起事來，那更糟嗎？遂拿話攔着道：「汪大哥，咱們可以找個人寫張訴呈，遞上訴訴冤枉不好嗎？」汪雄道：「那好辦，這時咱先到衙門，過完了堂再看今天怎麼意思，一塊寫詳細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好吧！就這麼辦。」兩人說着，已到了縣衙，進了班房，見衆人全在屋中一位

不短，大家齊聲讓坐，汪雄孫守中向大家點頭道：「不客氣！」汪雄坐下問道：「衆位怎麼今天這麼齊集，有什麼事嗎？」趙忠道：「這位縣太爺也不知犯了那股子病啦！從昨晚上下了個手諭，俟後堂審，叫快班上不論值日與不值日，全要站堂，如有藉辭不到者重責不貸，他只顧寫的痛快，也不想旁邊獄裏在押的還有七八個，全交給誰，可是這櫃裏沒有重大案情，要是跑了管保立刻就炸啦。」于得水答道：「咱們是磨房馱聽喝，跑了有咱的麼。」孫守中問道：「今天過我們這堂，可不知是提全案是單提正點？」趙忠道：「點單上是開着程繼志，水雲菴尼姑，臨時也許傳別人。」少時傳下話來升堂，趙忠等全班齊上，孫守中汪雄兩人站在角門聽着，少時見差人由獄裏把程繼志提出來，孫守中見只這幾天的工夫，臉上非常的難看，顏色是發青，孫守中這份難過就別提了。在這角門站着，看不見堂上，呆了不大工夫，見又有差人在堂上喊：「帶水雲菴尼姑妙蓮，妙靜，妙華。」取情三個尼姑早提來了，全在對面夾道裏等着啦。汪雄指給孫守中道：「第二個就是禍頭妙蓮，頭一個是主持妙靜，後邊那個叫妙華，還有一個叫妙空的，在逃，那妙空長的更加妖豔，像佛門弟子，一派的凡心，不正大光明蓄髮嫁人，像這幾個淫尼，把佛門清靜之地全糟踏苦了，越修孽越重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本來一青春女子，硬要斷絕情緣，就是反常的事，這一來倒好，省得弄個木魚當幌子。」兩人低聲說着，忽聽得一片哀號的聲音，正是

那尼姑挨手簡子，孫守中聽着提心吊胆，倒不是爲尼姑們担心，恐怕再用刑取程繼志的供。還好，呆了不大的工夫，見三個尼姑，由差人帶下來仍舊收押。不一時，趙忠把程繼志也帶下來，孫守中才放了心，縣官直等把程繼志帶進監獄夾道才退堂。明明是恐怕差役等作弊，其實是多此一舉，衙役三班全退下來，于得水等也回轉班房，孫守中迎着道了辛苦，一同進到屋裏，夥計趕緊挨位的倒茶，孫守中這才問道：「于四爺，今天這堂怎麼意思？」于得水道：「看情形倒有點希望，把你們少主人帶上去，還是一個勁的望他身上扣，你們少主人仍然原供，縣太爺雖是用盡旁敲側擊，威脅利誘的方法誘供，可是你們少主人矢口不移，堂辭倒是很老辣，縣太爺見實在問不下去，這才傳水雲菴姑子上堂對質，見把那妙蓮叫上去，縣太爺向妙蓮說道：『你菴中因姦殺死王蘭心的凶手，業已拿到，你只看清了如若是他，你自管實說，自有國法處置他。至於你們佛地宣淫，有傷風化，本當按律懲處，姑念你等年幼無知，本縣體好生之德，看在佛菩薩面上，開脫你等。那不是跪在那裏嗎，你放胆與他對質。』」于頭說到這裏，向孫守中道：「孫爺你想，今天這堂險不險？那尼姑若是良心往路肢窩一掖，你們少主人就算沒命了！那尼姑還算不錯，看了看你們少主人，向上面回的是：『此人小尼素不相識，人命關天，不敢妄攀好人，小尼不修今生修來世，殺人的兇手的確不是這人。』那知縣太爺把驚堂木一拍，厲聲喝叱，說是，

尼姑妙蓮，戀姦情熱，不肯相認，這才動起刑來，妙蓮尼姑長的那麼嬌嫩，倒很能捱刑，始終還是不認讞，縣太爺無法，這才退堂。這種事也真難，縣太爺也不知怎麼的，認定了姦程的就是正點，誰知道嗎，也許被這一堂解點勁。」

孫守中聽了也是十分氣惱，知道于得水是老奸巨猾，也不說甚麼，孫守中想看望看望程繼志去，跟于得水一說，于得水道：「今天可實在對不過孫爺，別的全行，就是這件事不能辦啦。從昨天傳下來的，不論何人，不准和程繼志接見，孫爺這可不是我誠心跟你繞脖子，他們哥幾個也全知道。」趙忠道：「于頭說的不假，實在是昨天的條子。」孫守中見趙忠也這麼說，諒不是于得水故意刁難，不由唉了一聲道：「看這情形，官司更不易弄好啦。」趙忠說道：「孫爺你不必爲難，咱們全是自己人，你有甚麼話自管告訴我們，全可以把話帶到了，除了孫爺，你不能進去，辦甚麼事還是一樣辦。」孫守中道：「現在也沒要緊事，不論那位得便給帶個話，教他別急躁，明天先遞一張訴狀，告訴他已有辦法，安心等候着，用什麼東西打發人往店裏要去。」于得水搶着答道：「孫爺不就是這點事嗎？你放心吧！必給辦到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多謝四爺。」隨向汪雄道：「你沒甚麼事，咱一塊走吧。」汪雄點頭，兩人辭別衆人出了縣衙門，汪雄道：「咱先找人寫訴呈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請你一塊出來，就爲此事。」汪雄道：「這個寫狀子的手筆很好，此人姓彥名

文博，就住在西箭道後邊，他寫狀子論案情來，少的三兩五兩，多的百八十兩全有，我跟他有個不錯，寫完了你給他留五兩銀子，別提給他，就算給他少爺買糖吃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好吧，就這麼辦。」從西箭道走到盡北頭，汪雄指着東面的大牆，告訴孫守中道：「這牆內靠南這一段，就是女監，往北這一段，就是大獄。」孫守中抬頭看了看，兩丈高的大牆，上邊滿有鐵叉子，心中想，只隔着一道牆，就不能見面，人犯王法身無主，是一點不假。這時走到盡頭，往西一灣，汪雄一指路南的黃大門道：「就是這。」汪雄上前叫門，裏面有人把門開開，孫守中一看是僕人打扮，汪雄向那僕人問道：「你們老爺在家嗎？」那僕人隨答道：「你不是府衙門汪老爺嗎？小人記的你來過。」汪雄道：「不錯，管家的記性真好，我是去年來過。」那僕人隨說道：「你候一候，我給你同一聲。」汪雄道：「勞駕。」那僕人去了不大工夫，出來向汪雄道：「二位裏請吧。」汪孫二人跟着那僕人進了大門，轉進旁邊一道屏門，見是一道跨院，三間倒座，那僕人緊走了兩步，把棉帘打起，汪孫二人進了屋，彥文博已在等候。汪雄抱拳拱手口稱：「彥老先生一向納福，下役少來拜望。」說罷深深一揖，彥文博謙遜道：「不敢當，汪大哥，咱們全是自己人，不過客氣。」汪雄又給孫守中引見了，孫守中見這彥文博不過五十餘歲，相貌雖是清癯，却沒有那寒酸之態，氣魄很能鎮懾人，落坐後，汪雄把來意說明，彥文博手托着一支景泰藍的水烟袋，

吱嘍吱嘍的吸着，容孫守中把前後情形說完，手擎着火紙收略一沉吟，自己點了點頭，從鼻孔中哼了一聲，把水烟袋往桌上一放，把身上落的一點火紙灰揮去，把盞碗裏的茶呷了一口，這才說道：「論起來平反這案倒是不難，爲讓縣官嚴刑迫供，我們還可上告啦，最不好是總督那裏也有案，全在忿怒之下，你舉出甚麼證據全不採納，這就叫先入爲主，現在這訴呈先舉幾種事實證明來駁倒他的成見，第一是：程繼志世居密雲縣連山村，自幼未離里門，在青雲嶺讀書習武八年的工夫，受師傅監視，寸步不離，有鄉鄰可證。第二件是：自去年隨自己鏢局鏢師到瀋陽，可行文該管官廳調查，是否有此事？如程繼志確在奉天鏢局，決不會有分身之術到天津作案。第三件是：淫賊作案留名，實屬胆大惡極，視國法如無物，然必須行蹤詭秘，或巢穴僻處山林，縱示人以名，亦難覓其蹤跡。程繼志家道小康，祖居連山莊，雲中雁之匪號，亦係見義勇爲，捨生取義而得，執密雲縣尺局童子問之，亦知其事。以如此狀況而論，豈肯作背理之行，縱或因年輕意志不堅，爲匪所誘，亦不肯示人以名。則程繼志定係爲仇人故意賈禍，事極顯然。」彥文博說到這裏，向汪孫二人道：「這訴呈這麼寫法可以用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老先生這手筆實在高明，所舉的種種證據足可證明我們是良民。」汪孫道：「請你就這麼寫吧。」彥文博這才站起來，走向書案前，坐在那展開狀紙，也不起草稿，不大的工夫，把狀子寫完，自己又從頭點了一下，見

不錯不落，把筆放下，拿着狀紙向孫守中道：「老弟你拿去吧，理由是充足，只是這賊官未必肯採取，我的事情太忙，也未留底稿，你們自己抄去吧。」孫守中恭恭敬敬接過來，隨作了一揖，誠懇的道謝，早預備好的五兩銀票，掏出來向桌上一放說道：「這一點小意思給少爺們買果子吃吧！實在拿不出來，等敝主人出來再重謝吧！」彥文博正色說道：「孫老弟，請你收起，我不留可不是嫌少，我寫狀子不論案情，我就論他的身份來，論起你這張狀子，少五十兩我不寫，貴主人全家被難，你這麼掏心吐胆的營救，我十二分的敬服，所以你們的官事，我情願幫忙，等着貴主人出來，那不我再跟他算賬呢？人人全說當槍桿的得不了好報，我就不信，我彥文博決遭不了報，我對於安善良民，教他量力視事，遇上了爲富不仁的主，我決不留情，早晚給他們抖露完了算完，所以我這點家當滿是這麼來的，雖然也是坑人害人，可是替上天報應他們啦！有朝我彥文博去見閻羅天子，不只於無過，還得有功呢！」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，孫守中聽着頭皮子發炸，彥文博把五兩銀票拿起遞給孫守中道：「孫老弟，你還是帶起來吧。」孫守中那裏肯接，汪雄過來用手把銀票接過道：「孫老弟不用再客氣，咱們存在心裏吧。」隨說着拿出二兩來，把三兩銀票遞給孫守中，汪雄向彥文博道：「老先生，府上的下人伺候了會子，這二兩銀子賞他買雙鞋穿吧。」彥文博笑着點點頭道：「汪大哥太周到啦。」一扭頭向着門口喊了聲「來呀！」

門外答了聲「噫。」那僕人一掀棉帘進來，垂手侍立，彥文博說道：「二位賞你錢了。」那僕人趕緊打着揖道：「謝汪老爺謝孫老爺。」孫守中也不知怎麼的臉倒一紅，心說又是那門子老爺，我和你是一樣。汪雄孫守中起身告辭。彥文博送到門口，還要往外送，汪雄孫守中回身相攔道：「老先生請留步吧！」彥文博倒也不再客氣，遂說不遠送了。那僕人跟隨送到大門外，汪雄跟那僕人點頭作別，仍奔原路往東走，到了拐角，汪雄站住說道：「孫老弟，你不知道這位彥老先生的脾氣，他那股牛性子，犯了才警撈呢，方才老弟你險些鬧個下不來台，那五兩銀子我若不趕緊接過來，他准給扔在地上。其實他也是好意，可是不管人受的了受不了，因為這種古怪脾氣，親戚朋友全躲着他，他也好，那兒也不去，所以找他也那時全行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種人少有。」汪雄道：「人到底確是好人。」孫守中見汪雄站住不走，遂說道：「你沒甚麼事，一塊店裏坐會再走？」汪雄道：「不！我從這往北不遠就到家啦，晚晌還有人找我，咱明天見吧。」孫守中聽汪雄有事，不便相約，兩人一南一北，汪雄回家不提。

孫守中回到店中天色尚早，火蠟子張五是整天忙，沒在店中，雍和傅源每天一早就走，各處踪探賊人蹤跡，也有天夕回來的時候，也有晚飯後回來時候。孫守中一個人悶悶無聊，閑步到店門首，看看街上來來往往的，站了一會，太陽光已掛到房簷，縷縷不斷。

推車挑担的小販，從城裏作完買賣回來，這南關街上沒有甚麼大商家買賣，店的左右有幾家小飯舖，賣大餅饅饅的攤子小門臉，每天在這時倒趁些生意。孫守中看看那些小販們買餅的買饅饅的，不覺想到看起來人要是生在大邦之地，也是點福分；像這些小販們，雖是披星戴月奔波了一天，可是賺了錢，就可以買些現成大餅饅饅油條狗肉，帶回家去，老婆孩子歡天喜地的大吃一頓，若是偏僻的地方，別說有錢沒處買去，就讓有賣的，一個貧苦的人家不遇上年節，也不肯吃精米白麵，莊家地裏的人，整年吃着粗糧，還念佛呢！

孫守中正發癡想，耳中忽聽得一派的鸞鈴馬蹄的聲音，孫守中一抬頭的工夫，這匹馬走的很快，已從店前擦過去，孫守中心說，這個人真是胡鬧，這種街道楞撒繮繩，碰着人就會讓你走的了嗎？往南又看了看，見那匹馬又翻回來，來到店門口，馬上那人一翻身下馬，招呼聲：「孫爺，你住在這啦？」孫守中直待這人招呼，才看出來，來者正是奉天鏢局子趟子手王三，孫守中喜歡的幾乎哭出來，遂招呼道：「三弟，可把我急死了，周師父來了沒有？你怎麼會找到這裏？」王三見孫守中說話有些顛三倒四，知道是被事情擠的，王三也是多年的人了，心中也覺惘然。遂把馬鞭子交到左手繮繩一塊，伸右手握住孫守中的手道：「得啦，不用着急了，不祇周師父來了，還來了五位鏢師，大家想法子辦吧！」店旁邊有鄰居見這騎馬的穿章打扮岔眼，王三身量又高又大，穿着件灰襪布吊面大毛皮

襖，青洋緞腰帶，掛皮耳子毡帽頭，青絨鑲雲字快靴，在這正月底穿這種大毛皮袍子，顯着有點不三不四。其實關外氣候酷寒，就是二月裏也脫不下去。街坊們往兩人面前一湊，孫守中才想起這裏不是講話的所在，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是怎麼的，如同失魂少魄，也不懂往店裏讓王三了。這時店夥也出來，孫守中向店夥道：「你把牲口牽在槽頭上，這是我的朋友，看望我來，少時還走。」店夥從趙子手王三手中把繮繩接過去，孫守中這才陪着王三，一同進店。到了屋中彼此落坐，孫守中給王三倒了碗茶，遂問道：「全是誰跟周師父來的？」王三道：「跟周師父來了五位，有房遠鵬，趙月輝，牛錦標，陸劍慶，劉雲，還有兩名夥計，今天午時剛過就到啦，在北門外全發店落了店。周師父的意思，剛到這摸不清頭腦，也不知縣裏去得去不得。總得找着孫爺就行啦！只是天津衛這大地方，找一個人可不容易，我想着咱們這又沒有朋友，你一定也是住店。所以我才出來想把東西南三面城的城裏城外，見了店是挨家問。整轉遊到這時才來到南關，恰巧你在門口站着，省了我好些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你門怎麼來這麼快呢？」王三道：「自老謝，老何到了鏢局子，一說家中遺事的情形，周師父恨不得飛到天津，就是乘位鏢師們也全萬分着急，這次全要跟來，周師父向大家說，不論如何鏢局子也得留人，這才帶了五位鏢師來，足見老鏢頭在日待人怎麼樣啦。可是少鏢頭來了沒有？」孫守中唉了一聲道：「早來了，已經投案。」王

三一蹶脚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們晝夜血奔心的緊趕，就怕少鏢頭冒然投案，這一來就費事了！太太小姐怎麼樣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少鏢頭投了案，也沒放。我想周師父可挪這邊來，這裏掌櫃的是新結識的朋友，有個關照。」王三道：「今天已經這時候了，反正那邊也得花一份錢，索性明天挪過來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也好，那麼咱一塊走，我惦着看看周師父去。」王三道：「好吧，咱這就走，也教周師父放心。」孫守中立刻招呼店夥，到旁邊大車廠子套輛車來。店夥答應，不大工夫車，已叫來，店夥把王三的牲口牽到店門外，孫守中上了轎車子，趙子手王三搬鞍登上，車把勢一搖鞭子，車走的是真快，一直進了南門，穿鼓樓出北門，過了北浮橋，趙子手王三牲口在頭裏，在北關街口路西一家店門口下了坐騎。車把勢把牲口也勒住，孫守中一看，粉牆上很大的黑字是「全發老店，安寓客商。」在門框上插着一桿鏢旗，鏢旗的字小，在燈光下看不出來，想着一定是永勝鏢局子的鏢旗。全發店的店夥聽見門外車馬的聲音趕了出來，疑惑是落店的客人啦，忙用兜攬客人的口吻，向前招呼道：「二位爺台裏請吧！把式怎麼還不往店裏趕，房間挑着樣的住，沒有個不合勢。」趙子手王三道：「得啦夥計，你真勢利眼，剛出店門你就不認的人啦，我這是接來的朋友，你把牲口先溜溜再卸鞍子。」店夥這才想起，自己也笑了。把繩繩接過去，答訕着道：「莫怪我總發不了財啦，見了財神爺老是不敢認。」王三那有工作答理

他，跟孫守中一同進了店門。

王三緊跑了兩步，奔了上房，把門拉開，探着身子向屋裏說：「我把孫爺找來啦。」孫守中也緊走了兩步，已到上房門口，聽見屋中碗箸一陣響，孫守中那敢担大家迎接，搶步進屋一看，衆鏢師正吃着飯，全離了座位，孫守中忙向前恭恭敬敬作了一揖道：「衆位師父多辛苦了！」又單向周傑招呼了聲：「周師父。」可是孫守中的聲音全岔了，周傑深深的嘆了一聲，衆鏢師也全一低頭，爲之黯然，在這一剎那間，一屋中八個走南闖北昂壯漢子，素日的氣概全是叱咤風雲，這會竟然不約而同的意沮神喪，一語皆無。就像昏黑的夜裏，處在驚濤駭浪苦雨淒風中似的。還是周傑咳嗽了一聲，振作了精神，向前握住了孫守中的手說道：「孫頭，這樁事把你也累苦壞了！」衆鏢師這時也恢復了常態，孫守中答道：「我這算什麼，但願他們母子脫了這步大難，我就是死了也甘心。」周傑直着眼向孫守中道：「怎麼着？難道繼志也教他們拾進去了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倒沒讓官面上費事，自己投的案。」周傑猛然一蹶脚，一攢拳，皺着眉，說了「好混」兩字，急的在屋中直轉，抬起頭來向孫守中道：「這就叫糟，我們披星戴月的趕，就怕這一手，怎麼這孩子這廢糊塗呢？」趙月輝說道：「周師父，別着急啦，咱們另想法子吧！」孫守中見大家似乎是剛坐下吃飯，因爲桌上的飯菜還沒有怎麼動啦，遂回周傑道：「衆位先吃飯吧，甚麼事吃

完飯再商量。」周傑心裏一煩悶，那裏還吃得下去，遂向房遠鵬等道：「我不餓了，你們衆位吃吧。」五位鏢師也不肯再吃。王三這時忍不住了，站在門口喊店夥，店夥急忙跑過來問，達官爺有麼事？趙子手王三道：「怎麼這屋裏你一趙也不來？你是看透了爺們不開眼的客人吧？你小子可估量着點，惹惱了爺們可准揍你。」店夥嚇的忙說道：「達官爺你那多是想，你是財神爺，我們敬還敬不過來啦，因爲你那匹牲口我不敢交給別人，我自己給溜了半天，這才進來。你多包涵吧！」王三道：「少敘閑話，教廚房再添兩個菜，盛飯，我們還餓着肚子啦！孫爺來，這全是自己人，天塌了也得吃飯，餓躺下更辦不了啦！」說着硬拉孫守中坐下。夥計一看這位八天沒吃飯，餓爛了眼啦，立刻給添飯添菜，王三向鏢師道：「孫爺也沒有吃飯，好歹陪着點，全站起來，人家只好緊褲腰帶了。」大家被王三這一鬧，倒不好意思不陪着了，吃着飯，孫守中道：「鏢局子近來忙麼？」孫守中也是故意的說些閑話，先不題警擻事好教大家吃飯，周傑道：「鏢局子倒很忙，這二年全仗着陸師傅給振起萬兒來，要沒有陸師傅這麼個大樑，也就不易幹到現在了。」陸劍塵道：「周五哥你怎麼跟我動這個，大家捧柴火燄高我有甚麼本事。」周傑正色道：「劍塵，你幾時見吾客氣過？」回頭又向孫守中道：「陸師父的功夫不在老鏢頭之下，你可知關東有位老前輩，人稱鐵槍李子彬，那即是陸師父的老師，並且還是長門的大弟子，一桿大槍十二枝

甩手箭，把永勝鏢局子支持到今日。」陸劍塵插言道：「周大哥咱頂這，把兄弟捧到天上去啦！你要再捧我我可坐不住啦，咱商量點正事吧。」周傑道：「因為王三盡力的攪撥大家吃飯，所以我說點提精神的話，讓大家多吃點，不然一提到正事，又全把愁悶勾起。」說着話大家已吃完飯，王三也站起長吁了一口氣，用手摸着肚子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可飽了，再餓得明天了。」牛錦標道：「怎麼出息全讓你一個人長了，去，外邊溜溜去。消化下去再吃一二頓。」王三道：「牛師父你不用攆我，這就走，店裏這羣小子們沒有好心眼，我得看看牲口料上足了沒有。」說着走了出去，店夥也進來收拾碗盪，周傑向孫守中道：「王三這小子雖然是一點規矩不懂，可真正赤心報國，對自己人不好不壞，可是在外頭一點虧也不吃，雖是也會兩手，大約是跟吃（點）的學的，（江湖上講究明點，暗靠，點，是打把式賣藝，靠，是舖場子當教師。）中看不中吃，他可佔了力氣大的便宜啦！功夫上比他強的就許吃他的虧，遇上事真能賣命，全因為他是老人啦，全不拿夥計看待他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周師父處處拿熱心待人，就是壞人也能把他感化過來。」周傑道：「也不敢說甚麼熱心，反正我不虧負人，誰肯虧負我。他們母子怎麼樣了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倒還不安。」周傑道：「繼志投案後過了幾堂？」孫守中道：「過了兩堂。」遂把過堂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周傑聽着暗暗着急，遂向孫守中道：「我們此來原打算繼志別投案，連合天津武

成鏢局，跟通州鎮威鏢局，遞一張保狀，先把他母女保出來，再給繼志遞一張病狀，就提他染病在牀，不能行動，病好卽行投案。我們請求効力官家，訪拿正兇歸案，以便水落石出。只是繼志這一投案，就得另想辦法了。我們只可是從仇家身上着手，這次栽賊嫁禍，無疑的是當年老鏢頭的仇家所爲，這羣匪黨尚不死心，他們這仇越結越深了，這羣賊人只要不走，還好下手辦，倘若遠走高飛，那就費事了。」房遠鵬道：「要是鐵掌李兆豐一黨，那倒容易訪察，我們跟他手下羽黨全對過盤，明天我們分五路探探，倘天不絕程氏一脈，能夠訪察出賊人蹤跡也未可知，捨此別無他法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已經遞了一張稟帖，伸訴冤枉，只是縣官未必肯聽。」周傑道：「等現在再指着稟帖無濟於事了；明天咱們往縣裏看望看望去。」孫守中道：「現在不能看望了，縣官認定了少鏢頭是正犯，從前幾天防守非常嚴謹，不准探監。」周傑等聽了越發悶悶，周傑嘆了一聲道：「這事看起來非常棘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現在我們就是盡人心聽天命，辦着看吧！明天幾位可以挪到公茂棧去，那裏掌櫃的火蝎子張五，也是外面朋友，很有關照，省得有點廢事兩下跑。」周傑道：「那更好啦！明天一早准到那邊去。」孫守中見天已不早，站起來告辭道：「咱們明天見吧！」周傑道：「要不你就住這別回去啦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還是回去看看有廢事，他們又不知道我往這來。」周傑點頭道：「也好，索性也不留你，看關了城門又得多繞二里路。」說

着已走了出來，衆鏢師起身相送，孫守中回身攔着道：「我可担不起。」這就看出來，人得論品行，作事怎麼樣啦，孫守中不過是一個趟子手出身，論身份，衆鏢師腆着臉坐着，他得站着。就因爲他行爲正直，赤心護主，全另眼看待他。且說孫守中諄諄把大家攔住，周傑道：「衆位不必客氣了。」向孫守中道：「咱一塊走，我到前邊看看去。」遂同着孫守中一同出來，來到店門口，店夥也趕着出來給開門。趕車的正等得不耐煩，見坐車的出來，遂向孫守中道：「你上車吧！我點上燈籠咱就走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不忙。」趕車的把式，打火種點燈籠，外邊風挺大，點了半天也沒點着。孫守中看着着急，向趕車把式道：「你真廢物，把燈籠摘下來，不會櫃房點去；一夜點不着就不用走了。」趕車把式賭氣子把燈籠摘下來，拿到櫃房去點。

王三這時從裏邊出來向周傑道：「店裏也快上門啦，把鏢旗子摘下來吧。」周傑一聽就是一怔，因爲在門口站了半天，沒理會鏢旗在那啦。王三這時還未出店門的過道，周傑回頭問道：「你把鏢旗插在那啦？」王三答道：「周師父你眼不吃勁，那不是燈籠旁邊嗎。」一行說着，一步走了出來，至店門旁高挑的燈籠下一看，「咦」了一聲道：「怪事！那有甚麼鏢旗。」周傑道：「你倒是插在那啦？」王三道：「明明插在這，這准是店夥多事，給拿進去了。」這時店夥跟着趕車的把式點好燈籠出來，王三直眉瞪眼的問：「你把

鏢旗插在那啦？」店夥道：「我們沒動，方才在門口插着啦。」王三急的怪叫，周傑心中一動，忙向王三道：「不要嚷了，這不是甚麼露臉的事。」孫守中見這事有些蹊蹺，站在那索性也不走了，爲是看個起落。孫守中本是內行，因爲鏢局子裏的鏢旗，代表一個鏢局子的名譽，鏢旗子失了，如同教人把牌匾摘了一樣，趕車把式見這位坐車的又不走了，遂說道：「你上車咱走吧！一會看閉了城門。」孫守中道：「等一等，不要緊的，閉了城門咱從城外繞着走。」趕車的連答理也不答理，站在一旁等着。孫守中道：「怕是被風颳掉了，拿燈照照地上。」這時街上買賣舖戶滿了門，路靜人稀，王三接過店夥手裏的燈籠，在店左右照了一遍，那有鏢旗的影子。周傑道：「王三，你再問問夥計們去，別是他們拿進去了。」王三又跑進去，一會又跑出來，只聽王三「疊連聲的嚷道：『有了有了。』」周傑向孫守中道：「如何？一定是夥計們拾進去了。」王三來到門口，周傑道：「是夥計們辦的事吧？」王三搖了搖頭道：「不對！我進去問他們，他們從吃完飯沒出來人，我知道他們決不能說瞎話，臨出來走在馬棚邊，被這旗子掃了臉一下，這鏢旗就在馬棚上插着；怎麼方才我照看他們給牲口上料，並沒看見，這不是鬧鬼嗎？」周傑道：「但盼是鬧鬼吧！」孫守中也明白，這一定是綠林人暗中遊耍，向周傑道：「讓衆位夜間留神，雖然沒有鏢，就這種情形看，一定是單爲我們來的。」周傑道：「這種情形也猜不透是怎麼個

意思，也不一定惡意，反正多小心就是了。孫守中這才告辭上車，趕車的把式一搖鞭子，一直奔北關口，過了浮橋，來到城門附近，趕車的把式埋怨道：「我說甚麼啦，這一關城門，多走二里路還不要緊，城外的道多難走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誰願意嗎？不要緊，我還會虧負你嗎？」車把式一聽有多加錢的口氣，立時順順序序一抖繯繩往西走下去，到了西門外，一點燈光沒有，走到西門附近，孫守中忽覺得車頂子似乎有甚麼東西落下，剛要問趕車把式，忽然一件東西砍在懷中，趕車的也覺得背後有風聲，一回頭見一條黑影平空飛起，車把式頭皮子發炸，把鞭子拍拍向空中抽了兩鞭子，一會車走出老遠去。車把式回頭問道：「孫爺，方才你看見甚麼沒有？我許是眼岔，明明看見一黑忽忽的東西，從車頂子飛起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不要緊，只要不作虧心事，任甚麼也不怕。你把牲口勒住，把燈籠摘下來，我身上掉了一點東西。」趕車的道：「孫爺，有麼事咱到了地方再說吧！這一帶實在不乾淨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把式你別是有虧心事吧？要不你這麼心虛。」趕車的被孫守中說的不好意思走啦，把車勒住說道：「你真把我罵苦了，要是虧心還活到今日，早就遭了雷劫啦！我是怕孫爺你胆小。」說着把燈籠摘下來，向車裏舉着，孫守中把摸着的東西，就燈籠旁一看，見是一個紙團，摸着紙團裏有挺硬的東西，把紙團打開，內中敢情是一塊小石子，孫守中明白是怕紙被風颳走了。趕車的一看，孫守中打開一個紙包，

裏頭是一塊石子，遂問道：「孫爺，你這是那幣的寶。」孫守中道：「胡說，我這是重要的收條，怕被別的東西帶掉了，拿它墜着。」孫守中一邊拿話掩飾着，一邊把紙舒展開，上面潦潦草草寫着兩行字是：

「賊官夜審程繼志，冤獄必成，汝火速到縣衙打點獄中一切；其他之事，非汝力所能爲。倘公道尚在人間，自有昭雪之日，毋悲毋懼！」孫守中看罷不覺脊樑骨涼起，心裏如同萬把鋼刀扎入肺腑，想不到費了多少週折，依然無濟於事，可憐程家老小全得死在津門，孫守中急急攻心，幾乎暈過去。

第五章 縣令動淫刑程繼志誣服定讞

孫守中看完了，拿着這紙條，手顫個不住。趕車的一看，這位孫爺要受慢急，急忙招呼：「孫爺，孫爺，你……你怎麼的？」孫守中被車把式一招呼，精神才回復過來，想起自己這種舉動，教趕車的看合不合式，忙說道：「不樣麼的，我有胃氣疼的毛病，不料在這犯了。」趕車把式道：「好傢伙，你要把我吓死！」說着把燈籠插在轅上，一響鞭子，奔南關走來。孫守中心想這紙條來的奇怪，給我送這個信，一定是事情非常緊急，也猜不出是誰寫的，反正不是平常之輩，少主人今晚就定了案，想到了定案，猛然間明白了。

心裏如同被熱油澆了似的，急的披身是汗，人說若一定案，必下死囚牢裏，少主人就受死了，我不去打點有誰管，只是城門已閉怎麼好？又一想，管他行不行的，也得碰碰，叫不開城，我就爬城，縱然跌死，也比急死好受。想到這，抬頭一看，車已拐過城角來。遂向車把式道：「到了南門別奔南關，我得進城。」趕車把式一聽，簡直的要瘋，遂帶着氣說道：「得啦！孫爺，你許是喝醉啦？這一帶有了人家我才敢說，方才在西門外是怎麼回事？那離着刑場近近的，是玩的嗎？就衝着你哆嗦，胆子小的就得堆化了，吾疑惑你撞客啦！（迷信以精神失常爲鬼神附體。）要是進的了城，咱爲麼許的繞這麼個大圈子。」孫守中忙說道：「你先聽我說，我方才倒是多喝了兩盅，把一件要緊的事忘了，現在想起來，今晚不辦我活不了！把式你辛辛苦苦不爲的是錢嗎？我反正讓你過去，多繞了這些道，我給你雙份的車錢，在外送你一吊錢喝酒。」趕車的一聽，一晚上多賺了兩吊錢，立刻眉開眼笑，扭着頭說了聲：「謝謝孫爺！」跟着問：「你想進城怕不容易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咱們招呼着看，我提出個人來大概他們也有個關照。」趕車的道：「孫爺你可別淨靠面子，多破費幾個倒許行。你不知道俗語有句：半夜叫城門，白碰釘子嗎？若是淨靠面子，他一推託，你再說花錢他回不過脖子來，除了北京城的城門，全可有通容的地方，就是碰運氣，若是趕上只有門丁就好辦，若是趕上城守營巡查到這，那叫白費話，反正挨而不傷

的花幾個，門了也痛快，咱也痛快。若是真正得拿錢砍，咱還學天津衛的黃三驃子，叫北京城的城門去啦。」（按黃三驃子爲津人，家世富將王侯，揮金似土，爲人豪放不羈，（驃）字，爲土語滿不在乎之意，朋友等故戲黃三驃子曰：汝知半夜叫城門白碰釘子之俗語乎。曰知之，惟我不在碰釘子之數，城門雖閉，黃三爺到時立即啓關，稍遲，三爺尙不痛快，遑論碰釘子。友朋曰：君言差矣，天津縣城我等亦能叫開，並非希奇之事！俗語乃指北京城耳。黃三驃子笑曰：此何難事，我若不能將北京城門叫開，天津衛之黃三爺立時除名。朋友戲言曰三爺勿介意，衆亦以黃善發狂言，一笑置之，乃未逾十日，北京城竟有天津富商，進帑銀四十八萬，報效皇上，帑銀到時，適爲半夜，因進帑銀者未請鑾局及地方官保護，不令進城，恐有疎失，九門提督夤夜稟報軍機處，由內務府傳達大內，旨下以子民有如此孝心，殊堪嘉尚，令九門提督立時啓城。進帑銀者卽三驃子也。以一介富商，竟開數百年未有之先例，亦云豪矣。至是黃三驃子之名，名震京津，今則其後人多已式微，回憶乃祖，當年豪舉，能不感慨系之。）孫守中聽趕車把式說的也是理，遂說道：「我也不是淨指着面子，無非提個朋友多一點關照。」說話間車已到了南門，趕車的把牲口勒住，孫守中下了車，走到城門，用手拍了幾下，跟着招呼：「那位在這啦？」只聽裏面答道：「誰呀？」孫守中嚷着說道：「我是往城裏找汪老爺，有要緊事，晚來了一步，不論那

位頭多辛苦，給開開城門，兄弟有一點心意，讓你開壺酒喝。」門丁一聽有油水，那有不願意的，再說每月那幾錢銀子的餉，不夠喝粥的，就指着找點外快，遂說道：「你等會！」就聽裏面落鎖落拴的聲音，跟着西邊這扇門忽嚕嚕一陣響，已經推開，孫守中早已預備好了一吊錢帖，走進城門洞，一看，點着一個紙燈籠，半明不暗，照的城門洞裏陰陰慘慘，兩個門丁，一個五十多歲，一個二十多歲，孫守中道了辛苦，向二人說道：「二位頭，還得辛辛苦苦，把門推開了，有輛車好趕進來。」那門丁一聽立刻說道：「你這可不對，要是還有車馬早說話，我們天大膽子也不敢開城，教城守營的老爺們看見連飯碗全砸了。」孫守中把一吊票子往那年長的手中一遞道：「這一吊錢給你喝盃酒，這不是城守營老爺沒有嗎，咱們急不如快。他沒看見我們進來，趕緊把城門一關就完啦。」門丁一見了整吊的錢，早就一點話說沒有啦，因這種大方主，一年也砸不上一個，乍一見孫守中進來，見衣裳樸素，一多半像下圍子人，心想着連二百錢也不用打算，那知一出手就是一吊，這時順序的把城門推開，孫守中招呼把式，把車趕進來。門丁把城門掩好，滿面陪笑的問道：「你貴姓？不是本城人吧？」孫守中這時心裏如焚，又不肯不答應，遂說道：「賤姓孫，小地方是密雲。我到縣衙有要緊事，回頭也許還得麻煩二位。」那門丁連說不要緊，孫守中趕緊上了車，趕車的把韁繩一抖，牲口放開四足，一直往北走了不遠，轉過了往東

奔城牆下馬道，不一會到了縣衙門首，孫守中下了車，告訴把式在此等着，自己走進轅門，孫守中這裏來熟了，也全點點頭眼花過了，所以不論甚麼時候來了，隨便出入。今夜孫守中一進縣衙，往裏走一步心裏顫一下，自己幾乎支持不住，進了儀門，剛到大堂旁，碰見一個當護勇的名叫李得功，此人跟孫守中很熟識，一見孫守中很驚訝的問：「孫爺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孫守中含糊答道：「我才聽見信，怎麼樣了？」李得功道：「怎麼樣倒不知道，反正這堂緊的厲害，未提正點之前，把縣隊全調進來了，兩旁的房上全攔了弓箭手，孫爺你怕進不去吧！角門那有人把着，閒雜人概不准出入。」孫守中一聽立時怔了，急的直搓手，李得功心腸軟，見孫守中急的走頭無路的樣子，心裏老大不忍，遂說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孫守中感激李得功到萬分，隨那李得功來到角門前，果然那裏站着兩名護勇，全是腰刀出鞘，還未等到近前，只聽那護勇喝道：「站住，幹甚麼的？」李得功答道：「韓頭，是我。」那護勇才湊過來問道：「老李你不是回家嗎，怎麼又回來呢？這是誰？」李得功道：「這是于四爺朋友，跟我不錯，你讓這位孫爺進班房吧！」那護勇道：「今天公事那麼緊，不知根的可別往裏帶。」李得功道：「那是自然，要沒有點交情，我能管嗎？」護勇道：「你還走哇，請吧，交給我啦。」向孫守中道：「前邊緊走兩步，進跨院，教上邊看見就麻煩了。」孫守中連連答應，隨着那護勇來到了二堂院內，向二堂上瞥了一眼，

孫守中嚇得不敢多看，一癩一拐緊走了兩步，進了班房的跨院，見院中有一名夥計，站在門旁往外偷看。孫守中楞不防闖了進去。把班夥計嚇了一跳，孫守中腿腳不俐落，緊走了幾步，立刻氣喘呼呼，那夥計看清了是孫守中，一把把孫守中拉進屋來，才低聲說道：「孫爺你那去了？把我們張頭趙頭沒急死，我往店裏去了兩趟。」孫守中道：「誰不急死啦！沒這麼巧的，那天也沒晚晌出去過。偏巧今天來了朋友，那能不看望去的，誰知過晚堂呢！」夥計道：「你這是回了店才聽說吧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可不是，要不同店那裏知道呢！」夥計道：「店裏告訴你，背着于四爺啦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這倒沒聽說。」夥計道：「這種人多誤事，幸虧四爺沒在這，他若知道張頭趙頭給你送信，准得跟他們二位犯心思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教你多辛苦啦！明天多少有點心意。」夥計道：「孫爺用不着那些事，不是沒花過你的，于四爺來了千萬別提給你送信，就提你自己來的趕上啦！」孫守中道：「知道，我們也不是怎麼把你們四爺得罪苦啦。」夥計道：「孫爺管他去咧，不是還有好朋友嗎？」孫守中向夥計道：「你們知道這堂過的怎麼樣啦？」夥計皺眉答道：「怎麼樣倒說不清，反正不大喜慶。」孫守中嘆了一聲道：「早就知道沒有好，點單是幾個？」夥計道：「連那兩位堂客全上堂啦！」孫守中心中騰騰直跳，隨問道：「你聽見用刑了沒有呢？」夥計道：「孫爺，我先問你，張頭趙頭打你來是爲甚麼？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孫守

中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因為我們主人外邊除了我，沒有別人，待教我釘着有甚麼事好辦。」

夥計道：「你知道得釘着辦事就行啦。那麼甚麼事告訴你，可別死氣白賴的着急，你主家太太小姐全過的是熟堂。」孫守中一聽，如迅雷轟頂一般，臉上立刻變色，夥計一看神情不好，立刻過來把孫守中架住說道：「孫爺你怎麼着，你坐下定定神再說。」強把孫守中推着坐在椅子上，呆了一會，孫守中長吁一會，落下淚來，夥計一旁直念佛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的活爺，你要把人嚇死，我可不多說話了。」孫守中隨向夥計道：「你別害怕，我真個的就不活着嗎？天津縣不講理，還有講理的地方啦！」夥計道：「孫爺你不必瞎生氣，現時急死是白搭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也是不由己的，我們少主人大約更夠勁。」夥計道：「不，那位正點倒一點刑還沒動，今天這堂裏叫各色。」孫守中心說：「夥計你明明是不肯告訴我。」於是站了起來，往前就走。夥計道：「孫爺你那去？」孫守中答道：「在角門那看看。」夥計道：「你可留點神，今夜可不比往日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自知謹慎。」孫守中來到院中，側身站在門旁，用板門把身子影住，往二堂上一細看，真是弓上絃，刀出鞘，拿着一個七品縣令的衙門，會有這種聲勢，前夕已表過，由這班房跨院內的小門偷看，只看到二堂上，由打二堂堂口起，順着甬路兩旁全是縣衙護勇，懷抱腰刀，堂上一對氣死風燈，堂上就看不見了。仔細往對面房上一看，影影綽綽有不少的人。

孫守中想：這說不定還有別處請來的大班們。孫守中正在看着堂前這威武的情形，猛聽得一聲慘叫，聲音好似主母似的，跟着一派的板子鎖練聲音，衙役三班，一派喝喊快招，孫守中真如亂箭攢心，不是手扶着門框，幾乎摔在地上，又聽得一個婦人的聲音喊：「老爺你一輩爲官，輩輩爲官，你要這麼拿刑拷我，就是讓我母子認造反也得認。」孫守中聽出實在是程夫人的聲音，自己心中這份難過，又聽得拍拍一陣驚堂木響，可是縣官說的甚麼，一點也聽不出來。緊跟着又聽得程夫人哭着的聲音嚷道：「寶珠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若認了供，就是死在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見你爹爹！——孫守中聽到這，實在不敢再聽了，三腳兩步跑進班房。伏在案上，暗暗流淚。那麼果真是程夫人受刑嗎？的確一點不差。推原禍始，全壞在捕頭汪雄一人身上，對程家這一案，始終是一派血心，擲天良說，他恨不得立時把程氏母子救出來，所以他想到師爺韓養齋身上來。因爲素日聽說這韓養齋很正直的，那知韓養齋外貌忠厚，內實奸險，不過人家多年作幕，城府極深，機警狡詐，應付這羣庸庸碌碌的人，游刃有餘。再加上汪雄那位令親王小丹，更是卑鄙齷齪之尤，見了錢，連親爹全不認的，那還顧甚麼親情成誼。汪雄因爲王小丹可以跟韓師爺說話，這才找他，王小丹正如餓狼似的，一見表叔汪雄煩他辦這種事，認爲是一口肥肉，他想着怎麼也可大大撈摸一些油水。等到一見韓養齋，把程家說得富厚異常，這程家如何如何的有錢。那韓

養齋，再一看密雲縣來的公事，已經知道。這程家是一個小康之家，不過不像王小丹說的這麼大財勢，彼時即存了點慾望。所以先把頭一堂的壽堂給懈了勁，繼至王小丹來了這一請託，張口就要了個三千兩，王小丹等到見了汪雄，把價碼又給長了，暗含着給加了兩千。誰知汪雄這種脾氣，是一推兩撞，當時一口回絕了王小丹。那王小丹萬沒想到汪雄會這麼決絕，王小丹這口怨氣暫在肚子裏，那能不去發洩。遂到了韓養齋那，有枝添葉胡亂的一說，王小丹以爲韓師爺聽了一定要擺佈這程家母子，那知韓師爺向王小丹道：「他們不願意拿錢運動也很好，本來我就不願管，若非是你諄諄的說着，誰願意担這種沈重，縱然他們不畏人言，我還怕招物議呢，好在這案情據我看着實有點冤枉，慢慢總可洗出來，我這人你是知道的，向來心軟。別看他們不肯拿錢辦，我趕到可以說話的時候，一定要給他們剖白的。」王小丹一聽，心說：這種人那找去，那有這麼賤骨肉的。遂說：「咱不能賣那麼賤，不論如何也得給他點手眼看看，不然真教他們得便宜賣乖了。他們說的那個話我全不能學說，真正是罵大街。」韓養齋笑吟吟說道：「我們作事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，就是了。賢契你也就不必生氣了。」把王小丹氣得一佛勿出世，二佛要升天，賭氣子不再說了。回到家裏犯了兩天肝氣，差點得了夾氣傷寒。

豈知韓養齋心有城府，喜怒不形於色，像王小丹要比韓養齋還差的遠呢！韓養齋乃幕

夜進讒，他見了縣官張璧和，教屏退左右。縣官遂連親信的差人也打發出去，韓養齋才從容不迫的說道：「大人所屬，學生設法取雲中雁程繼志的口供，學生現已想得一萬全之策，大人只須如此如此，絕定出不了意外。」張璧和一聽喜出望外，連說老夫子計出萬全，就讓他再狡滑也逃不出手去，兄弟這前程皆拜老夫子之賜。韓養齋志得意滿的謙遜道：「學生蒙大人的覆蔭，涓埃本報，這點小事理應效勞，大人何足掛齒。」張璧和又說道：「那麼請府台的大班，就請老夫子擬一份呈文，明天兄弟面見府台，諒無不准。」韓養齋道：「回頭學生就把他擬出，來請大人過目。」張璧和道：「老夫子多分神吧！」韓養齋這才告辭出來。

到了第二日，縣官張璧和從府衙回來，即由伺候簽押房的當差的傳出話來，三班六房概不准請假外出，這問大約許過堂，雖然不說是問那一案，其實大家也全明白，明知爲程家這一案。趙忠跟楞張兩人，暗暗着急，這兩人跟孫守中是真好，兩人暗中商量是送信好，不送信好呢？楞張道：「管他怎麼緊咧，叫夥計出去買東西去，暗含着給老孫抄個信。臭于這小子知道，老張一個人擎着他，因爲他還別交朋友嘍！我就是不聽那一套。」趙忠道：「對，不給人家送個信，別說對不過老孫，連個老頭子也算得罪啦。」兩人商量好了，這才給孫守中送信，等到夥計去的時候，孫守中已跟趙子手王三走了，夥計回來一

學說，趙忠急的別提，二次又教夥計去了一趟。還沒回去，夥計回來又一回復，兩人不過是乾着急！趙忠道：「咱反正找了他就算完了，盡了朋友之義就是啦。」趕到了一起更，外面來了府衙門的大班，這就是縣官請來，爲的怕差事跑了，縣官升堂，衙役三班喊了堂威，縣官張壁和用硃筆標了提牌，帶程繼志，程李氏，程寶霞。差人不大工夫，把三個點帶到堂下，上去一問話，縣官喝令帶程繼志上堂，程繼志這時全身的刑具，程夫人見了兒子心似刀割，寶霞姑娘已泣不成聲。程夫人也是淚流滿面。程夫人低聲叫道：「兒呀！咱們作了甚麼孽了！」只說了這歷一句，黑心狼杜氏在一旁扯了程夫人一把，低聲道：「我的太太，這不是說話的地方啊！」程夫人真就不敢言語了。黑心狼又推了推寶霞姑娘道：「大姑娘，別這麼哭，咱爲麼討他們沒趣呢？」程繼志這時往堂上下一看，警衛森嚴，神情與往日不同，再搭着又是夜間，尤其顯着陰陰慘慘。這時堂上一喊：「帶程繼志。」繼志急忙排除雜念，收斂心神，隨着來到堂上，雙膝點地，口稱：「罪民與老爺叩頭。」縣官把姓名，年歲，籍貫，全問完了。忽然譊然和氣的道：「程繼志，你抬起頭來。」繼志道：「罪民不敢放肆。」縣官道：「本縣有話問你。」程繼志這才微微把頭抬起，見縣官面上並沒一點怒容，只聽縣官問道：「程繼志本縣有幾句良言相勸，你要明白，堂堂男兒漢，必得要敢作敢當。像你只在本縣的治下，就搯了十二條命案，你也夠露臉的了。本縣

與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決不願你身受國法，你自己入了迷途，貪淫好色，採花殺命，國法能容你，天理能容你嗎？可是看你這種相貌端正，決不是爲非作歹之人，你是被人引誘才作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，本縣實有救你之意，你把這幾案認了，本縣筆下超生，避重就輕，必要開脫你就是。倘若執迷不悟，就讓你是銅筋鐵骨，也能把你煉化了！你自己想想，還是皮肉受苦好呢，還是本縣設法救你好呢？

程繼志一聽縣官這一派話，完全是貓哭耗子假慈悲，明知這是誘供，遂向上叩頭道：「老爺有搭救罪民之心，罪民感恩戴德，至死不忘，不過罪民不曾作過一些犯法的事，教罪民從何認起？求老爺明鏡高懸，訪拿正凶到案，爲罪民昭雪冤枉！」

縣官不等說完，把公案一拍，大喝一聲：「滿口胡言，真乃不識抬舉，下跪！」

帶程李氏程寶霞。這母女戰戰兢兢來到堂上，一齊雙膝跪倒，縣官照例問了姓名年歲，母女全回答了，縣官張璧和道：「程李氏，你子程繼志採花殺命，你是他生身之母，也有管家不嚴縱子爲非之罪，本縣念你是女流之輩，不事深究，你只要從實俱供，本縣不止於立時釋放你母女，我還要筆下超生，減輕了他的罪名。不過是監禁他幾年，收收他的野性，程李氏，你若再一味的刁纏狡展，本縣這顆頂帶不要了，我也要非刑取供，講！」

程夫人戰戰兢兢說道：「老爺，民婦自丈夫去世，撫着這一雙子女，朝夕不敢撒手，恐怕我這孩子習於下流。爲的是巴結大了，也好接續香烟，頂立門戶，延師課

讀，在青雲嶺跟着他老師，讀書習武八年的工夫，未離開連山莊，這是鄉鄰們有目共覩。隨着他父執老鏢師周傑去到瀋陽，老爺可以行文該縣調查，他是否在鏢局子，假若從去年十一月間鏢局子沒見着蠢子。那一定是他背着民婦來到天津，作這些傷天害理之事，請老爺把他萬剛凌遲，替那些死者伸冤，就是民婦也情願一死，生了這種敗壞家門的逆子，有何面目偷生人世，現在賊證毫無，教民婦供甚麼，求老爺還是調查他的賊證，教他死也甘心。」

縣官聽了，嘿嘿一陣冷笑，笑聲住了，向程夫人說道：「那麼你們全是安善良民，本縣問你，你兒子程繼志在家曾否有忤逆情形？」程夫人道：「蠢子，幼承家訓，長遇名師，那能不明孝道，對民婦沒有過急言厲色。」縣官道：「你兒子既是孝子，又是安善良民，程李氏這全是你說的。」程夫人道：「民婦沒有一字虛言。」縣官猛然把驚堂木一拍，「叭」的一聲，厲聲喝道：「程繼志。」這一下子，把程夫人寶霞姑娘嚇的一哆嗦。程繼志正在一旁低頭跪着，聽縣官一叫，趕緊跪爬半步，向上叩頭道：「罪民在此。」縣官張壁和厲聲叱道：「你在獄中炸開手銬，毒打牢頭，意圖越獄，這總不是冤屈你吧？安善良民，可敢這麼大胆！」程繼志道：「罪民願服國法，不受私刑，他們向罪民詐財，難道罪民就瞑目受死嗎？」程夫人在旁說道：「繼志，你可不准有一點越理的行爲，賊子之名不洗淨了，

咱們母子今生別想見面。」縣官這時大喝一聲着：「來呀！」衙役們齊答了一聲「有。」跟着沉着臉喝道：「給程繼志換鐐！」只見于得水帶上一個獄丁，提着一個白磁木斗子，往堂上一擲，繼志心想，由着你們擺佈吧，多不過再加二斤分兩，自己望地上一坐，獄丁把一個鐵砧子，墊在程繼志腿下，用鋼鑿子把鐐拐子的帽釘鑿去，把鐐解下來。跟着拿一付木狗子來往程繼志腿上一合，這一下程繼志心裏涼了半截，只要把這種木狗子帶上，這個罪真不好受，比脚铐厲害得多，式樣是一塊六寸厚一尺寬的兩塊木頭，當中兩個窟窿，兩扇往一處一合扣好，鐵穿條插上，用帽釘砸死，坐下站不起來，站起來不能走半步，兩腿挨着一步一步挪，刑其中最殘酷無逾此者。帶長了這種木狗子，腿必成殘廢，並且不論有多大的功夫也炸不開。程繼志看了看母親妹妹在旁，不敢暴躁，只急得腦筋崩起，程夫人那裏懂得這些事，還疑惑是好呢！想着木頭的總比鐵的強得多。程繼志把木狗子這一帶上，翻身跪在堂上，向上鐵青着面色道：「罪民謝謝老爺的恩典！」程繼志這也是氣急了，明擺着是罵縣官。縣官張壁和面有得色的說道：「程繼志，你這是從實招了好，不要教本縣費事了。」程繼志這時已知縣官不懷好意，就看教自己帶這木狗子，是明明認定了我是真凶實犯，程繼志暗罵賊官我與你何仇，你非要我姓程的命不可！我縱然不能逃走，也不能認這採花殺命的案子。程繼志怒氣填胸，忽聽縣官仍是一味的逼迫，不由怒沖沖說道：

「老爺非要教小民認這殺人的命案，小民已經回過老爺，小民是安善良民，確不知情，教小民從那裏招起。老爺若是認定小民該死，就請老爺把小民立斃杖下，倒省得老爺費事了。」知縣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吾把你這玩強不化的淫賊，本縣好意勸你，你倒敢挺撞本縣，好好，本縣若不能取你的供，枉坐了國家七品皇堂。程李氏程寶霞往上跪！」兩旁衙役三班齊聲喝叱：「往上跪！」程夫人程寶霞往上跪爬了半步，縣官一拍公案斷喝道：「程李氏程寶霞，你母女沒個不知情，趕緊與本縣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程夫人道：「老爺一輩爲官，輩輩爲官，民婦只知蠢子到藩陽去，別的事一概不知，教民婦招甚麼？」縣官冷笑一聲道：「很好，你不招本縣不強迫你招，等着嚐嚐本縣的厲害！」又問程寶霞：「你哥哥倒是往那裏去了，你要從實說，本縣念你是個閨門的女子，決不難爲你。」寶霞顫聲說道：「老爺，民女胞兄實在上鏢局子，決不敢爲非作惡。」縣官道：「他就是沒到天津作案來，在你們家鄉附近，也作過不少案了。他往家中拿過多少銀錢，你這可說了。」寶霞始娘道：「民女的胞兄向來不離連山莊，那能爲非作惡，民女家中有田產，有果木園，一家吃用不盡，不爲衣食所迫，豈肯去當強盜。」縣官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來呀，把她母女撈上！」過來四名如狼似虎的衙役，拿過兩付拶子來，往這母女面前一擡。這母女嚇得面如土色，程夫人向上叩頭道：「民婦所說俱是實言，老爺要是用刑威逼，我

母女只有死在堂上！」縣官冷笑一聲道：「本縣甚麼刁惡的婦女全見過，你打算拿死吓嚇本縣，本縣早豁出七品前程不要，也要取你的供來，全給我撈上。」程夫人一想，遇見這種賊官，不能分辯，自己是清白的婦女，女兒向未有人家，這時教他們凌辱，還怎麼活着！看了看兩旁有人，使出全身的力來，頭往磚地上就碰，那知掌刑的已防到這手，一把把衣服抓住，寶霞姑娘見母親尋死，也一頭撞來，那知也全身被人抱住，寶霞這一急，可要氣瘋了，心說我這可怎麼活着，人要是到了不要命的時候，甚麼也不怕了，猛往起一站，掙扎着往前湊，那意思湊到公案前，抓着甚麼把賊官碰死，脫不過也就是一死。耳中聽得背後有人招呼：「大姑娘別這麼胡鬧，我要不管可要找憨蠢了。」寶霞姑娘聽得這口氣好似黑心狼杜氏，回頭一看，可不是她是誰，自己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因為黑心狼真愛寶霞姑娘，這幾天真是處處體貼着姑娘的心，把姑娘哄的少了好些彆扭，寶霞姑娘以先總不敢拿黑心狼當人，後來一看，對自己是真心的疼愛，故此也覺着萬分可感，這時見黑心狼杜氏把自己抱住，寶霞姑娘就像見了親人似的，所以就痛哭起來。黑心狼趁着一亂的當兒，把寶霞拉到堂口，轉身的時候，低聲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可別鬧，就是動刑我也不教你吃大苦子，再鬧吾可管不了啦，那就找大了憨蠢啦！」說着把寶霞一按，仍跪在地上，黑心狼又跟那掌刑的擠眉弄眼，背着身子用手一比畫，掌刑的會意，黑心狼只說句不

許摸她，寶霞姑娘這一鬧的時候，程夫人十指已被拶上，黑心狼知道求也是白說，一轉臉故意的橫眉立目，把寶霞的腕子給捏住。掌刑的到堂口打躬道：「請示老爺。」縣官喝聲：「拶上。」兩名掌刑的把拶子往寶霞姑娘十指上一夾，把繩套一收，回頭看着縣老爺，縣官又問有供無供，寶霞姑娘一個勁哭着不答，縣官喝了一聲「收。」兩個掌刑的已受了黑心狼的賄囑，明是收繩子，暗着一點沒用力氣。黑心狼暗教寶霞你喊，裝死，寶霞會意，果然狂喊了一聲，把頭一揚，裝作暈去，黑心狼在後面把寶霞的頭搬住。這時把程夫人倒是真暈過去了。程繼志這時只急得手中搓着鎖練，幾乎把鎖練搓斷，有心要炸斷的鈎子殺死了賊官，只是脚下這木狗子無法卸掉，眼看着母親受這種慘刑，自己如何看的下去。這時由一個掌刑的用冷水把程夫人噴過來，縣官還是一個勁威逼，程夫人咬定牙關那肯胡亂認供，程繼志這時真是心如刀割，自己一想，我若是再不招認，我年邁的母親非死在嚴刑之下不可，我現在只好胡亂認供，有麼事過了這堂再說。遂往上跪爬半步道：「老爺你不用再用刑拷問罪民的母親妹妹了，我願認所有的姦殺的命案，好教老爺升官發財。」程夫人這時聽得程繼志要認供，才厲聲喝道：「吾兒你要是認了供，就不是程家的後代了。縱死也不能認，我們母女縱然死了，也不用你管。」縣官大怒道：「你好一個狡猾的婦人，太以胆大，敢當堂教唆你兒子濫供。」喝了聲「收。」掌刑的把拶子上用木棍一敲，程夫人

又紫了過去。程繼志嘩啦啦一抖練子挺身立起，怒眦欲裂，程繼志這一站起來，堂上下一亂，連堂上帶府衙的大班，各亮兵刃，弓箭手緝扣搭絃，全疑惑程繼志要跑。齊聲斷喝：「你若想脫逃，立時要你狗命！」程繼志也是眼全紅了，大叫一聲：「你等不用狐假虎威，太爺要走早走了，還能等到這時。」又向縣官道：「賊官，太爺與你何仇，你就這麼一味的嚴刑逼迫我那年邁的母親，太爺已說與你摺案，你還這麼不通人情，太爺豁出剛去了，你若再不鬆刑，吾先要了你的狗命！」縣官一拍公案喝了聲：「大胆強徒，你敢辱罵朝廷的命官。」程繼志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用不着這麼裝模作樣，姓程的既說與你摺案，就是有一百條命案，太爺這一條命也夠了。你若是再不鬆刑，別說我可要罵你了。」縣官見程繼志眼全紅了，心中也有點害怕，只得壯着胆子拍案大罵道：「好你個強徒，你敢目無官長，咆哮公堂，難道你造反嗎？」程繼志這時視死如歸，被縣官逼迫的那還顧甚麼叫王法，剛要向公案前奔。這時程夫人已醒轉來，一眼看見繼志站起來，叫道：「吾兒，你好大胆，這是有王法的所在，豈可任意妄爲，還不下跪。」程繼志被母親申叱着只得跪下，縣官吩咐給程李氏程寶霞把拶子卸下來，喝令帶下去。黑心狼杜氏把程夫人攙着下了堂。縣官遂向程繼志道：「你還不從實招來，本縣必要開脫於你。」程繼志被母親妹妹牽扯，萬般無奈，才說道：「賊官，我跟你前世冤家，你既一死相逼，我也不說甚麼冤枉，不

過我對這些案子實不知情，我隨便說出來，你也定不了案，爺們已經說了，拿爺們的血染你的頂子，你只把你地面上這案寫成我一人所作的供狀，我與你畫了供也就是了，你若苦苦教我自己招，那你總把吾母子三人斃在杖下，也供不對。」縣官厲聲叱道：「你不要逞利口，本縣先不計較你。鎮台衙中姦殺四命是你不是？」程繼志道：「狗官，你太以麻緊。是爺們辦的。」縣官任着程繼志罵，也不理會。跟着又問：「城東姚莊姦殺七命，是你不是？」程繼志道：「任你說出一百條命案，也不過爺們這一條命。」縣官道：「那麼，水月菴姦殺死王祖武也是你了？」程繼志道：「是我。狗官你把二十年頭裏的人命盜案全找出來，只要你屈着心的問，爺們就認。只可惜爺們太年輕。」縣官索性裝聽不見，又問道：「那麼總督府盜朝珠頂帶的，留名叫鐵傘先生，他現在何處？」程繼志道：「狗官這足夠你升官的了，別的我更不知道，你不必再問，你再逼迫我，我就胡罵了。你若嫌不足意，還有我夜入縣衙，姦淫官眷，你也錄上吧！」知縣旁邊那個書班，錄供寫順了筆，噱噱就給寫上了。縣官怒叱程繼志道：「胡說，你敢這麼侮辱本縣！」一偏腦袋，見書班給錄了供。氣沖沖道：「混蛋，你任甚麼不懂？有甚麼錄甚麼？」書班討了這個沒趣，急忙把罵縣官的話給塗了。心說平常你總嫌我錄供不完全，這時有一句錄一句，又嫌多了。真叫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縣官這時向程繼志道：「你敢再侮辱本縣，管教你皮肉

受苦！」吩咐書班給他順順供辭，重錄供狀，再教他按腳模手模。書班立時替程繼志寫了一篇供狀，寫完了，縣官教書班念了一遍，給程繼志聽。那書班念道：「具狀人程繼志，綽號雲中雁，年二十三歲，密雲縣連山莊人，自幼習武練就拳棒，飛簷走壁之能，因素習下流，不務正道，於去年私來天津，曾作盜案多次，於今年正月間，誤入鎮台衙署，因通姦不允，殺死鎮台眷屬四名，曾在粉牆留名，隨又至城東姚家莊，亦爲通姦婦女，殺死七命，本城水月菴因妬姦殺死富家子弟一名，事後仍隱匿津門，後因母妹被捕到案，犯人因事無佐證，遂投案希圖矇蔽縣太爺，救出母妹，所具供狀是實。」程繼志聽罷，嘿嘿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任憑你罷。」縣官教刑房把供狀拿下去，教程繼志按了腳模手模，標了押票收禁，這才退堂。所有房上房下的警衛全撤了。這時天已到了四更，衆捕頭回到班房，孫守中愁眉不展，坐在那發怔。于得水一進班房，見孫守中在那坐着，啊了一聲道：「孫爺你幾時來的，怎麼知道的信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我那裏知道，晚上有事到城裏，從此路過，無意中進來看看，那知竟趕上過堂了。」于得水情知是有人送信，好在案已定了，也不怕露甚麼風聲，遂應酬了兩句，捕頭們全累了，夥計伺候着茶水，大家坐在那歇息，于得水出去小解，趙忠滾到孫守中面前說道：「案已定了，你們少主人怕要進死囚牢，你還是託臬于給辦，保住了你們少主人的命要緊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得多少錢？我現在手裏可不方便，

怎麼辦呢？」趙忠道：「那到不要緊，你只要跟吳子說好了，教他去墊個話，明天再給錢就行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得用多少錢？」趙忠道：「少了怕不行，得用五十兩吧！你可跟吳子說，錢不能花在空地上，可得辦好了，爲的是人不能受屈。只要人不受罪，過後還有心意，這件事辦完了，明天趕緊遞保狀，把她們娘倆先保出來。因爲正點已經定案，其餘的人已無追究之意，趕緊辦，遲則生變。」孫守中連連答應，這時子得水已從外邊進來，孫守中等他坐定說道：「四爺還得麻煩你！」子得水道：「孫爺有甚麼事自管說，咱們不過客氣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們少主人還得四爺給辦辦，倘若下到死囚牢中，他那受的了。不論如何，四爺給託付託付去，今天手下可是不方便，該着花多少你擱個數；明天準能送到。可是得辦底實了，一切的隨便一點，官司到了這種地步，只求人不受罪，別的事聽天由命吧！你還得跟着辛苦趟，趕緊把話給墊過去，免得像上回鬧出事來。」子得水忙答道：「好辦，我這就去；咱們這個交情還有什麼說的，孫爺你就是沒有錢也是一樣。」孫守中道：「這不是你個人的事，你千萬別淨拿面子，醜話說頭裏兩下全好。」子得水遂站起來道：「我別耽誤着，這就去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跟你說句話。」遂附耳向子得水道：「兄弟帶來的錢不太富裕，現在店中還有幾十兩銀子，于四爺你得多維力，按五十兩以內的分配，多了拿不出來也是找跟頭。隨後我帶信去辦了錢來再找補。也不能過分的要求，就是不吃

牢食，不睡大炕，每天給活活上手。「于得水說：「行啦！孫爺你安心，滿辦的到，你會聽我的信。」說罷隨即出去。孫守中真是無精打彩，坐在那發怔，等了半個時辰，于得水回來，向孫守中道：「孫爺你放心吧！滿辦好了！准保一點罪受不了，這件事淨指着拿錢得一二百兩，我沒說本主在這，就提的是我的朋友，給他們五個數，連賀攜帶給牢頭，獄丁，管獄員送禮，全在內。我許他們過後還請客啦！」孫守中道：「我先不謝于四爺。」手得水道：「咱們不過說客氣話。」這時五更已過，天已經快亮了，孫守中起身告辭，趙忠道：「忙甚麼，這時還未開城門，索性再呆片時，天也快亮了。」孫守中又坐了一會，天光大亮，謝了衆人告辭出來，來到衙門外，那大車還在等着，趕車的把式却攢在車裏去歇着。孫守中把車把式叫了下來，車把式已睡着，睡眠朦朧的說道：「孫爺你真可以，正呆了一宿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有事辦不完，有麼法子。」把式道：「你上車吧。」孫守中道：「咱們還是奔北門外，我那還有事。」車把式道：「這可不行，人到是不要緊，牲口得餵了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不是一樣嗎，到了全發店也是一樣的歇着給牲口上料，回頭連酒飯全算我請你！我要沒有要緊事，還這麼折騰麼？」車把式一聽又有便宜，隨教孫守中上車，奔了北門，出城來到全發店，孫守中叫店夥給照料着把牲口解下來到槽上去上料，自己夠奔上房，進屋一看，大家剛起來。周傑一見孫守中冒然從外面進來，就是一怔，遂問

道：「孫頭起這麼早，有甚要緊事嗎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少爺的官司糴了！」遂把昨夜的事說了一遍，周傑等全是唉聲嘆氣直躁腳。孫守中道：「咱們得想法子，我打算替主鳴冤，越級上告，往巡撫衙門喊冤去。」周傑道：「那可不是擅來的，等着商量一個萬全之策。」孫守中又把獄中花錢打點，及遞狀子保夫人小姐出來的事向周傑說了。周傑道：「那麼就先找人寫狀子要緊！孫頭你就在這拿五十兩銀子給那個姓子的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不用，我那還有錢；周師父依我看還是挪過去吧！在這裏諸事不方便，我還得回店看看去。」周傑道：「好吧！索性咱道就走。」趙子手王三進來，周傑告訴他跟店家算賬，把店做錢算清，衆鏢師全收拾各人的物件，一同起身。鋪蓋行李，單有一輛車拉着，衆鏢師上馬，孫守中仍然坐着轎車，一衆車馬穿城而過，來到南關公茂棧。孫守中招呼店夥張羅着安置衆人，火蝎子張五正在店裏啦，一看孫守中帶來這麼些客人，遂也出來照應一切。可巧三間上房正閒着啦，把衆鏢師安置在上房。王三跟兩個夥計開了個單間，安置安了，火蝎子張五進來，一路的說場面話，孫守中挨位全給引見了。周傑見張五這人十分豪爽，很喜歡跟他說話。張五見屋中尙未歸置完，遂說道：「衆位回頭可別外邊吃去，我有個小東道，衆位不論怎樣，也得賞臉。」周傑道：「張五爺你別費事，我們不是三兩天的住着，咱們別客氣，我們孫頭在這承你關照，我們很承情了，你還是客氣，我們個呆不場實啦。」張五

道：「周大哥，咱們下不留例，往後公事公辦，我就是不會虛靡假假。」周傑見張五出於至誠之意，不便推辭。遂說道：「好吧，回頭擾五爺，你可是別費事，越隨便越好。」店夥泡上茶來，張五道：「衆位喝着，我先辦點事，咱們回頭談。」周傑等起身相送，張五笑說道：「衆位要送就送到櫃房裏，我再把衆位送到上房不好嗎？」衆人彼此一笑，張五出去。孫守中道：「此人具天津衛地道要人的，很是外面。」正說到這，門外有人招呼道：「孫頭，回來啦！」孫守中一聽是雍和的聲音，忙答道：「屋裏坐。」隨着站起來迎接，門一開，進來兩人，正是雍和，傅源，孫守中忙給衆鏢師引見道：「這是大俠鐵傘先生的兩位弟子，跟少鏢頭是親師兄弟，這位姓傅，單名一個源字。這位姓雍，單名一個和字。」隨又把衆鏢師姓名指引了，彼此互相說了些久仰的話，落坐後，傅源向孫守中間道：「孫頭你怎麼一夜未回來，叫我弟兄好不放心，你那裏去了？」孫守中嘆了一聲，遂把昨夜事細說了一遍。雍和二人不住頓足嘆息。傅源向着衆鏢師道：「有我們衆人在，不論怎樣也不能看着他死，國法要是無靈，那就要問我們各人了。我那師弟要果真是爲非作惡，傷天害理，那還用得着這狗官來伸張國法，我們本門中早就清理了門戶。事到如今，沒有別的，我兄弟就是赴湯蹈火，也得把他搭救出來。」

周傑見這師兄弟慷慨之情，心中十分的景仰。隨說道：「二位這番盛意，不獨受之者

感恩，就是我們大家也承情不盡。咱們從明日起，分五路探探，我的意思白天不必出去了。這夥賊人全不飛簫走壁，向江洋大盜，跟水勝鏢局結下深仇，雖然給少鏢頭栽上這些案，可是不看着少鏢頭受了國法，決不死心，一時未必離開此地。那個吊死鬼樣子的賊黨，我恍惚記得叫甚麼喪門神楊棄。」房遠鵬道：「不錯，當年夜襲方家店，他報過名，老俠客把他扔在蝦蟇缸內，差點沒把他醜死，這賊黨一輩子也忘不了他。」周傑道：「他們既然一心想把少鏢頭害死，不然不時的打聽消息，我們夜間分五路各處巡查，他們沒有一個不出來，那時際上他們一個，就可以把他們底摸著。我斗胆的分配一下，雍賢弟傳賢弟不要見笑，我說的不對咱們是實說，誰有法子誰想，好在我們全是為程家的事。」傳源道：「周老伯，別這麼稱呼，你是老前輩。」周傑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不要在這小節上拘禮，咱們說正事要緊。傳賢弟帶着我們這位房師父（遠鵬）就在這南關一帶，往南十里為限，大小村莊，不得疎漏，遇有可疑的地方，千萬要注意。雍賢弟帶着我們這位趙師父（月輝）奔西門外一帶，以十里內為限，不論有甚麼菴觀寺院，滿要暗中偵查，這羣賊黨的像貌我們還約略記得，只要有一點線索，全案即可揭開。陸師父（劍塵）獨自奔東門外，也是以十里地為限。牛師父（錦標）跟劉師父（雲）奔北門外，也是十里地內探訪，每夜二更起身，雞鳴回店。我在城中巡查，提防賊黨來城中打探。」大家一聽全說道：「這麼總可

跟着賊黨的蹤跡。」「雍和問道：「周老伯是甚麼時候見過這些賊人？」周傑把當年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又把李兆豐等的相貌約略說了一遍，雍和，傅源，及陸劍塵等，全暗記心中。

這時天已近午時，火蝎子張五從前面進來，大家全讓坐，店夥也進來調開桌椅。跟着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席來，雍和傅源站起來裏走，火蝎子張五忙攔住道：「二位老弟，我交朋友沒厚薄，方才要是沒約你們二位，這才算誠心往外趕人，你們二位那兒吃去，咱一塊走。」傅源也笑了，遂說道：「五爺你別着急，今天一定擾你。」火蝎子張五這才讓坐，遂說：「咱們別客氣，我最膩味謙恭，咱又沒外人，四面爲上，請坐。」大家見張五這樣豪爽，倒也不再客氣了。彼此入座，剛舉筷子，只聽院中有人招呼道：「五弟你這可不對，請客不忙着點老哥哥，這還叫相好嗎？你得受罰。」火蝎子張五，孫守中一聽，是汪雄來了。孫守中遂向周傑等道：「昨天說的那位捕頭汪爺來嘍！」一邊說着，跟火蝎子張五全離席往前迎接，汪雄已拉門進來。張五道：「大哥今天誠心備你一頓，你真不放過，還趕了來。」汪雄哈哈大笑，向孫守中道：「孫老弟，這幾位全是貴鏢局子來的衆位鏢師們吧？你給我引見引見。」孫守中道：「你眼力真好，怎麼就看出是鏢局子的？」汪雄道：「我那有什麼好眼力，看見門口插着鏢旗子，所以想着沒有別位。」孫守中接位的給

引見了。汪雄道：「衆位別客氣，菜全涼了。」火蝸子張五道：「大哥你就一塊吃吧，這又沒有外人，不算你趕嘴。」汪雄道：「我吃過了，你快陪着衆位吃吧。」火蝸子張五向周傑等道：「咱們吃咱們的。」

衆人這才入座，酒足飯飽，大家漱口淨面，店夥把碗盪撤去。衆人吃着茶，汪雄向孫守中道：「吾方才到縣衙門去，聽說他的少主人已定案了。這事萬不料鬧到這樣，衆位打算怎麼辦呢？」孫守中把周傑分派的辦法向汪雄說了。周傑插言道：「汪老爺還得始終維持我們，倘若踩着點線索，下手拿賊，可還得汪老爺給頂着名，好有地方交待，我們既不吃糧，又不當差，官話說不下去。」汪雄道：「我跟孫頭一見如故，深知這位少鏢頭實在冤枉，我現在實叫有心無力，只要有用着我的地方，決不能含糊，担多大風火我是滿不在乎。」周傑等齊聲致謝，孫守中道：「趙頭告訴我教遞一張保狀，先保我們主母小姐出來，只是這裏沒有舖保，真是一件難事。」汪雄看了看張五，火蝸子張五向汪雄道：「大哥你不用看兄弟，既然跟咱們是朋友，咱還能看着不管嗎？只要我這個小店可以作保，就是給我抖露了我決不含糊。」周傑孫守中齊聲道：「五爺你這份熱心，我們也不說感謝的話了。」張五道：「咱們是義氣相投，免去俗禮。」孫守中向汪雄道：「咱還是找那位彥先生寫一張保狀，我還想領教領教老先生，是否可以上告？」汪雄道：「那好辦，回頭咱

一同去。孫守中又到了屋中，帶了一百兩銀票，順便去給于得水送去。孫守中隨汪雄去
 到縣衙衙門找那位彥老先生寫保狀去不題。這裏衆鏢師白天也是沒甚麼事，有出去上街
 的，有在店中歇息，預備晚間好去踩探賊人蹤跡，一天容易過去。到了日沒時，孫守中回
 來說是稟帖已寫好，遞上了。這時衆鏢師們也不回來。周傑道：「咱們早早吃過飯，歇息
 一會還得分頭出去。」火蠅子張五又進來約大家到館子去吃飯，孫守中道：「五爺，這回
 可得駁你，我們在這住長了，千萬別這麼客氣，我們在店裏隨便吃點什麼，還得出去辦事
 去。」張五道：「既是有事我也不打攪啦，添甚麼菜言語一聲。」周傑道：「我們決不客
 氣。」店夥開上飯來，大家正吃着飯，趙子手王三進來，向周傑耳邊說了兩句話，周傑轟
 然一怔，向王三道：「此事倒有些蹊蹺，不要喧嚷，只小心一點就是了。」陸劍塵問道：
 「是甚麼事？」周傑道：「這事跟昨晚一樣，鏢旗又擲了地方了。」陸劍塵不由怒氣沖沖，
 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欺我等太甚，這明明是這羣賊黨故意戲耍我等。」周傑道：「這種事也
 不能說定了就是李兆豐等所爲。我們事別大意就是了。」不一刻飯罷，衆人淨面漱口，
 周傑把王三叫進來，囑咐他夜間衆人沒回來不要睡覺，跟夥計留心衣物，看着火燭。趙子
 手王三一答應，不一刻已到了二更時候，周傑道：「咱們得走啦！」衆鏢師各自結束好
 了，各帶隨手兵刃，按着預定的計劃分頭去踩探。衆人走後，孫守中回到自己屋中，和衣

而臥，聽得梆鏗交了三更，不覺沉沉睡着，正睡得濃的時候，覺着被人拍了一下，孫守中驀然驚醒，睜睡眼一看，而前站着一人，白髮銀髯，看着好似翁大俠鐵傘先生，孫守中急翻身坐起，仔細一看，果真是他老人家。孫守中又悲又喜，還怕是夢，遂把自己的腿擰了一下，這才知非是夢境。一邊跳下來說道：「老爺子你可來了。」孫守中說着這句話，聲音已差了，鐵傘先生手撫銀髯喟然長嘆了一聲道：「你不必悲傷，有老夫三寸氣在，憑掌中這枝鐵傘，也要殺盡這羣淫賊，還我義子的清白。」

第六章 親朋皆扼腕鐵傘翁畫策救徒

孫守中正任呼天不應，喚地無聲，束手無策之時。少主人的義父武當大俠鐵傘先生，半夜出現，孫守中不啻絕處逢生，一陣傷心，不禁淚零如雨！強忍着悲痛把油燈撥亮了，這才問道：「老師傅，這是剛從南邊回來嗎？怎麼知道此事呢？」鐵傘先生這時把手中的鐵傘放在椅子旁，在迎面上落坐。聽孫守中一問，遂答道：「老夫何曾回轉南方，我爲一身本領，全教與了繼志，恐怕他年輕，意志不堅，一入世途，爲物慾所誘，流入邪途，枉費了我一番心血，故此始終不敢離開他。及見他俠心仗義，濟困扶危的行爲，我倒放了心了，故此才由他去瀋陽。誰料老鏢頭的仇人李兆豐不忘舊仇，勾來羽黨，想不利於程氏一

家。老夫除夕夜，荒郊除奸，以為賊胆已寒，不敢再逞，遂往十八盤嶺賞雪，不意竟出了此事，也是他一家該有此一場厄運。昨夜西域外那紙條也是老夫與你的，老夫教你打點，不教繼志受過分的虐待，並不是因為他富家子弟不能受罪，實恐他一時納不住性，有了暴動行爲，那就百口莫贖了。繼志雖遭此覆盆之冤，老夫總願求正當昭雪，若是目無國法，我們父子親出此監牢易如反掌耳。」孫守中聽鐵傘先生所說已往的事，很有些不明白的，也不敢細問。遂說道：「老師父現在住在那裏？」鐵傘先生道：「我就在城內鼓樓上住着。」孫守中一聽，莫怪聽汪雄說鼓樓上鬧狐仙，敢情就是他老人家。孫守中隨又說道：「老師父這一來就好了。小人爲這事幾乎急死！現在周師父跟五位鏢師，還有你兩位弟子，從今夜分爲五路去探探，這羣賊黨的蹤跡，大約五更就可回來了。」鐵傘先生點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等他們回來我還有話跟他們講。」孫守中自己把茶壺拿出來，想去泡茶，鐵傘先生道：「不要驚動店家才好。」孫守中道：「知道。」遂自己到了竈上，泡了一壺茶進來，給鐵傘先生倒了一杯茶，這時天已四更過去，孫守中遂問道：「小人斗膽請問老師父怎樣搭救他母子？」鐵傘先生道：「我的計劃不能預定，臨時看事情的變化應付而已。」孫守中不敢再問，正在這時，門外微微有些聲息，孫守中急推門一看，正是陸劍塵從房上下來，遂輕輕叫道：「陸師父這屋來。」陸劍塵見孫守中招呼，遂問道：「孫頭，

你還沒睡，有甚麼事？」孫守中道：「你進來有話說。」陸劍塵遂來到屋中一看，迎面椅上坐着一位白髮銀髯的老者，那分威儀令人不由的肅然起敬，忙回頭問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孫守中道：「這就大俠鐵傘先生。」陸劍塵一聽不覺大喜，那想到今夜得會高人，趕忙進前跪倒行禮道：「弟子陸劍塵叩見老前輩。」鐵傘先生伸手相摻道：「老朽不敢當。」陸劍塵站起，一旁侍立。鐵傘先生道：「陸老弟請坐。」陸劍塵道：「老前輩在此，那有弟子的座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陸老弟不要客氣，坐下咱好談談。」陸劍塵在下首坐下，向鐵傘先生道：「老前輩替天行道，濟困扶危，弟子聞名久矣。老前輩行蹤靡定，拜識無由，弟子何福，今夜竟得瞻老前輩風采，望老前輩對弟子多加教誨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陸老弟不要過分獎譽，小徒程繼志蒙諸位拔刀相助，俠肝義膽，教老夫感激莫名。」陸劍塵正要答話的當兒，聽得院中有腳步的聲音。孫守中道：「他們幾位許是回來了。」遂推門出去，見是雍和，傅源，趙月輝，房遠鵬，劉雲，牛錦標，先後從房上下來。孫守中低聲招呼道：「衆位這屋來，有事商量。」衆鏢師全奔孫守中這屋，房遠鵬道：「孫頭甚麼事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屋裏說。」衆人進了屋中，房遠鵬一望，見椅子上坐着正是那位大俠鐵傘先生，雖然相隔十年，這位大俠還是當年的風範，並不見添了幾鍾老態。緊走到面前，口稱：「老前輩，弟子房遠鵬拜見。」說着就要行大禮。鐵傘先生忙站起攔住道：「老夫不

敢當。閣下可是遠鵬老弟。」房遠鵬道：「正是弟子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人生遇合有前定，方家店一別，轉瞬十年，那料重會於此。」雍和傅源等房遠鵬跟師父說完了話，這才一同向前叩見師父。師兄弟叩頭起來，侍立一旁。孫守中又給趙力輝等引見了，正在這時，周傑也從外面進來，一見鐵傘先生到了，真是旱苗得雨，枯木逢春，趕到了面前躬身致禮道：「弟子周傑叩見老前輩。」跟着就要行大禮。鐵傘先生趕忙伸手摻住道：「周師父，咱們全是道義之交，不要客氣，大家請坐，老朽有話跟大家商議。」周傑，陸劍塵，牛錦標，劉雲，房遠鵬五位鏢師，全從窗戶前坐下。雍和，傅源，孫守中三人可不敢坐，侍立一旁。周傑說道：「他們母子慘遭橫禍，現在已成覆盆之冤，弟子等只有從事於偵緝正凶，以求昭雪，別無他法。老前輩智謀深遠，請示方針，弟子等以便協力同心，搭救他母子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此事老朽瞭然如掌上親紋，非只李兆豐一人，你等仍然每夜出去探探，不過不可張揚，永勝鏢局聲名太大，你們若是不稍避忌，恐怕驚走這羣賊人。他們若是遠走高飛，那就無從着手了。」周傑道：「這裏定有賊黨潛伏，我們的鏢旗被人兩次戲弄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那乃是老朽所為，就怕的是你們過分的有了聲氣，就連縣官那方面也是不利。」周傑道：「弟子失言了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不知者不怪。」回頭向孫守中道：「孫頭你家主母少主人待你如何？」孫守中道：「恩重如山，小人雖然赴湯蹈火，萬死不

辭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你若替主鳴冤，敢麼？」孫守中道：「小人已有此心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那廢你到巡撫衙門去告，老朽必要暗中助你。」孫守中道：「我若是告他不成就，不願回來了。事不宜遲，明早一定就去越級上告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巡撫衙遠在保府，也有三百里的路程，明天起身也好，候巡撫出衙時，攔轎喊冤，這可不能寫狀子，因為越級上訴，律有專條，最忌的是有刀筆調辭架訟，你既自己不能寫狀子，還是別用倒好。」孫守中連連答應，鐵傘先生又向周傑等囑咐道：「千萬不要張揚？這夥賊黨已有些戒心，這一銷聲匿跡，我們倒實在有些棘手。」周傑道：「弟子等謹遵師命。」周傑又問道：「衆鏢師等全想到獄中探視繼志去，不知可去否？」鐵傘先生道：「現在可不必去，倘有一點風聲，落在官家耳中，對他必多加一層防範，豈不是好意翻成惡意。」周傑答應，這時天已將明，鐵傘先生站起向衆鏢師道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雍和傅源兩人說道：「師父你孤身一人，飲食一切多不方便，弟子揆違十載，奉養久疎，請師父就住在店中，弟子也可稍盡甘旨之勞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我是好清靜的，況且此處雖店主是自己人，可是還有許多的客人，走歸風聲多有不便。你們有這種心也就是了。」說罷伸手把鐵傘抄起，向周傑等道：「有事我自來，莫去找我。」周傑等答應，鐵傘先生推門出了屋子，衆鏢師還要相送，鐵傘先生回頭道：「不要送了。」這句話一落聲，這位老俠客已縱上了簷頭，飄然而去，不

題鐵傘先生回歸鼓樓。

這裏衆鏢帥因爲老俠客這一出頭，此事總有一半的希望，不過尙爲孫守中耽心。大家又計議了會子，教孫守中自己去總覺不放心。最後決定，教房遠鵬跟了去，以便有甚麼信息，外邊也可知道。少時天已大明，依孫守中當時就起身，周傑道：「依我說還是明天再走吧！保狀旣已遞上，萬一太太小姐要是釋放出來也未可定。」孫守中決定第二日起身。

再說鐵傘先生由店中出來仍然回到鼓樓，白天若是出來，也必要離開城市，有時經日在上面靜坐，夜間必要到監中探視一番。鐵傘先生疼徒弟的心尤其是懇切，不過喜怒不肯形於色就是了。鐵傘先生自己盤算好了，孫守中縱然去上告，至少得五天的工夫，那麼我晚去兩天也不誤事，到了晚間，二更敲過，街上路靜人稀，鐵傘先生推開了樓上的硃紅格扇，往街上看了看，寂靜異常，左手倒持鐵傘，縱身落在街心，隨躡上平房，直奔城垣，圍着城轉了一週，行至東門附近，無意中見城外漫窪中渺茫茫似有一條人影，奔城門而來，鐵傘先生急伏身在隱僻之處，一剎那間，見那黑影果是夜行人，不過這種夜行術的功夫太快了，就是自己也未必能勝過這人。自己一思索間，這人已到了城下。瞧着城牆還有兩丈五六遠，那人竟好似燕子穿雲一樣，飛上城頭。鐵傘先生想着：那一羣賊黨，決沒有這麼好的功夫，那人一上了城却站住了，向城下探望。鐵傘先生約略看清了面貌。見這人

身高五尺細腰扎背，依然穿着長衫，也未紮包頭，髮辮盤在脖項上，背後斜插一口寶劍，面貌雖看不甚清，也很顯出一派儒雅風流的氣度，年歲也就在四十餘歲的光景。這時那人飄身落在城下，鐵傘先生候他出去十幾丈，自己遂振奮精神聳身一縱，索，索，索，如飛燕穿雲，跟蹤追了下去。展眼開到了南門前面，那人又站住了，似乎道路不甚麼熟識，略微辨了辨路徑，遂奔了縣衙，鐵傘先生在遠遠跟隨來到縣衙附近，只見前面那人繞着大牆一週，在縣衙後面站住，鐵傘先生隱在民房上，見那人用一鶴沖天的功夫，躡上大牆，這種牆上可不能落，因為有鐵叉子密排着，那人手挽着鐵叉子，翻到牆內，鐵傘先生一看不再遲延，遂也一縱身落在大牆下，以背貼牆，把鐵傘啣在口中，仰首向牆上看了看，隨以掌心貼牆，用壁虎遊牆的功夫，竟到了牆頭，先伸了一隻右臂從鐵叉子襠口穿過去，跨住牆頭，左手把鐵傘拿在手中，一翻身，用手問了問鐵叉子，依然未動，這是鐵傘先生的小心地方。因為既然知道有人進去，就不得不防人家暗算，倘若先來的人把鐵叉子給弄活了，自己要是也冒然的躡上去，用手一抄鐵叉子，那非摔死不可，故此加了一分小心，雖是估料的不確，然而這種地方大意不得，還是仔細爲是。鐵傘先生，翻過牆去，往下望了望，並無甚麼蹤影，遂飄身落在地上，這裏是大獄的後面，獄裏的房子完全跟大牆隔離，鐵傘先生急縱上房去，趕緊伏身往四下一望，隱隱見那條黑影奔了前邊，急急往前跟蹤追

趕。那人的情形是偵察各處的動靜，不一刻重又翻回來，越過大獄的頭門，從各監的屋子全仔細聽了聽，鐵傘先生可不能再貼近了，因為監牢裏地方不大，容易教他看見，遂在遠遠繞着他，一會那人已轉到後邊，這一段正是大獄裏一部份，劃作死囚牢，一個矮柵欄門內是一排矮房，在迎着柵欄門是一段大牆，死囚牢裏軍有一個牢頭，管着二十多待決的囚犯。鐵傘先生見那人已越上了矮房，籠道當中也就是五六尺寬，獄中怕這種地方出了甚麼意外，所以上面罩了一層鐵絲網，就聽有人道：「小程，把心放寬點，咱們打官司可別惹蠢了，該着吃的吃，喝的喝，腦袋掉了碗大的疤啦，再說兄弟你要有一種，不會往保府跟他打朝審去嗎？俺既被好朋友託付了，就不能不照顧你，用甚麼招呼一聲。」鐵傘先生知道這是跟繼志說話，仔細聽了聽，繼志似乎回答這牢頭，只是聲音微細聽不真切。只聽那牢頭又說了句：「對呀，這才是明白人啦！」說完回身仍然走回他那間小屋中。鐵傘先生見伏在屋角那人，二次從鐵網豁口落在籠道中，竟奔了繼志的那間牢門。鐵傘先生回身繞到死囚牢的後面，飄身落在房下。這裏是一段空地，每個監房後牆全有一個鐵窗戶，就是一尺五六見方，密排着鐵條，鐵傘先生一聳身，用左臂跨住窗台，全身懸起，可是也不敢往裏看，偏着頭，隱着臉，先往監牢裏瞥了一眼，見裏邊牆上一盞菜油燈，燈光如豆，被風吹得搖搖欲滅。鐵傘先生見光亮照不到鐵窗上，這才往內細看，見這屋中極其狹小，

潮濕之氣，沖人欲嘔。鐵窗下一鋪矮小土炕，自己那義子一身的刑具，躺臥在土炕上，只是看不見面貌。這時聽得籠門那裏有人發話，場着聲音招呼了兩聲：「程繼志，程繼志。」跟着鐵練一陣響動，見繼志似乎欠了欠身，衝着籠門問了聲「誰？」只聽那人答道：「不用問我是誰，我來救你出獄。」鐵傘先生吃了一驚，只聽繼志答道：「這位義士，你有救弟子之心，弟子感恩不盡。只於弟子有難言之痛，有負盛情，老母弱妹尚在監中，弟子受恩師教訓，非禮勿行，現雖身遭不白之冤，只求國法有靈，終能昭雪，請義士示弟子尊姓大名，也好教弟上銘諸肺腑。」只聽那人說道：「繼志，我的來路不對你說明，你也不放心。我姓鐘名鳴遠，與你父同堂學藝，他乃是在下的師兄，我們自從離開師門，天各一方，自從鐵嶺相遇一次，彈指十年未見。是我到永勝鏢局訪他，那料他已去世多年，我又至密雲連山莊去訪問你母子，不料你又遭橫禍，我與你父既有師兄弟之情，豈肯坐視不救。故此才星夜趕奔天津，救你出獄，你父只生你一子，豈能由你這斬斷宗祧？這種暗無天日的賊官，要想昭雪那真叫夢想，繼志你不要枉送了性命，隨我走吧。」說到這，只聽嘎崩一響，似乎按劍鞘咣吧的聲音，鐵傘先生見籠門寒光一閃，知道是那人已經亮劍，又聽繼志說道：「鐘叔父請勿莽壯，姪兒萬不能走。」那鐘鳴遠道：「這却由不得你了！你還能走麼，我這柄劍尚能斷削了你一身的束縛，我斬落門鎖，你可不要再教我費事。」

程繼志忽的從土炕躍下地去，縱到籠門前，倚着籠門急急說道：「叔父千萬不要再給姪兒加罪了。」鐵傘先生聽那人說道：「你好糊塗，快快閃開，這可由不得你了。」鐵傘先生一想，真要教他把牢門炸開，縱然繼志不走，也脫不了圖謀越獄的罪名，這時遂一聲斷喝：「姓鐘的，好生大胆，胆敢劫牢反獄，你有幾個腦袋？」只聽那人隔着牢門冷笑一聲道：「不要命的敢攔擋太爺，我先收拾你這小輩！」鐵傘先生知道他要出來找自己，遂落在窗下，脚尖點地，縱在寬闊的空地上等候，果然那人如飛鳥一般的從監房的房頂上躍下來，左手倒壓劍把，右手插劍訣，金雞獨立的一站，厲聲說道：「你是甚麼人敢多管閒事？」鐵傘先生右手仗傘，左手撫着銀髯道：「不用問老夫的姓名，只不准你口無國法，劫牢反獄，趁早少管閒事，老夫也不趕盡殺絕，若是倚仗着你的武功任意胡爲，老夫可要得罪了！」鐘鳴遠憤然說道：「老兒，你有何本領，敢口出大言，你要贏的了鐘某掌中這口劍，鐘某不只於不管姓程的事，還要拜你爲師。」鐵傘先生故意要看他的劍術，遂把鐵傘一揚，說了聲請進招吧！鐘鳴遠把右手也向左手的劍把上一搭，道了聲：「請。」斜身側步，身式輕靈。他往右走，鐵傘先生往左走，這是見俠義一流處處知禮，這鐘鳴遠一迴旋，劍換於右手，左手插劍訣，鐵傘先生見他施的是八卦劍式，兩人這一遞招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這路劍施展開恰似飛電流星，寒光閃閃。鐵傘先生一枝傘連用開，矯

捷若遊龍，也是按着劍術，飛騰擊刺，起落進退，快似飄風，吞吐撒放，輕靈沈實，走了二十餘招，鐵傘先生一變招數，拿這枝鐵傘當閉穴鏢用，鐘鳴遠忽見鐵傘先生變了招數，一致奔穴道打了，遂提着全副精神，竭力用平生絕技來應付這枝鐵傘。鐵傘先生見這人的劍實已登峯造極，劍身已能合一，這沒有十幾年刻苦功夫，決難達到這種境地。（這身劍合一，或說是劍身合一，決不是說的像一般所謂劍俠，能練劍成丸，劍化白光，能以神御劍，飛劍可以斬人於百里外，這裏所說的劍身合一，就是劍鋒走出去，身不爲劍所制，劍由意動，精神意念一動，身劍即至敵前，然劍術至此種境地，已非十年的功夫練不到。）且說鐘鳴遠施展到四十餘招，見鐵傘先生一傘點來，正奔自己「天突穴」遂把劍從下往上一撩，故意的賣了個破綻，把劍往上一舉，正是「恨福來遲」，鐵傘先生剛把傘往回下一撤，跟着一反腕子，又奔「關元穴」點來，鐘鳴遠往左一錯步，把傘尖讓過，倏的一劍奔鐵傘先生斜肩帶背劈來。鐵傘先生等到劍鋒只離着肩頭寸許，略一場腰，一晃頭，劍鋒從白髮上擦過，隨手一傘奔鐘鳴遠的肩頭打來，鐘鳴遠正在變招，用「撥草尋蛇」式來斬鐵傘先生雙足，再想把劍翻上來可來不及了。隨脚下一攢勁，嗖的躡出丈餘，劍尖朝下，一抱拳道：「鐘某不是老前輩的敵手，還請老前輩留名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我先問閣下，這八卦劍乃董大俠獨得之祕，絕無第二家會這種劍術，閣下定是董大俠一門。」鐘鳴遠道：

「弟子姓鐘名鳴遠，董大俠乃是敵恩師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聞得北方有一位追風俠可是閣下？」鐘鳴遠道：「實不敢當俠客之名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老朽姓翁名泉字白水，程繼志乃是老朽最後收的徒弟。」鐘鳴遠道：「原來是大俠鐵傘先生！弟子肉眼不識真人，多有冒犯，求老前輩原諒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鐘老弟不要客氣，你我志同道合，閣下俠心義胆，老朽欽佩莫名，談不到冒犯二字，閣下現在何處存身？」鐘鳴遠道：「弟子從密雲星夜至此，尚未落店，老前輩何以不教弟子救令徒出此地獄？」鐵傘先生道：「老朽與他只有師徒之情，繼志還是老朽的螟蛉義子，我豈肯坐視不救，不過因為這羣賊黨與程氏有深仇宿恨，雖然把繼志陷入圈套，然而暗中還在虎視眈眈，我們此時若把他救出去，賊黨決不甘心，必要再生枝節。況且我們行俠作義，凡事取乎正道，若只恃武力任意行事，那豈不成強梁世界，至於賊官枉法害民，將來自有對付他之法，老朽此時還有事欲去保定，因有程家義僕孫守中越級上告，替主鳴冤，我必須暗中協助他，此處雖有永勝鏢局衆鏢師前來幫着探賊黨的蹤跡，連老朽兩個徒兒也住在南關外公茂棧中，可是他們分爲五路出發，人數還是不足分配，老朽打算請鐘老弟幫忙，替老朽每晚巡視監獄，以免賊黨對繼志生甚廢歹念，論這孩子的武功還不至懼這羣賊黨，不過他現時一身束縛，雖有托天本領，亦難施展。」鐘鳴遠道：「弟子情願少效微勞，老前輩自管前去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鐘老

弟既然無處存身，可隨老朽在古樓暫住。」鐘鳴遠道：「弟子隨遇而安，咱們走罷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老朽囑咐繼志幾句話，鐘老弟你把鐵網照樣給按好，以免露了痕跡。」鐘鳴遠一想，這種地方是自己的大意，遂飛身躡上房去把鐵絲網仍照原樣給繃好。鐵傘先生仍來到鐵窗之下，那知繼志早站在土炕上看的清清白白，這時見師父來到窗前，遂招呼道：

「師父你來了，弟子不料遭這種冤枉，求師父指示弟子。」鐵傘先生道：「你只好好忍耐，爲師自然設法救你出險。」繼志不由落下淚來，哽咽着說道：「弟子自入獄以來，時刻不敢忘恩師的訓誨，故隱忍至今。不敢有絲毫越理行爲，若論這種非法的誣陷，弟子早就想憑個人的武功，出此監牢，可是反復三思，弟子終恐落了不法之名，有累恩師的盛名。」鐵傘先生也惻然道：「公門黑暗，國法無靈，受覆盆之冤的何止你一人，呻吟在龕龕虐刑之下的何止千萬，爲師曾發洪愿，一懲貪風，所以你爲胡氏雪冤，爲師的異常歡慰，你只要好好的在此忍耐幾時，憑爲師之力，決不令你受非法之侵凌。你鐘叔父今日來救你，也是一分善意，我們現在已定好了計畫，卽已進行，此地不便久留，十日內必有信息，你飲食一切自己小心吧！」這時鐘鳴遠已把鐵網照舊按好，仍舊來在監房後，鐵傘先生道：「咱走吧！」這才各自施展輕功，來在鼓樓上。鐘鳴遠見鼓樓上黑暗異常，只借着星月微光，稍辨出裏面的情形來。見這鼓樓上四壁蕭然，所有日用所需，以及行李等全沒

有。自己深服這位大俠，能夠這麼自奉刻苦，換在他人如何能行，隨與鐵傘先生盤膝而坐，兩人各運用內功，只有半時的工夫，立時把一天勞乏解了。鐵傘先生隨與追風俠鐘鳴遠，論及武功內外交修之法，煉氣煉精煉神之法，鐘鳴遠居然能問一答十，頗能參透內功玄秘。直談到鷄聲報曉天已將明，鐵傘先生站起道：「老弟你諸事多多的偏勞，老朽要趁此時奔保府去辦未了之事。」鐘鳴遠也站起道：「老前輩請，弟子以身命担保，繼志決不令他有毫髮之傷。」鐵傘先生點頭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隨緩步出了鐘樓，這時天色還未放曉，鐘鳴遠也跟到了鐘樓的格扇外，躬身相送，鐵傘先生迴身說道：「老朽至多十日內準可回來，再見！」只見鐵傘先生身形之動，似箭離弦，躍下鐘樓，鐘鳴遠仍然回轉鐘樓內。

單說鐵傘先生見街上寂靜無人，一直來到北門，偏着西邊一點，縱上城頭，翻到城下，走出了三里多地，天已大亮，彼時各驛站儘多趕腳者，鐵傘先生遂僱了腳程，沿着通京大道，一直夠奔保定，到了第三日已經到了。遂在南關外找了一座店住下，歇息了一天，到了晚間略事整理整理衣服，候店中人已經全睡了，這才把燈熄滅，把屋門反帶過來，飛身躡上店房，這地方上巡查的很是嚴密，鐵傘先生只從民屋上走。到了城下，這裏城牆高幾三丈，鐵傘先生也不敢冒險，仍用壁虎遊牆的輕功上了城頭。往城中一望，見巡夜的一隊跟着一隊的，每一隊巡夜的前面，是一對氣死風燈，燈上有紅字，是本隊的官

銜。鐵傘先生順着城牆的馬道坡下了城，仍然飛身上了民房。鐵傘先生因爲白天已經踩過路徑，所以絕不費事，來到了撫衙，遠遠望見東西轅門，一邊截着一對氣死風燈，一邊是四名親兵把守。儀門閉着，東西有兩個小門出入。儀門兩旁就是回事處，號房，鐵傘先生不能走轅門，遂繞到東轅門北邊躡上了大牆。往裏望了望，親兵們只注意出入的人，遂一疊腰，躡上了儀門過道的頂子上，往儀門內一望，只見大堂上黑暗暗的只有兩旁的各屋中燈火尙明，只是在儀門外尙有四名親兵警衛，鐵傘先生候他逡巡離開了門口，見東邊這間屋中，有說話的聲音，遂用珍珠倒捲簾的功夫，腳掛簷口，全身翻到簷下，把窗紙點破一點，往屋中一看，見這屋中甚是寬敞，有四個人正在說着話，其中的一人說道：「明天看吧！只要大人一親審就知是甚麼個來路啦！這姓程的真要是負屈含冤，准能給他把案子反過來，可是天津的府縣全得挪挪窩。這個孫癩子他要是被人買出來的，那真別打算活了。」

鐵傘先生一聽，知道孫守中必然已經把狀告上了，遂一翻身，仍到了房上，一直的往後走。越了兩層房子，見中間這段院子裏，比前邊特別的講究，五間廳房，院中滿有穿廊走廊，廳房掛着煖帘，鐵傘先生上了月台，把煖帘掀起一點往裏一看，見是內花廳，廳房內紅燭高燒，只有一個差人，正在那剪燭花，鐵傘先生一想，深更半夜，撫台未必到這裏來。遂下了月台，穿廊下有一個芭蕉門，遂由這個小門往後走，一出這個門，見又是一段

院子，也是四週都有走廊。只有北面是三間屋子，在西邊廊下，借着走廊的地勢，用格扇截成了一間小廈子，這小廈子內聽着似乎有說話的聲音，遂躡足潛蹤來到了近前，側耳一聽，有一人說：「天快四更了，明天是初一，各府縣及候補老爺們，又該跑這交差事來了。老大人雖是五更就到簽押房來，你去再看看，有沒收拾俐落的，趕緊收拾收拾，把蠟再換上兩枝，我也到後邊探探去。」又聽一人答道：「全收拾好啦！你看正月全過了，天還是冷，我把薰籠煨上炭，還是正好。」說着似乎要往外走，鐵傘先生腳下一點，身體騰起，單臂跨走廊的橫坨，只見從小廈子內出來一名差人，奔了簽押房，隨着又出來一個差人，打着燈籠從簽押房後一個月亮門出去。鐵傘先生見他走遠了，飄身落在廊下，也從月亮門出來。在剛一出月亮門，鐵傘先生沒敢冒然往裏走，這一小心倒對了，只見這一段院子很大，那差人挑着燈籠奔這院子的西北角，只見那差人似乎跟人說話，鐵傘先生遂墊步擰腰，躡上了東邊的房上，伏身一看，原來西北角上的門口，有兩名親兵守衛，那差人不知說了句甚麼，就進去了。鐵傘先生從房上也越過了這個門口，見這裏形同一片花園子，假山涼亭，花草樹木，很是幽雅。不過是時候不對，要是在夏天倒是一個很好的所在，遂躡足潛蹤來在太湖石後，蔽住身形，往這園中一看，見偏東北上一段九曲橋，橋那邊矮矮的一帶畫廊，畫廊裏的牆上，一溜百古的窗戶，或是艾葉，或是桃形，或是八角，或是圓

續 集 記 略

形，式樣非常玲瓏，每個窗中全隱隱透出光亮來，鐵傘先生繞過九曲橋來在這一帶書廊下，見第三個艾葉窗上，有人影映射，這窗子很矮，高與肩齊，鐵傘先生想用手指點破窗紙，往裏一看，見正是巡撫在書案前披閱函件，鐵傘先生這才要運神功獻奇蹟夜警巡撫，爲愛徒平反冤獄，暗助義僕孫守中替主鳴冤，那知波折重生，強敵環伺，洶濤駭浪，竟使老俠客用盡一身絕藝，始克救愛徒雲中雁得出囹圄，欲知後事如何？全在第四集中交待。

武當大俠鐵傘先生，於義僕孫守中保定府上告時，陰爲之助，夜入巡撫衙，現奇蹟鳴冤示警。天津府重審雲中雁，遞保狀母女出囹圄，公茂棧羣雄夜會，程夫人重返遼山莊，雲中雁熬刑翻供，天津府二次定案。鐵傘翁定計誘敵，衆鏢師緝賊甘受謗。走臭文，追風俠暗緝公差，盜公文潛納冤狀，追風俠夜入京師，刑部衙獻冤狀，直隸司提審雲中雁，程繼志起解，衆鏢師廢園規盜迹，淫賊雙落網。淫賊謀刺雲中雁，陸劍塵暗護少鏢頭，鐵掌李劫殺雲中雁，奇門劍三敗五行輪，直隸司會審雲中雁，明君翻定讞，十八司會審，活報應信讒祖淫徒，鐵鏢鎮荒園，雲中雁得脫囹圄，雲中雁奉命緝元凶，鐵傘先生三探廢園，三鬪少林僧，活報應慘敗離津門，訪嵩山日遭三險，羣俠三訪少林僧，鐵傘先生夜闖羅漢堂，僧俗較絕技，雪夜困淫徒，鐵掌李落網歸案，鐵傘先生歸隱青雲嶺。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